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微晶之秘

 **eBOOK**
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

第一节

茵斯布鲁克是奥地利境内，一个非常美丽的山城，四周高山环抱，形成阿尔卑斯山里的一个小盆地。

它一年四季，满山都是银白色的积雪，所以被称为“银色之城”，冬季世运会已经在此地举办过两届了。

现在，正值寒风凛冽的深秋。

距离滑雪旺季已近，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，都将在此大显身手，观光看热闹的人更多。

浪子高达一身浅黄色滑雪装备，足蹬雪橇，双手举起高倍数望远镜，向那一望无际，铺满皑皑白雪的山坡下眺望着，两支滑杖则笔直地插在身旁雪地上。

他站立的地方，是在接近峰顶的平岩上，也就是滑雪者的起点。由于地势极高，滑雪者必须搭乘登山空中缆车上来，否则爬上大半天也无法到达。

其实，真正酷爱滑雪运动的人，大多数喜欢去邻近的瑞士。

高达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？

原来他是在等人，说得更正确些，他是来赴约的。

既非滑雪旺季，又是这么一大清早，整座山峰上连人影都不见一个，居然能让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等着。只有三种情况：这个约会必定是足以令他动心的美女、足以令他动心的庞大数字的金钱；或是足以令他动心的特别奇异事物。

实际上，到目前为止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来赴约。如果一定要为自己找出个充分的理由，那只有两个字——好奇。

当他接到发自瑞士的那份神秘电报时，似乎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决定了这次的行程。

电报的内容是这样：“高达先生，久仰您的大名，如果愿意接受一份为全人类谋福祉的礼物，请您来瑞士一行，已为你们在苏黎世的瑞士大饭店订好房间，并预付一切费用，祝旅途愉快。”

具名是“仰慕者”。

电报中的“你们”，显然不是邀高达单独前往，而是包括了他的那几位“死党”：律师时重池、外号“万宝全书”的费胖子、化学博士莫教授、伪装专家金手勤、扒手阿发、开锁专家万夹、及摄影师韦松石等人。

既然其他人并未被摒除在外，自然是一致赞成，趁机前往瑞士一游。

就这样，他们一行来到了苏黎世。

果然，那位未具真实姓名的“仰慕者”，已在瑞士大饭店，为他们订有五间双人套房，并且预付了一星期的全部住宿费用”。

房间部的职员同时交给高达一份电报，内容是：“高达先生：事情临时有变，不能来见，盼即单独前来茵斯布鲁克，并于抵达之次日清晨七时，至滑雪俱乐部，搭乘登山缆车上峰顶相见为要。情非得已，尚祈见谅。仰慕者。”

高达只得把其他人留在苏黎世，临时上街购买全套滑雪装备，雇车赶往两百多公里外的茵斯布鲁克去。

抵达这闻名的“银色之城”时已是傍晚，高达索性住进山下的滑雪俱

乐部，免得第二天还得起个大早赶去。

自从接到那份神秘电报，莫教授他们就不断提出问题，譬如说：何谓“为全人类谋福祉的礼物”？为什么选中由高达接受？而这位“仰慕者”又是何人？

要获得答案，就必须前往苏黎世，也许这正是他们来瑞士的最好理由，甚至是一种藉口。

登机前，时律师忽然想到一点：“会不会这是个陷阱，想把我们一网打尽？”

费胖子马上反应道：“那我们值得去冒这个险吗？”大家以高达马首是瞻，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他。

如果这时他只要打退堂鼓，瑞士之行立即取消，大不了是牺牲一笔机票钱而已。

区区一两万美金，对高达来说，根本不其回事。但他的结论是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

正因为有可能是个陷阱，更引起他的好奇和兴趣，决心去冒这个险。

现在他躺在床上，思维里不断涌现出莫教授他们提出的疑问，“为全人类谋福祉的礼物”是什么？

可能是存在瑞士银行的一笔巨款，足以解决全非洲的饥荒，或是可治癌症的新药配方，消弭全世界战祸的良策，甚至从未被科学家所知的新能源。

但是，“仰慕者”既有造福全人类的心，尽可把这份“礼物”提供给世界性的福利机构，或是任何一个国家，为什么找上了他？

而浪子高达的名声，绝不是一个“德高望重”，足以信赖去委以重任的人。

所以，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，诚如时律师想到的，这是一个陷阱。但不是想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对象只是他一人——浪子高达。

次日一早，高达就整装出发去赴约。

他在登山时，在空中缆车的起点，除了睡眠惺松的管理员，未曾见到任何其他人。因此他这时举着望远镜，一直监看山坡下的动静，只要有人接近缆车起点，他就可以看到，因为登山是必须搭乘缆车的。

这样，他就可以先知道来的是什么样的人，以及来的人数，心里好有个准备。

除非……

就在脑际刚闪现出这个意念时，忽听空中传来“哒哒”的螺旋桨声，迅速地由远而近。

高达转身抬头一看，一架直升机正越过山头，朝向他飞来。

他刚才突然间想到的，正是这位神秘的“仰慕者”，会不会来个从天而降。

果然被他料中对方真是驾着直升机来赴约。

高达忙举起手挥动，向那架直升机招呼着。

这是架中型直升机，包括驾驶员在内，最多可载九人。

高达猛然感到有些怀疑，对方既要他单独前来赴约，尽可驾驶双座直升机，既灵巧方便，又不会太引人注意，为什么驾着中型的，岂不有些小题大作。

但是，如果这真是个陷阱，那么对方要对付他浪子高达，就必须多来

些人手了。

高达立时本能地提高了警觉。

直升机上的人早已发现目标，垂直降落在五十公尺外。机门一开，便跳下四名全身白色雪地作战装，脸上戴着风镜的壮汉，向高达疾扑而来。

高达一见对方来意不善，原有足够的时间，只要向山下滑去即可脱身。四名壮汉未穿雪橇，绝对无法追上。

如果那样做，他就不是浪子高达了。

只见他急忙踢掉雪橇，严阵以待着。

四名壮汉的行动也相当敏捷矫健，扑近高达就分散开来，随即发动围攻。

高达已很久没有跟人动过拳脚，凭他的身手，自付对付这四个壮汉绰绰有余，所以他很沉着，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势。

他眼急手快，瞥见一名壮汉张开双臂扑近，迎面就一拳击出，重重击中对方下级。

这一记重拳的威力，绝不在职业拳击好手之下。照高达自己估计，必可把对方击个仰面倒栽，昏睡不起。

不料壮汉挨了一拳，仅只扑势受阻一顿，反而是高达全身如同触电似地一个大震，被震弹得向后跌去。

简直令人不可思议，壮汉身上竟似通有电极一般，使高达不禁大吃一惊。

刚好另一壮汉由右侧攻到，全身向他压下来。

高达不敢再重蹈覆辙，急忙就地一滚，使那壮汉扑了个空。

这种情况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高达事先那会想到，对方一见他不由分说就发动攻击。四名壮汉不但身上通有电极，而且很可能是低电流的高压电！

身手矫健又有何用，既不敢碰他们，他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高达当机立断，不等其他两名壮汉近身，早已挺身跳起，迅速冲去穿回雪橇，拔起插在地上的滑杖，便向山坡下冲滑而去。

四名壮汉未穿雪橇，果然无法急起直追。但直升机立即又升空，从空中紧紧迫来。

高达双手连连以滑杖用力撑地，使滑行速度不断加快，顺着“S”形滑道一泻即下。

直升机的速度更快，在空中紧迫不舍。

高达被当头的螺旋桨声，扰得心慌意乱，一个不慎，在急转的弯道处失去平衡，顿时摔得人仰马翻，天旋地转，滑跌出十几丈才停止。

未及爬起身，直升机已飞临头顶，撒下一个巨网，将高达网个正着，使他无法挣脱出来。

当机上的人把网住的高达拖吊上去，再飞回山峰岩接走四名壮汉后，峰顶的雪堆中，爬出了一个全身白衣、白帽、脸上戴着氧气罩的少女。

由于她带有氧气装备，可以藏身在雪堆中，而不易被人发现。

但她目送直升机逐渐远去、消失，却无可奈何。

高达遭网住，拖吊上直升机时，被人向脸上喷射一股气体，随即失去了知觉。

当他清醒时，已不知身在何处，但直觉告诉他，全身已被牢牢地捆绑在椅子上。

急忙睁眼一看，发现这是间古色古香的欧式书房，大书桌后的高背旋转椅上，正坐着个全身银色太空衣，头戴银色面盔，无法看出真面目的人。

而高达身后的两旁，则是那四名攻击他的壮汉，身上仍然是穿着白色雪地作战装，脸上戴着风镜。

旋转椅上的女人见高达已清醒，即举起手上的“麦克风”，说了句什么，而从桌上“语言转换机”发出的却是华语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高达冷冷地一哼：“你明明知道我是谁，又何必多此一问！”

那女人戴着耳机，经过“语言转换机”的翻译，她才能明白高达说的话：“我认为你应该是希伯德博士，但你不是！”

“希伯德博士？”高达暗自一怔，因为这个名字对他是全然陌生的。

那女人站了起来，手持“麦克风”走向高达面前：“虽然你不是希伯德博士本人，但我相信，一定是他派你去跟罗玛丽小姐见面的。好了，你只要交出‘微晶片’，我们保证遵守诺言放人。”

高达这才听出些眉目，可能是那位希伯德博士手中，持有极重要的“微晶片”，而这些人手中持有人质，作为双方交换的条件。

如果希伯德博士，或者那位罗玛丽即是神秘的“仰慕者”，为什么把他扯上了？

高达不禁诧异地问：“你们跟希伯德博士约好的？”

那女人摇摇头：“没有，但罗玛丽小姐的行动，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中，而我们相信，她今天一定会跟希伯德博士见面，只是没想到由你代表，罗玛丽小姐自己却未露面。”

高达笑了笑：“如果我说，我根本不认识希伯德博士，或是那位罗玛丽小姐，你相信吗？”

那女人断然的说：“不相信！”

高达做了个无奈的表情：“无论你信与不信，但这是事实。”

那女人戴着银色面盔，无法看出她的神情，但语气中充满了愤怒：“换句话说，你是不交出‘微晶片’咯？”

高达也悍然回答：“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‘微晶片’是什么！”

那女人怒哼一声，走向大书桌旁，顺手关掉“麦克风”开关，向壮汉们“唧唧呀呀”地交待了几句。

高达精通好几国语言，却听不出她说的是那一国话。

身后站的两名壮汉应了一声，各将一手按在高达肩上，使他全身如同触电地一震，随即又昏了过去。

当高达再度清醒时，已换了地方，置身在一间光度极强的密室内。说的更恰当些，应该是间牢房。

身上已松了绑，高达撑身跳起，仍然感觉全身有些酥酥麻麻的，尤其四肢虚弱无力。

这使他想起，两次均被电殛昏迷，似可确定，壮汉们身上都通有电，也许这就是他们攻击敌人的武器吧！

密室内四壁均以石块砌成，没有窗，只有一道厚重铁门，显然它是地下室改成的牢房。

高达向各处仔细查看了一遍，在确定不能脱身又无计可施后，不禁感到十分的气恼和懊丧。

整个密室空荡荡的，地上仅有一床旧毛毡。

高达沮丧地坐在毛毡上，回想整个事件，顿使他觉得啼笑皆非。

好端端的，怎会遇上这么莫名其妙的倒楣事！

“微晶片”是近代科学上的一大成就，以极小面积的晶片上，可纪录惊人数量的文字或照片。五十年代以后，很多先进国家的间谍(包括商业间谍)，就广泛利用这种科技，传送极高度机密的情报。

由于它的体积小，易于掩护或收藏，携带又方便，所以安全性也极高。

希伯德博士手中持有的“微晶片”，想必极其重要，这批人才会不择手段，志在必得地要想夺取，甚至不惜以人质为胁。

这批人又是什么身分呢？

正在这时，忽听铁门外响起了开锁声。

高达急忙躺下，佯作未醒，打算伺机而动。

那知铁门一开，只见一个少女被推了进来，铁门随即关上，使他毫无发动的机会。

眯起眼睛一看，被推进来的少女穿一身欧洲传统服装，肤色和脸型却是东方人。

高达看出少女也是“受难者”，立即挺身坐起，直觉地问道：“你是罗玛丽小姐？”

少女摇了摇头。

高达心知她可能就是人质，但不知从何问起：“那你是？”

少女自我介绍：“我叫琼妮，是希博士的女儿。”

高达“噢”了一声，毫无疑问，这少女必然是他们手中的人质了。

琼妮打量着高达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高达站了起来：“我叫高达。但我必须先向你声明，我并不认识希博士或罗玛丽，甚至跟整个事情毫不相干。”

琼妮露出失望的表情：“那你不是来救我和我母亲的？”

高达一听，这才知道人质不仅是这少女，尚有她母亲，只好强自一笑：“我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那能救得了你们。”

琼妮不解地道：“那们为什么逼我，要我来劝你交出那个‘微晶片’？”

高达耸耸肩道：“大概他们认定我是令尊派来的吧！”

琼妮无奈地深深叹了口气。

高达忽问：“琼妮小姐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这……，”琼妮怔了怔，似乎不知如何回答。

高达洒然一笑，安抚道：“琼妮小姐，我虽然不认识令尊，跟这件事也毫不相干。但是，我们可说是同病相怜，成了他们的阶下囚。如果你能把整个事情告诉我，也许有助于我想出个脱身之计。”

琼妮犹豫了片刻。始道：“他们不是地球人！”

高达为之一怔，惊诧道：“那……那他们是外星人？”

琼妮微微点了下头：“他们来自一个很遥远的星球，那里的科技非常发达，远超过地球人。以他们接近光速的‘飞行器’，到达地球尚须将近一年的时间，你可以想像距离有远了。”

高达不禁咋舌：“确实相当遥远：但我不明白，令尊怎会惹上了外星人？”

琼妮报以生涩的苦笑：“高先生，我很累了，可以坐下吗？”

高达做个很潇洒的手势，“请坐！”

等琼妮侧身坐在毛毡上，高达也在她对面坐下了。

“高先生……”琼妮迟疑了一下，忽道：“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母亲也是外星人，你相信吗？”

高达几乎脱口说出“不相信”！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，希伯德博士的妻子，怎么可能是个外星人？外星人会和地球人结婚？

而他眼前所看到的琼妮，不但是个“地球人”，还是个东方美丽少女！

不过，高达曾听说原振侠医师遇上的“怪事”，那个“怪老头”厉大猷，不是在试管中，用人的精子和青蛙的卵子，将两种不同的基因，以高度的医学科学突破，而使之结合成孕，培育出他视为亲生子的“怪胎”吗？

外星人毕竟是“人”，纵然形貌有异于“地球人”，甚至基因不尽相同，但必然比青蛙与人类结合更接近。

琼妮的父亲既是希伯德博士，即使母亲是外星人，两个生存于不同星球的“人类”，能生出她这样的女儿，也就不是绝无可能的了。

高达终于以坚定的口吻说：“我相信！”

“不！”琼妮微微摇着头：“高先生，你骗不了我，从你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你一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，甚至是无稽之谈。”

高达既不承认，也未否认，只是专注打量着这少女，似乎要从她身上找出答案。

琼妮又深深叹了口气，幽幽地道：“我似乎有个预感，我父亲绝不可能为了我和母亲，放弃那个‘微晶片’的。”

高达“哦？”了一声：“因为你母亲是外星人，而你也有一半是……”

琼妮道：“除了这个原因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父亲是个科学狂，在他的心目中，科学的成就远胜于一切。我甚至怀疑，如果我母亲不是外星人。他会不会以‘微晶片’来交换我们母女。”

高达若有所思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那个‘微晶片’上纪录的，一定与外星人的高度科技有关，对不对？”

琼妮露出茫然的神情：“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相信，那个‘微晶片’一定很重要，他们才会守在这里这么久，不惜用我和母亲，威胁我父亲把它交出来。”

高达急问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琼妮又摇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好像是个古堡。”

整个欧洲，至今仍保存着为数极多的古堡，有的已列为古迹，成为吸引游客的观光区。

但仍有不少属于私产，而其中又有很多无人居住，任它空置，以至年久失修，已形同废弃。

因为，修饰和维护一座古堡，费用是相当可观的。而当年盛极一时的贵族，如今很可能早已没落。

高达原想问明置身何处，事先对整个环境有个概念，再伺机脱身，到时候才不致不知所措。可是，看情形这少女和她母亲，可能跟他一样，也是昏迷后被掳来的。

琼妮见他沉思不语，忽问：“高先生，你对我父亲怎会娶了个外星人，好像一点也不好奇？”

高达笑了笑：“它一定是个充满玄奇，而且非常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。但这是令尊的稳私，我似乎无权探问吧！”

琼妮沮然地道：“反正我们不太可能有机会活着离开这里了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我可以给你所谓的，‘充满玄奇而罗曼蒂克’的故事。”

高达暗喜，调整一下盘坐的姿势，静静听她说出这个不可思议，地球人与外星人结合的“故事”。

瑞士原属奥地利，十三世纪始脱离奥地利而宣告独立，于一八一五年获得英、法、德、意等国承认为永久中立国，从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。

由于它的国境全属山地，百分之八十八的土地无法生产与种植。但瑞士的枪械和各种新式武器、手表工业、银行业及观光事业，却是举世闻名的。

希伯德的祖先是意大利籍华裔，二十世纪初才移民到瑞士定居。(瑞士政府是开放政策，无论任何国籍，只要申请入境一律照准。)他的大学教育在德国完成，并且取得理工博士学位，回瑞士即在首都伯恩，一家闻名的照相器材制造公司担任副总工程师。

对一个刚满二十五岁的青年来说，这职位是相当令人羡慕的，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得志。

尤其希伯德读的是理工，学以致用，正可一展所长。公司方面对他也很器重，不到两年光景，已升为工程师。

他不仅对本身工作非常热衷，更对摄影发生浓厚兴趣，几乎已达到入迷的程度。

有一次，意大利著名艳星苏菲亚罗兰，随外景队前来拍摄新片，应邀到希伯德任职的公司参观。

那天，整个公司为之轰动，人人争睹这位国际红星的庐山真面目。酒会更是盛况空前，非常热闹。

在影迷的热烈要求下，这位艳星来了段歌舞即兴表演。

希伯德正好站在附近，被她拉入场中做舞伴。

酒会的全部进行过程，由专人以一架摄影机拍摄下来，其中自然包括希伯德与苏菲亚罗兰的那场精彩表演。

尤其是舞毕时，那位意大利艳星以热吻表示谢意，更使希伯德受宠若惊，决定要留下一个“拷贝”珍藏，作为永久纪念。

不幸的是冲印室的工作人员一时不慎，引起一场小火警，竟将拍摄的底片全部付之一炬。

这使希伯德非常懊丧和气恼，但底片已经全部烧毁，不像拍电影，可以重新搭起布景，集合所有演员，重新再拍摄这场戏。

希伯德珍惜酒会的每一个镜头，尤其是他与苏菲亚罗兰的那段精彩表演，以及那位意大利艳星的热吻。

可惜一切已成过去，只留给他一段回忆。

事后，希伯德经常独自来到当日酒会的会场，面对空空荡荡的大厅发呆，脑际不断浮现那盛大的热闹场面。造成他心理上的遗憾，是因为底片烧毁，不可能重拍。

刹那间，他突发异想：如果能发明一种特殊的摄影机，或是录影机，就像不可思议的“时光隧道”一样，把曾经在这大厅里发生过的景象，以“追忆”的技术重新拍摄下来呢？

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以现有的人类智慧和科技，尚未发展到这种纯属幻想的成就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他不断地为这问题所困扰。

在理论上，摄影的原理，是利用装有双凸透镜的镜头，将影像摄入，使底片受到感光。

再以药水处理，冲洗；曝晒等过程，印于照相纸上即成照片。

换句话说，景象已成过去，即无法再摄取到。

希伯德便决心要突破这种时空的障碍，把已经消失的景象“追回”。

因为他认为照相、摄影或录影，共同之点就是把镜头前的景象摄取到，事后景象虽已消失，成为过去，但冲印出的照片，影片或录影带，仍可使当时的景象重显。

而他更相信，既已出现过的景象，虽因时空转移而不复见。但是，不可否认的，这种景象必然曾经存在于当时的时空。

如果他能突破旧有的时空观念，而他的“追忆”观念能成立，也就是说，以超高度的科技，发明一种“追忆摄影机”，那么所有事过境迁的景象，都会重视于人们的眼前。

如此一来，不但那日酒会的热闹场面，可以“凭空”重新拍摄。很多现场没有目击者，或是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的重大犯罪悬案，也可因此而侦破，甚至可以揭开历史上的隐密。

爱迪生的所有发明，以及飞机、核子弹，人类登陆月球，开始不都是近乎幻想，即经过不断的研究发展，终使理想成为事实的吗？

希伯德对自己充满了信心，决心要完成此一心愿。于是凭自己所学，再大量购买有关的参考书，更利用工厂现成的设备，投入全付精神和时间。

由于全心全意放在研究上，不免对本身职务有所疏忽，终至受到公司方面责难。

希伯德一气之下，索性辞去工程师的工作，回到巴塞尔，在乡间租了个工作室，专心研究他的“追忆摄影机”。

他已入迷，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，每天从早到晚，除了实验，研究，就是翻阅参考书。

对家人的关怀和劝阻，一概全不理睬。

就这样经过两年，希伯德坚信自己的理论必可成立，可惜技术上始终无法突破。

他租的是幢独立平房，接近山边，远离小镇，距离最近的邻居也在半里之外。

除了十天八天去一趟小镇，添购必须的食物，他几乎是足不出户。不过，小镇上的人都认识他，至少知道这东方人是位博士。

这是个盛夏炎热的深夜，他在工作室里关了一整天，感到有些头晕脑胀，便走出门外透透空气。

希伯德正在门外仰望满天星斗，忽听一阵嘈杂人声由远而近，似乎正朝向他奔来。

他刚一低头，就见一条人影飞奔而来，气急败坏地向他钩南语求助：“请让我躲一躲，后面有人追我……”

希伯德定神一看，是个身穿欧洲传统式样服装，大热天里戴了付黑色长统手套，而整个脸上却罩着黑纱面罩的女子。

他几乎未加考虑，就把那女子带进屋，迅速把门关上。

拉开窗帘一角，从宙口看出去，果见十几个当地的居民，前面两人持着手电筒，后面的带着猎枪或木棍，声势浩大地急急追赶”

忽听身后的女子紧张道：“先生，快把我藏起来，他们可能会进来搜查的……”

希伯德不知道女子为什么被人追，但决心掩护她。

这幢木造平房，原是乡间的小别墅，他除了保留卧房和起居室，客厅和连着的饭厅全部当做工作室，另外一间小卧房也成了储藏室，堆满了各种器材和书籍。

无处可藏，他只好把那女子带进卧房，藏进了壁橱。

就在这时，急促的门铃声响起，并且有人大声叫门：“希伯德博士，请快开门！”

希伯德脱下工作服，装出刚从睡梦中惊醒，起身去开了门，一脸茫然地问：“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

拿着手电筒的壮汉忙道：“很抱歉打扰您了，因为我们在追捕一个‘怪物’，分明看它逃向这边来的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”

希伯德暗自一怔，明明是个女子，怎会被视为“怪物”？

另一中年人抢着道：“他很可能躲进了您的屋里……”

希伯德笑了笑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不可能，我睡前把门窗都关好，而且检查过了。”

中年人与壮汉交换一下眼色，不便强行要求进屋搜查，只好向山边一指道：“它也许逃进山里去了，我们快追！”然后向希伯德说了声打扰，便率众急急迫向山边。

希伯德目送他们远去，才关上门，回身走进卧房，在壁橱上轻放两下：“他们走了，你可以出来啦！”

那女子这才推开橱门出来，感激地跪在他面前：“谢谢你救了我一命，日后一定有所回报。”

希伯德忙扶她站起，笑问：“他们为什么称你为‘怪物’？”

那女子似乎难以回答，“这，这……”

希伯德笑道：“那么你可不可以除下面罩，让我看看你有多‘怪’？”

那女子一听，吓得急往后退，连声道：“不不不，不可以，我不能……”

希伯德诧异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女子吞吞吐吐道：“因，因为……因为你看了我的真面目，也会认为我是‘怪物’。”

希伯德“哦？”了一声，又问：“那你不能告诉我，他们为什么追你？”

那女子犹豫了一下，才无奈说道：“我的‘交通工具’发生故障，想偷取一辆停在屋外小货车上的零件，不料车内睡有人，把我逮了个正着。”

那女子继续说道：“那两个年轻人很好色，发现我是个女子，合力想强暴我，我在挣扎中掉下了面罩，他们一见到我的脸，就吓得大声呼叫逃开，然后召集了一批人追来。”

希伯德不禁好奇道：“你的脸真有那么可怕？”

那女子并不回答，把话岔开道：“先生，我刚才看见屋外停有一部吉普车，你能不能把车借给我，我会重重报答你的。”

希伯德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但我可以载送你一程，并且替你把故障的‘交通工具’修好。对了，你所谓的‘交通工具’应该也是汽车吧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我需要的只是一只电瓶，和几尺高压电线而已……先生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车送还给你的。”

希伯德为了满足好奇心，故意刁难道：“我有一只备用的电瓶，还是刚充好电没有用过的，高压电线更不成问题，车也可以借给你。但你必须除下面罩，让我一睹你的庐山真面目。”

那女子为难道：“这……”

希伯德突然上前，出其不意地伸手就去揭她脸上面罩。

但她反应极快，身子向旁一闪，立即夺门而出。

她似乎宁愿不借车，也不让希伯德见到她的真面目，冲出卧房，穿过起居室，直奔大门。

开了门她就逃出去，等希伯德追出门外，那女子已仓皇奔向山边。

希伯德不禁想到，那女子的“交通工具”发生故障，缺少电瓶和高压电线无法修复。而那批人正进入山区搜寻，她能脱得了身吗？

于是，他当机立断，从储藏室搬出备用电瓶，取了一卷高压电线，带了手电筒，便驾驶吉普车追向山区。

第二节

希伯德驾着吉普车，一路并未发现那女子的影踪。刚驶近山边，就遥见那批追捕“怪物”的人，站在山口处争论着。

由于巴塞尔邻近德意志与法兰西两国边境，如果贸然追入黑林山，即已进入两国交界的境内。

他们大概是有所顾忌，不敢冒越境被捕之险吧？

但吉普车前车灯的强烈灯光，老远已被他们见到，立即迎面奔了过来。

他刚一刹车停住，就见那中年人奔近问道：“希伯德博士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希伯德若无其事道：“我只是跟来看看，对了，刚才我忘了问，你们追的是什么‘怪物’？”

中年人道：“很可能是外星人！”

“外星人！？”希伯德不由地一怔。

中年人郑重道：“最近几年来，镇上经常有人在夜里发现，天空有不明飞行物体掠过，因为它的速度太快，看不清究竟是什么。有人怀疑可能是‘飞碟’，也有人推测，可能是西德或法国秘密研究发展的最新超音速飞机，直到今夜……”

忽见一个年轻小伙子冲上来，争着道：“那‘怪物’一定是外星人，我亲眼见到的，绝对错不了！”

希伯德除了到小镇购物，从不服镇上的人打交道，自然不认识眼前的这些人，更不知道早在他搬来之前，全镇就为外星人传说纷云，莫衷一是了。

这个争着说话的年轻小伙子，想必就是那女子所说，企图强暴她的两人之一了。希伯德趁机问道：“你怎能确定那是外星人？”

年轻小伙子道：“她只有一个大眼睛，竖着长在眉心正中，不是外星人是什么。”

希伯德暗自一怔，心想：难怪那女子不愿以真面目示人。

但他不动声色，追问道：“只是眼睛不同吗？”

年轻小伙子耸耸肩道：“当时我们大吃一惊，根本没有看清楚，就吓得逃开去叫人了。”

希伯德沉吟一下道：“世界上有很多长得畸形的人，譬如电影上的‘象人’，马来西亚发现的‘穿山甲人’。中国大陆上的‘毛孩儿’等等，他们不但是地球上的生物，而且同样是我们人类，只是形貌异常而已。你们所见到的，并不一定就是外星人啊！”

中年人比较老成持重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希伯德博士是有学问的人，也许他们两个小鬼看到的，只不过是畸形人罢了。”

那壮汉却不以为然道：“我们这一带，从未听说那家有个畸形的女子……”

中年人反驳道：“史帝夫，你的脑筋真死，那家有畸形人会自己张扬，或是让他出外乱跑？况且，也可能是外地来的呀！”

年轻小伙子不服道：“这说不通，外地的畸形人，怎会跑到这里来偷窃汽车零件？”

中年人瞪他一眼道：“外星人就更不可能要偷汽车上的零件了！”

壮汉的信心也动摇了：“小鬼，说不定是你们眼睛看花了吧？”

年轻小伙子未及答辩，中年人已道：“你们谁要继续找外星人的就去找，我可没兴趣跟着你们瞎起哄，明天一早还‘要工作，得赶快回去睡觉了。”

其他人原是为了捉“外星人”，才兴致勃勃，深更半夜跟着来凑热闹的。一听只是畸形人，个个兴趣索然，纷纷附和那中年人的提议。

希伯德为了避免这批人的怀疑，也驾车自行回去。

等到他们逐渐远去，他才掉转车头，驶回山边。

进入山口后，只有一条崎岖的狭道通向山区，幸好吉普车的性能优越，这种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美国制造的军用车辆，是专为作战而设计，轻便且马力强大，几乎是只要有路，它就可以通行无阻。

希伯德没有打开前车灯，只用手电筒照射前方，缓缓向山区里行驶。

进入大约一公里左右，山路已渐陡，路面也更崎岖。

希伯德一路以手电筒四下照射，并没有任何发现，又驶出近两公里，前面山势更陡，一眼望去，遍山都是大大小小的乱石，吉普车已无法再向前进。

希伯德只好跳下车，持着手电筒徒步登山。

他这时只有一个意念，就是真正接触，并且亲眼见到外县人的庐山真面目。

山坡愈来愈陡，他希望找到一处适当的位置，能够居高临下，看清坡下的一切。因为他深信，那女子不可能走远，一定藏身在附近一带。

如果幸运的话，甚至可能发现她的“交通工具”。

可惜夜色朦胧，能见度极低，视野一片模糊，根本看不清五十码外的景物。

希伯德正感到进退维谷，忽听引擎发动声响起，使他募地一惊，急忙奔下山坡。

但他已来不及阻止，只见那被指为外星人的女子，正驾驶他的吉普车掉头飞驶而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希伯德走去半里外的小镇，租了部小货车，加足汽油，

回去带了手电筒，望远镜，照相机，罐头食物和水壶，猎刀以及一把自卫手枪，驾车向山区出发。

他已下定决心，无论那窃车的女子是不是外星人，即使花上几天的时间深入山区，也非找到她不可。

黑林山并不高，从东到西，全长也不过一百几十公里而已，但它与法国境内的佛日山脉紧邻，而且平行，形成两国之间边境的天然屏障，如同是分界线。

遍山都是原始森林，黑林山因而得名。

希伯德驾车在山区里寻找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发现他的吉普车，被弃置在一片密林内，车上还用不少树枝做成伪装，使人远看不易发现。

森林旁是一片陡坡，乱石遍布，下面即是一条深长的狭谷，穿过德国境内的弗里堡北方，一直延伸向巴登巴登附近。

车上的备用电瓶和那卷高压电线，已然不知去向。显然是那女子驾车到此，无路可通，不得不弃车步行，带走了她所须要的东西。

希伯德根据地形判断，那女子进入密林不太可能，以走狭谷的成份居多。除非是她的“交通工具”，就藏在这片密林内。

进入密林一看，即否定了这种可能，因为林内连吉普车都无法驶入。

希伯德当机立断，出了密林，便带齐所有装备，小心翼翼地下了陡坡，顺着狭路追踪。

虽然他估计，昨夜事发到现在已经六七个小时，如果那女子的“交通工具”只须电瓶和几尺高压电线即可修复，此刻想必早就远走高飞了。

但他仍不放弃，决心继续追踪下去。

狭谷地势崎岖，乱石遍布，行走极为艰难，稍一不慎，即有摔倒之虞。

希伯德背着沉重的背包，仿佛深入蛮荒地，几乎是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向前进。走了整整一个小时，才走出不足两里而已。

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多钟，烈日当空，万里无云。希伯德已经汗流浹背、气喘吁吁，正想找个阴凉地方休息一下，突然若有所见，急忙举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，调整距离仔细一看，弃置在乱石堆中的，竟是那具电瓶和一卷高压电线。

但是，却未见那女子的人影。

希伯德顿觉精神大振，立即赶去，发现地上有一滩粉红色液体，早已凝结晒干，看不出是什么。不过，粉红色的液体一路滴向山边，仿佛是那女子受了伤，伤口一路流着血。

如果是血，凝结后被烈日晒干，应该呈深褐色才对，怎会是粉红色？

希伯德猛然想到，那女子是外星人！

显然是电瓶太重，狭谷内的地势又崎岖难行，她不慎跌倒受伤，不得不弃置电瓶和那卷高压电线，藏身在附近休息。

既然如此，她就不可能走远。

希伯德顺着粉红色血迹，一路搜索下去，走近山边一块矗立的巨石旁，果见那女子躺在阴凉处。

她不知是昏迷了，还是熟睡，希伯德已走近她身边，竟浑然未觉。

希伯德很想趁机揭开她的黑纱面罩，一睹她的庐山真面目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轻咳了两声：“天亮啦！”

那女子想是疲劳过度，腿又受了不轻的伤，以致昏沉沉地睡着了。闻

声猛然一惊，急欲撑身而起，可惜力不从心，惊呼道：“啊！你……”

希伯德笑问：“你可能需要帮忙吧？”

那女子心知无法逃走，只好放弃这个打算，颓丧地说道：“很抱歉，昨夜我是迫不得已，不得不偷了你的吉普车逃命……”

“逃命？”希伯德诧异道：“你认为他们那些人会伤害你？”

那女子点了点头：“如果被他们活捉，把我当成‘怪物’活着就比死更糟。”

希伯德不禁好奇地问：“你真是外星人？”

那女子回答道：“反正我已经被你捉到，只要揭开我的面罩，就得到你所要知道的答案了。”

希伯德笑了笑：“除非你自愿，我不想强人所难。说吧，你需要怎样的帮助？”

那女子感到十分意外，惊诧道：“你真愿意帮助我？”

希伯德点点头：“说吧！”

那女子喜出望外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……”

希伯德洒然一笑：“那倒不重要，我只是很愿意帮助你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忙呢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我的‘交通工具’在好几里外，必须用那电：

瓶和高压电线，辅助它发动。可是，我的腿受了伤，站都站不起……”

希伯德想了想，眼光向山边一扫，笑道：“我想到办法了，这个问题由我来解决。”

说完便定向山边，选中两株小树，解下背包，抽出腰间的猎刀，费了半天劲才把树从根部砍断，削去旁枝，做成两支约一丈五尺长的长棍。

显然他尚未忘记小时候学校的童子军课程，就地取材，脱下身上的牛仔裤和上衣，把两支长棍穿进长袖和裤脚管，再取来那卷高压电线当绳索，削两段短树枝，使两支长棍撑开固定，便成了个担架。

那女子一直撑着立在巨石旁，默默地看着。

希伯德这时身上仅穿内裤，仍然累得满身大汗，提起背包走过去，在她身边坐下，递过水壶问道：“要不要喝两口水”

那女子摇摇头，好奇地问：“你做的那是什么？”

希伯德打开壶盖，连喝了几大口水，才盖上壶盖笑道：

“这是我做的临时交通工具，待会儿载你用的，不过我现在实在很累，得休息一会儿，才能有力气拖它。”

那女子诧异道：“没有轮子，怎么拖得动？”

希伯德笑而未答，又从背包里取出罐头食物，递向她道：“已经是午餐的时间了，吃一点吧。”

“谢谢，我自己有。”那女子说着便从衣袋里，掏出个金属管状小瓶，打开瓶盖，把一片粉红色的药片倒在掌心，放进口中也不吞下，只是让它慢慢溶化。

希伯德看在眼里，心知这必是外星人的“太空食物”，随即打开手中的罐头，用不锈钢长汤匙，掏出路内的猪肉来吃。

“罐头食物”是最简单方便的，可是跟“太空食物”一比，仍然显得太麻烦。

那女子见他吃得津津有味，似乎很感兴趣，看了片刻，忽问：“先生，

我可以知道你的姓名吗？”

希伯德边吃边说：“我叫希伯德，是东方人的名字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叫妮莎亚，”她说：“希伯德先生，昨夜我在你屋里，看到不少工具和器材，你好像是……”

希伯德笑道：“我是学理工的，曾经担任过一家照相器材制造公司的工程师，但现在已离职，自己专心在做一项异想天开的研究。”

妮莎亚好奇地追问：“关于哪一方面的？”

希伯德过去曾把自己的构想，告诉过公司的同事，以及家里的亲友，但得到的不是鼓励，而是近乎讥讽和嘲笑，就像他刚才所说的，被指为是“异想天开”，气得他从此绝口不提研究的内容。

但现在他面对的妮莎亚，是来自一个高度科技远超过地球的遥远星球，使他突然有股莫名的冲动，把一切毫不保留地说了出来。

妮莎亚静静听着，就像看到吃食物一样，听得津津有味。使希伯德仿佛遇到知音，越说越起劲了。

他从苏菲亚罗兰参加的盛大酒会谈起，再由底片被烧触发的灵感，以及这个构想的动机，和两年来不断研究实验的情形，一直说到目前所遭遇的阻碍。

最后他仍充满信心地说：“虽然有些技术上的障碍无法突破，但我们东方人有句话：有志者事竟成。我相信，终有一天会成功的。”

日正当中。

妮莎亚头前脚后地躺在担架上，双手捧抱住电瓶和背包。

担架的一头着地，另一头抬起，申希伯德像拉“人力车”

似的，拖着一步步向前进。

“人力车”有车轮，几十年前在东方的国度里，在交通工具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。如今东南亚有些地方仍能见到它，但那只是满足观光游客的好奇，供人坐在车上拍照留念而已早被其他交通工具所取代，否定了它存在的价值。

希伯德临时做成的这付担架，既没有轮子，狭谷内地势又崎岖难行，加上烈日当空，他自然就更吃力了。

花了一个多小时还拖行不到两里，距离目的地尚有一大半路程。

躺在担架上的妮莎亚很过意不去，侧转头道：“希伯德先生，停下来休息一下吧。”

希伯德消耗体力太多，已无法逞强，只好把担架拖至树荫停下，一口气喝了半水壶的水，才坐下来喘息。

担架一放平，妮莎亚就不能躺，必须坐了起来。

希伯德忽问：“你的腿伤怎么样？”

妮莎亚道：“血已经止住，只是关节扭伤了，无法走动，害你为我累成这样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
希伯德置之一笑：“没关系，要不要我替你检查一下？”

妮莎亚急道：“不！不！不要……”

希伯德不禁笑问：“怎么，你连腿也怕我看？”

妮莎亚沉默不语。

希伯德这时才注意到，妮莎亚虽是穿着一身欧洲传统式样服装，但头上戴着宽荷叶边的小帽，又戴了黑纱面罩。

手中是长统手套，直到袖口内。而宽大的长裙下，两脚上也穿了长统袜。全身等于密密地包裹起来，没有一寸肌肤露出。

他不由地突发异想：难道这外星女子不仅面貌可怕，形同“怪物”，连全身也长满类似鳞甲或长毛的怪样子吗？

既然妮莎亚不愿让他看，他也就便强人所难了。

妮莎亚沉默了片刻，似乎故意要把话题转移，忽问：“希伯德先生，你是一个人住？”

希伯德微微点了一下头，自我解嘲地笑道：“我才是个‘怪物’，没有人类愿意跟我住在一起的。事实上，我的研究工作也不愿受人干扰。”

“那你太太呢？”妮莎亚问。

希伯德耸耸肩道：“我还没有结婚。”

妮莎亚“噢”了一声，没有追问下去。

希伯德却接着道：“两年前，公司里的总工程师也是东方人，有意思把他和他女儿撮合，可惜我一心研究‘追忆摄影机’，冷落了那位小姐。当我辞去工体后；我们只见过两次面，以后就没有再联络了。”

妮莎亚文陷入了沉思。

希伯德站起来道：“休息够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于是，他又拖着担架继续前进了。

这一段路没有再休息；希伯德一口气走出两三里。

忽听妮莎亚道：“希伯德先生，前面要向右道山坡上去了。”

希伯德听了一声，放眼看去，心里不禁暗自叫苦。只见右方是一片岩石形成的陡坡，即使空手攀登也很艰辛，何况是拖着个载人的担架。

他打量一下坡势；只好苦笑道：“恐怕要背你才上得去了。”

妮莎亚急问：“电瓶怎么办？”

希伯德道：“只好先背你上去，我再下来拿了。”

妮莎亚过过不去道：“希伯德先生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为我这么辛苦……”

希伯德强自一笑道：“宇宙是一体的，虽然我们生存于不同的星球，但你既然来到了地球，能为你效劳是我的荣幸。”

妮莎亚几乎又要说：“我会好好报答你的。”但她话还没说出口，希伯德已放下担架，过来先拿开她捧抱着的电瓶和背包，扶起她，自己再蹲下。

当希伯德背起她时，突然感觉出这外星女子的身体，似乎与地球人毫无差异。

他的双手托着妮莎亚的两条大腿，虽然隔着长裙和长统袜，仍然感觉出它的丰盈和柔细。尤其顶着他裸背的两座肉峰，更能感受到它的丰满挺实，而且极富弹性。

希伯德猛然想起，两年前的那次盛大酒会上，与苏菲亚罗兰拥舞的感受。所不同的是，接触的部位一个是前胸，一个是背后而已。

但他相信，这个外星女子的双峰，绝不让那位国际闻名的肉弹艳星玛丹娜专美于前！

希伯德惊觉自己有些想入非非，急忙收敛心神，立即向右方山坡走去。

妮莎亚一手紧搂着他身体，一手指着坡上那片一密林道：

“我的‘交通工具’就藏在林内。”

希伯德抬头一看，从谷底到那片密林的距离，至少在一百五十码以上。

事到如今，他日无可奈何，只好硬着头皮，咬紧牙关，背着妮莎亚一步步向上攀登。

山坡极陡，希伯德必须弯下腰，腾出一只手来才行。

不料岩石已被烈日晒得发烫，有如烧热的铁板，他手才一摸上去就被烫得失声大叫：“啊！好烫！”

妮莎亚惊问：“烫伤了没有？”

希伯德苦笑道：“还好。”

妮莎亚已顾不得许多了，立即脱下自己的长统手套，递给他道：“用我的手套吧。”

希伯德转过头一看，只见她脱去手套的手和臂，竟白的犹如石膏制成，肤色就像“白化病”患者(一种皮肤病变，全身呈异常白色)，但却非常细嫩。

如果照那年轻小伙子所说，他们昨夜目睹的“怪物”，是只有一个大眼睛，竖着长在眉心正中。而一张脸又白的如同石膏，那就难怪被吓得魂不附体了。

希伯德无暇多想，把右手屈伸向后，让妮莎亚替他戴上手套，再换另一只手。

这样一来，希伯德必须手足并用攀登山坡，妮莎亚就不得不双腿夹紧他腰部，两手也紧紧环抱住他的脖子了。

希伯德一咬牙，奋起全力，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目标攀登。虽只是一百五十码左右的距离，却花了足足一个半小时。

到达坡上那片密林前，希伯德已是精疲力尽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刚把妮莎亚放下，他自己也仰面躺在地上急喘不已。

妮莎亚忙用自己的大裙，为他擦拭全身的汗水，一面喃喃地说着：“希伯德先生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，一定会……”

希伯德累得几乎想呼呼大睡，甚至连急于想看她的“交通工具”那份好奇心，也忘了个一干二净。

妮莎亚体贴道：“你再多休息一下吧。”

希伯德笑了笑，却朝山坡下奔去。

这回他只花去半个小时，就把电瓶，担架上解下的高压电线，及背包全带了上来。

妮莎亚仍然坐在地上，等他把电瓶等物放下后，才转身指向密林道：“我的‘交通工具’就在那里，用树枝掩护着。”

希伯德再也禁不住内心的好奇，连休息都不休息，就冲过去将掩护的树枝一一移去。

终于他看到了，呈现在眼前的外星人“交通工具”，外形犹如最新型的超级跑车，又像是一架没有螺旋桨和长尾的直升机，更似迪斯尼乐园的儿童玩具“太空飞车”。

而最奇特的，是它的车轮隐藏在腹下，局部像是有两个喷射器。

总之，它绝不是地球上现有的任何交通工具！

希伯德乍见这银色的“交通工具”，精神顿时为之大振，丝毫不觉两次爬坡的艰苦，急忙走近细看，居然两侧和前面都没有玻璃窗，不知驾驶的人如何能看到前方的景物。

更妙的是，四周不见开门的把手或按钮，外面的人怎能进入？

希伯德正暗自纳闷，忽听妮莎亚道：“希伯德先生，请背我过去。”

他这才发觉自己有些失态，忙回到妮莎亚身边，双手把她托抱起来，抱回密林前。

妮莎亚被希伯德抱着，并不拘怩，用双手环抱着他的脖子，大大方方地笑道：“你一定很奇怪，我的‘交通工具’怎么无门无窗，是吗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说完，她便向面前的“交通工具”，“咿咿呀呀”地说了句什么，只见侧面的舱门立时向旁移开。

希伯德看在眼里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它能辨识出你的声音？”

妮莎亚微微把头一点，笑道：“这是‘音锁’，把我的音波输入电脑，只有我本人声音报出的正确号码，才能使舱门自动开启。其他任何人都假冒不了的。”

希伯德“噢”了一声，向舱内看去，发现驾驶舱是单座的，座后却有较大的空间，放了不少不同的矿石，仍可容得下一个人。

而驾驶座位前，是具如同飞机的驾驶盘，一排繁杂的仪表装在上方。还有一个直径约二十英寸的雷达显示器。

希伯德终于恍然大悟，难怪这“交通工具”没有前窗只须打开雷达，从显示器上就可看到前后左右的一切情景了。

妮莎亚并不催促，等他仔细观察了一遍舱内的各项装置和设备后，才从容不迫道：“请帮我坐上驾驶座位，把电瓶和高压线拿来，我就可以开始修理了。”

希伯德依言抱她钻进舱门，把她放在驾驶座位上，然后卸去背上背包。取了电瓶和高压电线回来。

妮莎亚看出他对这“交通工具”充满好奇，便道：“它的外形也许有些怪异，其实它的飞行原理，跟地球人的太空梭大同小异。而它用的燃料就是‘铀’，利用‘中子’连锁反应产生的大量原子能为动力。地球人也已把‘铀’用在电力和潜水艇，以及其他工业医学用途上。只是我们星球上的科学家，发现‘铀’所放射的能源。时间上比地球人早了两千多年。

经过不断研究发展；能够提炼成更强力的燃料，使它的能源发挥到极限。

希伯德指着那些矿石问：“那是铀矿矿石”

妮莎亚点点头：“我们的星球远离太阳系，体积只有地球的二十分之一，终年见不到阳光，也没有昼夜之分，所以我的肤色这样白。

在过去的亿万年中，我们星球上的生物；都是生存在阴暗中。唯一的热能和光源，是来自各地不断爆发的火山。

幸好后来科学家把它转换变成能源，改善了全星球的生活形态和环境。

直到两千多年前；科学家发现了‘铀’的用途，才使科学突飞猛进，日新月异。但是，我们的星球体积小，能源的消耗量又大。据科学家估计，在未来的五十年之内，铀矿即将开采殆尽。到了那时候，整个星球又将陷入黑暗世界，回到亿万年前前的时代。

为了挽救整个星球，我们派出大批飞行员和科学家，前往其他星球勘查；寻找铀矿或能替代的能源。我们这一组九十九人，乘‘航空器’在太空航行了一年多，登陆过不少星球，可惜都没有生物存在；也未发现矿源。最后我的发现太阳系中的地球，而在几年前成功地降落在阿尔卑斯山中，建立了基地。

希伯德惊诧道：“你们在地球上有基地？”

妮莎亚又微微点了下头：“矿石的体积太占空间，载运不便，我们必须地球上就地提炼，所以在阿尔卑斯册里建立了基地。这几年中，日以继夜地不停提炼，同时派人各处继续寻找新的矿源。

三天前，我独自飞行到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附近，在一处深山中降落，利用‘雷射勘查器’，发现一个放射性极强的矿脉，采取了一些矿石标本，准备带回基地化验。

不料在回航的途中，遇上一阵狂风沙，使我的‘交通工具’迫降在沙漠中。等到风沙停止，‘交通工具’已陷在沙堆里，虽然我以最大马力使它脱困起飞，但电力系统不胜负荷，以致雷达显示器失去作用，使我只能以指南针判定方向，等于是盲目飞行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不得不再度迫降在这里，把‘飞行工具’掩护起来，冒险出山去寻找电瓶和高压电线，终于在一处农庄前，发现停着一辆小货车，谁知……”

希伯德接道：“居然遇上两个地球上的色狼！”

妮莎亚唏嘘道：“唉！要不是遇见你这位好心的地球人，昨夜让我躲进你屋里。如果被他们捉住，就算不把我当成‘怪物’打死，大概也会弄去展览卖门票了。”

希伯德诧异道：“你怎么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？”

妮莎亚道：“不瞒你说，两三年前，有一支西德青年组成的登山队，无意中闯进了基地，被我们全部捉住，强留他们在基地工作，至今尚未放他们离去。我们言语不通，利用‘语言转换机’，学会了他们的语言。”

希伯德好奇地问：“语言转移机，是不是把他们所说的德语，变成你们星球的语言？”

妮莎亚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任何一种语言，都经过‘语言转换机’，就可译出我们星球的语言。同样的，我们说出的话，经过‘语言转移机’，也可译成对方能了解的语言。”

希伯德沉吟一下道：“可是，在基本上，必须先把各种不周的语言输入电脑的记忆体，才能经过转换译出，而你们的‘语言转换机’，似乎不可能先输入了其他语言吧？”

妮莎亚笑了笑：“希伯德先生，别忘了，我们星球上的科技远超过地球。语言，实际上只是以不同的声音，表达不同的意思而已。地球上有些许多不同的种族，语言也各不相同。

但同一种族的人，只要听对方发出的声音，就能明白说的是什么了。而我们的‘语言转移机’，即是以声音来译出。

刚才就用的‘音锁’，也是根据这个原理而设计出的。”

希伯德微微点着头，若有所思道：“我明白了。这样说来，你也是位科学家喽？”

妮莎亚笑道：“我不是，但被送出来做星际飞行员，一般科学的基本常识是必须知道的。出发之前，我们都接受过两年的专业训练呢。”

其实，登陆月球的阿姆斯壮，原就是位优秀的飞行员，还不是照样要接受严格的登月训练，以及各种必要的实验，最后才能登上太空舱，完成那空前壮举。

希伯德不便再追问，笑了笑：“妮莎亚小姐，我们开始修你的‘交通工具’吧。”

妮莎亚好像并不急，从容道：“有了电瓶，只需用高压电线，接上电力系统，使雷达显示器恢复功能就行了。希伯德先生，你……”

希伯德忙问：“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妮莎亚依依不舍道：“你……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基地参观参观？我会送你回来的。”

希伯德怔了怔，意外地道：“我能去？”

妮莎亚道：“只要你愿意去，我保证他们不会强留你在那里。”

希伯德喜出望外，毫不犹豫道：“我去！”

第三节

琼妮的故事刚说到这里，忽听一声轻响，铁门上的小窗洞开了。

门外戴着风镜的人向内张望一下，问了句什么。

琼妮答了两句，门外的人犹豫一下，才关上窗洞离去。

高达忙问道：“是不是来催问了？”

琼妮点了点头道：“我要求再给我十分钟，让我尽快把整个故事说完吧。”

高达微微点了下头，琼妮便继续说出她的故事。

妮莎亚修复雷达显示器，用她的“交通工具”，载着希伯德飞回阿尔卑斯山，来到建立在深山一处大山洞内，经过人工开凿的秘密基地。

山洞外经过巨树伪装，即便飞机飞临上空也不易发现，非常的隐密，而且戒备森严。

妮莎亚的“交通工具”一近洞口，就发出密码讯号，只见洞口外的一排巨树分向两旁移开，现出洞口让它直接飞进去。

山洞内停置一个巨大圆形物体，看似所谓的“幽浮”，也就是通称的“飞碟”。

希伯德跟着妮莎亚出了机舱，只见山洞内停着几具同样的“交通工具”，而七八个担任戒备，全身穿着如同太空装备，手持“电光枪”的警卫人员，立即一拥而上。

他们大概见妮莎亚带回个地球人，以为是被她俘掳的，所以一上前就不由分说，执住了不知所措的希伯德。

虽经妮莎亚说明，他们仍未放开希伯德，押着他跟随妮莎亚一起走向“幽浮”。

“幽浮”达三层楼高，面积足有整个篮球场大，称得上是个庞然巨物。

这时只见一道舱门向上掀起，缓缓放下个扶梯。

走在前面的妮莎亚由两名警卫搀扶着，转身安抚道：

“希伯德先生，不用耽心，这里的主持人是我父亲。”

希伯德会意地微微把头一点，仍由两名警卫一左一右，执住他的两臂走上扶梯……

故事尚未说完，铁门外响起了开锁声。

高达灵机一动，急向琼妮轻声道：“告诉他们，我已经答应交出‘微晶片’了。”

琼妮露出一脸惊讶，来不及问，铁门已打开。

出现在门口的，正是那全身银色太空衣，头戴银色面盔的女人，身后跟着四名身穿白色雪地作战装备，脸上戴着风镜的壮汉。

那女人未带“语言转换机”，似乎来势汹汹，向琼妮咆哮着。

琼妮怯生生地答了两句，转向高达道：“这女人的职位很高，在基地的主持人之上，她是奉我们星球大首领之命，专为那‘微晶片’事件而来……”

高达打断她的话，急问道：“你有没有告诉她，我已经答应交出‘微晶片’了？”

琼妮谨慎地道：“我还没敢说，要先知道你是不是真把‘微晶片’带来了。”

高达胸有成竹道：“你可以告诉她，我是你父亲派来的，‘微晶片’我没有带在身上，必须先确定你们母女安然无恙，希伯德博士才会把‘微晶片’交出。”

那女人大概刚来地球不久，尚未学会德语，不凭藉“语言转换机”的翻译，根本无法了解高达在说什么。

但她身后的壮汉却能听懂，不等琼妮转达，已附耳轻声把高达的意思告诉了她。

那女人怒哼一声，又向琼妮说了几句。

琼妮再转向高达道：“她说可以，但要你通知我父亲，如果三天之内交不出‘微晶片’，就把我和我母亲处死！”

高达暗自估计，三天之内不一定能找到希伯德博士，便要琼妮向那女人要求，希望把时限延长。

但得到答复是，从现在开始，只给他七十二小时。

于是，高达又遭到一次电击。

这次高达清醒时，已睡在滑雪俱乐部客房的床上。

他几乎无法确定，一切发生的究竟是梦，还是确有其事。

记得住进这里后，他吃过晚饭泡了个热水澡，便提前上床休息。也许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就做了个“怪梦”。其实天还没亮，“第二天”尚未来临，以后的一切怎么可能发生？

但一切又是那么真实：峰顶直升机跳下的四名壮汉攻击，被撒下的巨网所擒；身穿银色太空衣的女人询问，逼他交出“微晶片”。以及再度被电击昏；还有琼妮所述说的故事……

高达为了确定是梦是真，忙抬起手腕，表面上的日期是二十四日，也就是他住进来的第二天，时间是六点正。

可惜表上没有标明昼夜，六点究竟是凌晨，还是傍晚？

他立即起身，走去拉开窗帘，只见外面一片皑皑白雪，天色昏暗，仍然分辨不出是昼是夜。

这个问题不难获得答案，他只要拨电话给服务台，召侍者来一问就知道了。

侍者一进门就笑问：“先生，您清醒啦？”

“呃。”高达漫应了一声。

侍者接着又道：“您昏倒在雪地里，是被滑雪的游客发现，送回这里来的，现在没事了吧？”

高达记得被电击昏前看了下手表，当时是下午三点五十分，显然已昏

迷了两个多小时，便若无其事地笑了笑：“没事了，替我送杯热咖啡来吧！”

“是。”侍者答应一声，退出了房去。

高达已获得证实，一切发生的事并不是梦。

那女人的限期是七十二小时，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，在不到七十小时之内，他实在没有把握，能够跟希伯德博士取得连系，而且必须说服对方交出“微晶片”。

其实，这件事与他毫不相干，既已脱身，大可置身事外，又何必自找麻烦。

但他天生爱管闲事，尤其想到那对母女，如果在不到七十小时之内，没有“微晶片”去交换，她们即将被那批外星人处死。

浪子高达尽管玩世不恭，放荡不羁，但却是个疾恶如仇，又极富同情心的人，他怎能见死不救。

不过，对方是外星人，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强劲对手。

凭他个人的力量，绝对对付不了他们。

高达立即拿起电话，要总机为他拨接苏黎世的瑞士大饭店，决心电召他的“死党”赶来支援。

电话接通，不料瑞士大饭店的职员告诉他，那几位游客在几小时前已离去。

他们上哪里去了？会不会因为等了一整天，没有等到他的消息，干脆一齐来了？

高达等不及咖啡送来，就穿上外衣出房。

来到大厅，只见三三两两的约有二三十名男女游客，大概都是滑雪的爱好者，天黑了聚在这里喝着热咖啡，享受壁炉内散发出的火光和热力，尽情谈笑，交换滑雪心得，倒也乐趣无穷。

靠近壁炉的桌位都已有人，高达只好随便选空桌位坐下，刚坐定，就见邻桌有两对男女，其中一个很绅士的中年人，起身走了过来。

中年人走至桌旁，把手一伸，笑着以德语道：“我是华特医师，你没事了吧？”

高达起身跟他搔握手，问道：“是你发现我昏倒在雪地里的？”

华特医师笑道：“是一位女士发现你，赶去向我们求助的，她……”说着，回身。诧异道：“咦，刚才她还坐在那边，怎么一转眼就不在了。”

高达朝他指的那桌看去，桌上置着酒杯，却不见那位女士。

他突然间想到，那女士极可能就是罗玛丽！

“对不起！”高达说了一声，就向厅外追去。

但厅外静悄悄的，不见一个人影。

高达追出大门，正好一辆蓝色九人座小巴士驶来，停在俱乐部门前。

车门一开，首先跳下车的竟是费胖子，劈头就道：“老大，你没事嘛！”

高达诧异道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

其他人已陆续下了车，时律师上前道：“是一个女人打电话，说你出了事，要我们尽快赶到这里来的呀！”

高达眼光急向附近一扫，仍未见人影，只好向大家招呼道：“到里面去再说。”

他把几个人带回房间，要的咖啡已放在茶几上。

莫教授迫不及待地追问：“老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见到人没有？”

高达招呼大家坐定后，才把全部的经过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阿发听毕，失声叫道：“哇！我们中了彩票啦！”

金平勤也振奋道：“我们能跟外星人打交道，这可是轰动全世界的头条大新闻，那我们比阿姆斯壮登陆月球更神气呢！”

莫教授瞪了他们一眼，斥道：“别瞎起哄行不行！”然后转向高达问：“那个少女的故事说完没有？”

高达耸耸肩道：“她刚说到希伯德博士进入‘幽浮’，那个鬼外星女人就进来了。”

莫教授沉吟一下，问道：“这事你打算插手？”

高达道：“既然遇上了，不插手也不行。何况，如果我们置身事外，不闻不问，那一对母女就活不成了。”

万夹嗤之以鼻道：“哼！希伯德教授自己都不管她们死活，要我们操那门子的心？”

高达不以为然道：“他可能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。虽然琼妮的故事没有说完，不过据我猜想，很可能是这样的：

希伯德进入‘幽浮’，见了那位基地主持人后，由于他对研究工作的狂热，能够接触高度科技，正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好机会，所以他决定自愿留在那秘密基地。

他曾经救助过妮莎亚，两人又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，便结为夫妻，并且生下了个女儿琼妮。经过十几年，这是根据琼妮的年龄判断，希伯德博士可能把基地所有的机密，都摄录在那个小小的‘微晶片’上，伺机逃出了基地，那对母女却被扣留。

希伯德一定认为，基地主持人是妮莎亚的父亲，再大的事也要顾到父女之情，不致把那对母女怎样。但他没有料到事态严重，那地球上特地派来的外星女人，职位在基地主持人之上，一切都得听她的。”

莫教授接道：“那么你是打算找到希伯德博士，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，劝他交出‘微晶片’喽？”

高达微微点了下头：“如果他知道，他那外星人岳父，也庇护不了那对母女的话，我相信他会同意的。”

时律师困惑道：“可是，如果‘仰慕者’就是希伯德博士，他怎会打电报给你，要你来的目的又是什么？”

高达道：“只要找到他，一切就有答案了。”

万夹又哼声道：“不是你去找他，应该他来找你！”

高达淡然一笑道：“谁找谁都一样，重要的是只剩下不到七十个小时……噢，对了，你们刚才到达大门口时，有没有见到一个女人匆匆出去？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显然谁也未曾见到。

正当这时，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

“我来接。”高达赶过去抓起了话筒：“喂！”

对方传来急促的女人声音：“高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高达立即想到了罗玛丽，急向大家做个手势，示意他们不要出声。：

对方即道：“我叫罗玛丽，就是约体今晨在峰顶见面的人……”

不等她说完，高达已急切道：“罗小姐，我必须立刻见你，事关两个人的生命，是你来我房间，还是我去你那里？”

罗玛丽迟疑了一下，才道：“你单独去后面三温暖室，在蒸汽间里等着。”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。

时律师忙问：“是不是打电话通知我们赶来的那女人？”

高达放下话筒道：“可能是吧！现在我要单独去见她，请各位安份些，不要出去乱跑，留在房里等我消息。”

大家又面面相觑，露出一脸失望和无奈。

高达出了房间，便匆匆赶往后面去。

这个娱乐部颇具规模，各种设备一应俱全。除了近百间去套房、餐饮部、酒吧，设在大厅的咖啡室，尚有健身房、撞球室、土耳其浴室、三温暖、按摩室，而且浴室分男宾部和女宾部。

高达突然想到，罗玛丽只在他三温暖室，在蒸汽间里等着，并未说明是去男宾部或女宾部。不过，他既是男宾，总不能闯进女宾部里去吧！

他不禁暗自一笑，走进了三温暖男宾部。

服务员立即迎上，领他到更衣室并脱去全身衣服及鞋袜，为他在腰间围上一条大浴巾，另一条披搭在身上。

三温暖是风行一时的时髦玩意，先在蒸汽室蒸出一身大汗，再浸入冷水池和热水池，一冷一热间，刺激血液循环，达到恢复疲劳和消除过多脂肪的功效。

这时才傍晚六点多钟，住在俱乐部的游客，大多数尚未用过晚餐，所以整个三温暖室里，尚不见一个人。服务员都闲在那里，无聊地下西洋棋或看电视。

高达绕过冷热池，直接进入蒸气间。

这是靠最里面的一个长方小间，四壁都是木板，进门紧贴板壁有两长条木凳，供人坐着接受热汽蒸薰。

蒸汽间里，自然更不见十个人影。

这倒真是个秘密见面的好地方。

高达面对门口坐了下来，突然间又想到，自己不能去女宾部，罗玛丽又怎能闯进男宾部来？

几分钟后，有人推门而入。

烟雾般的蒸汽中，只能隐约看出，进来的人跟他一样，腰间围着一条大浴巾，另一条披搭在两肩上。

虽然他的体型较矮小，（以男人的身材而论），但从他的“小平头”发型上可看出，他绝不可能是女性。

出乎高故意料之外，这人不但故意坐近他身旁；还把右手从披着的大浴巾中伸出：“幸会了！”

高达不由地一怔，忙侧转身跟她握手，惊诧道：“你，你是罗小姐？”

罗玛丽一口流利华语：“我是从侧面窗口溜进来的，没有人发现。而且，现在正是晚餐时间，大概不会有人来，所以我决定在这里跟你见面。”

高达不由地笑道：“这地方确实很好，只是要你牺牲色相了。”

罗玛丽不拘泥道：“我里面穿了比基尼泳装，而且我的发型，即使现在有人坐在我对面，也看不出我是女的。为了替希伯德博士完成任务，任何险我都必须去冒。”

高达“哦”了声，好奇地问：“请恕我冒昧，希伯德博士跟罗小姐是？”

罗玛丽接道：“他是我舅舅，也是我如今唯一的亲人。”

高达又问道：“电报是你打给我的？”

罗玛丽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这件事我既不能报警，又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，只有向你求助了。”

高达诧异道：“你怎会想到我，而认为我一定会来？”

罗玛丽道：“这个以后我再告诉你，高先生，我看到你被直升机上的人抓去了，他们怎么又放了你？”

高达问道：“哦？你怎会看见他们把我抓去的？”

罗玛丽庆幸道：“当时我戴了氧气罩，藏身在雪堆里。”

因为我约的是七点正，而我从未见过你，你又早到了十几分钟，所以无法确定是不是你，不敢冒然露面。否则的话，我也被他们抓去了。”

高达忍不住又追问道：“你为什么约我在那峰顶上见面？”

罗玛丽道：“我早就发现，暗中有人监视我，所以不得不谨慎小心。就是为了他们，我才把头发剪成小平头，有时便于改扮男装，有时戴上各式不同假发。高先生，其他的事我以后再向你说明，请你快告诉我，被他们抓去后的情形吧！”

高达不能再从头说一遍那个未听完的故事，直截了当道：“我见到希伯德博士的女儿了，他们放我回来，就是要我转告希伯德博士，限七十二小时之内交出‘微晶片’，否则处死那对母女，现在已经过了几个小时。”

罗玛丽惊道：“那怎么办，只剩下六十多个小时……”

高达追问道：“他们要的‘微晶片’在你手上吗？”

罗玛丽未及回答，忽听一阵喧哗声响起。

她急道：“有人来了，我在三〇三号房间等你。”

说完，她突然在高达脸上吻了一下，匆匆夺门而出。

高达追出一看，果见罗玛丽正打开窗户爬出，然后回身向他挥挥手，关上窗户迅速离去。

再向进门处看去，难怪如此嘈杂，原来是费胖子、阿发和万夹三人来了。

他们都是粗线条的人，不管公共场所应保持肃静，把这里当成了中国式的洗澡堂，加上言语不通，正在跟上前干涉的服务员发生争执。

高达看在眼里，不禁啼笑皆非。

高达来到三〇三号房门口，伸手按了下门铃。

门开了，出现在他眼前的，是个长发披肩，身穿黑缎晨褙的冶艳女郎，显然绝不是罗玛丽。

高达暗自一怔，忙道：“对不起，请问……”

不料话犹未了，被那女郎出其不意地拖进房，迅速关上房门，双臂搂住高达脖子，就送上个热吻。

浪子高达对飞来艳福，向是来者不拒。他也不管这女郎究竟是什么人，既然自动投怀送吻，那就照单全收，先吻了再说。

他这位“大玩家”，吻过各式各样的女人，自然立即感觉出，这女郎也是经验丰富，很懂技巧的高手。

这女郎的吻法热情如火，双方的嘴唇刚一紧贴，她就以香舌攻入对方口中，展开一阵厮杀。

高达是开城迎战，跟她采个短兵相接。

双方互不示弱，全力以赴，热烈地往吻着。

滑雪俱乐部内是中央系统的冷暖气设备，冬暖夏凉，四季如春。尽管外面白雪皑皑，一片银色世界，入夜更是寒风凛冽。但置身在套房里，却不必穿着厚衣，一身轻便休闲服即可。

女郎穿的这身黑缎晨褙，虽不透明，但轻柔光滑，腰带一束，使她窈窕的身材曲线毕露。

浪子高达不愧是调情老手，看出这女郎不会“点到为止”，即使他有更进一步的大胆动作，也绝不致拒绝。便毫无顾忌地，伸手将她腰带的话结拉开，晨褙顿时敞开。

原来这女郎的晨褙里，居然未设防，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穿戴！

高达猛觉心神一震，情不自禁地把她托抱起来，抱到床上去放下。而他们的四唇仍然紧密吻合着，始终未曾分离开。

他侧身伏在女郎身上，恣意地狂吻着她。

她究竟是谁，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。而她冶艳的容貌，动人的身材，及热情大胆的作风，正对了高达胃口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高达这时已欲火上升，愈来愈冲动了。早把什么“微晶片”、希伯德博士、琼妮抛置于脑后，一心只要在女郎身上获得满足。

在他的心目中，上了床的女人只有两种，一种可以慢慢欣赏和品尝，另一种只能狼吞虎咽。

高达观察入微，从她遍体有着金黄色的微细汗毛，连浓密的一片体毛都是棕色看出，这女郎必是个混血儿，有着东方和西方的混合血统。

他之所以断定这女郎有着东方血统，是因为她像罗玛丽一样，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。

听声音，这女郎很像罗玛丽，但从外型上看，绝不可能是同一人。

虽然在蒸汽间中如烟似雾，看不清罗玛丽的真面目，但她是理成男人的小平头……

高达猛然记起，罗玛丽曾说：“就是为了他们，我才把头发剪成小平头，有时便于改扮男装，有时戴上各式不同假发啊。”

难道她就是？

罗玛丽自己全身赤裸，居然毫不拘泥道：“我要证实，你究竟是不是浪子高达。”

“哦？”高达诧异道：“必须用这方式验明正身？”

罗玛丽抚媚地笑道：“久闻浪子高达的一贯作风，是要他自愿去冒险做一件事，一定要有相当的代价，除了足以令他动心的庞大数字金钱，就是足以令他动心的女人！”

高达不禁笑问：“这么说，你自认为是足以令我动心，愿为你不顾一切去冒险的女人喽？”

罗玛丽道：“我自己知道条件不够，但听说浪子高达能征服任何女人，所以我只好用这种方式，求证你究竟是不是浪子高达。”

第四节

高达和罗玛丽双双泡在正方形的大浴池里。

高达忽道：“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一切了吧？”

罗玛丽从水中伸出手，轻抚着他胸前浓密的胸毛，妩媚地娇笑道：“时间还早，你急什么嘛！”

“我急？”高达道：“那不成了皇帝不着急，反而急死了太监。”

罗玛丽的眼光移向他两胯之间，“吓”一笑：“你要当了太监，做皇帝的不知要戴多少顶绿帽子呢。”

高达置之一笑道：“我是跟你说正经的，剩下的时间只有六十几个小时，两条人命可在我们手里。”

罗玛丽好像很笃定，若无其事道：“放心，现在已经知道她们母女安然无恙，到时候只要把‘微晶片’交出换人就行了。”

高达惊讶道：“‘微晶片’在你手里？”

罗玛丽不作正面回答，把话岔开道：“有一点你可能没有想到，这也是我舅舅不敢贸然交出‘微晶片’的原因，因为我舅母是外星人，我表妹也等于是半个外星人，而我舅舅对他们基地的一切了解太多，即使我舅舅交出了‘微晶片’，他们会轻易放人吗？说不定连我舅舅都会被他们来个杀人灭口，所以他不敢露面，要我出面向你求助。”

高达不悦道：“这么说，你电报上所谓的‘礼物’，根本就是个幌子，目的是要骗我来的喽？”

“不！”罗玛丽正色道：“只要能救出我舅母及表妹，我舅舅愿意把他这十几年来，所搜集的外星人资料全部送给你。”

高达轻描淡写道：“我又不是研究太空知识的科学家，要那些资料有什么用。”

罗玛丽道：“你不要小看它，那些资料至少值十亿美金！”

“哦？”高达咋舌：“这么值钱？那我倒有些兴越了，不过，只要交出‘微晶片’，就可以交换她们母女了，又何必要我去救？”

罗玛丽轻啣一声道：“唉！刚才我不是说了吗。我舅舅为了舅母和表妹，决心放弃‘微晶片’，但惟恐外星人言而无信，东西一到手，非但不放人，反而杀他们三人灭口。所以，我舅舅宁愿把‘微晶片’送给你，只要你能救出她们母女。”

高达并不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的人，他始终觉得，整个事情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，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他沉吟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怎么会想到找上我的？”

罗玛丽妩媚地笑了笑，依偎在他胸前，轻抚着他肌肉结实的胸部道：“我的电报上不是具名‘仰慕者’吗？那就表示我早已久仰你的大名咯！”

高达道：“这不是我要的答案。”

罗玛丽略一迟疑，笑道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这主意是我出的。因我是个小说迷，尤其喜欢看灵异及科幻小说，卫斯理的小说我几乎全部都拜读过。”

“哦！”高达意外道：“想不到你是他的忠实读者呢。”

罗玛丽笑了笑，继续说：“卫斯理的科幻小说中，有不少是关于外星人的，一般人也许认为是他虚构的故事。只把它当成小说看。但我却一直相信，卫斯理的想像力再丰富，也不可能写的那么逼真，定是确有其事。也就是说，宇宙中有外星人存在，而且来过地球。”

当我舅舅逃出那秘密基地，找到我，并且把一切告诉我后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警方报案。但我舅舅极力反对，他不但顾虑到我舅母和表妹的安

全，同时也考虑到报了案，警方会相信她们是被外星人挟持的吗？

除此之外，我们又没有人可以求助，于是我想到了卫斯理先生，辗转设法查出他的电话，由我打电话去找他。偏偏他不在，接电话的人说他去非洲了，无法联络得上。他听我说有很紧急的事，必须请卫斯理先生帮助，就建议我不妨找你看看，并且给了我电话和地址。”

高达笑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”

罗马丽道：“我对你的一切不太了解，而且电话中不便说的太详细。所以我又各方面打听。知道浪子高达的一切后，才决定打那个电报给你。”

高达道：“你好像很有把握，算准了我一定会来？”

罗马丽笑道：“因为你是大名鼎鼎的浪子高达！”

高达一把抓住她移向小腹下的手，阻止道：“我先谈正事，有两个问题，你必须向我说明。第一，你舅母是外星人，她愿意离开那秘密基地，面对视她为‘怪物’的地球人？”

罗马丽怔了怔，似乎没想到高达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但她很快就回答说，“我舅舅已经有了安排，决定把表妹交给我，让她接触这个世界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而他则带着我舅母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隐居，就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太大是外星人。以致惊世骇俗了。”

高达又道：“第二，你说‘微晶片’值十亿美金，难道已经找到买主了？”

罗马丽点点头道：“买主就是我舅舅曾经工作过的公司，他们有庞大财团支持，只要收买‘追忆摄影机’的设计蓝图，就愿意付出十亿美金。”

高达问：“不包括外星人的资料？”

“不包括，”罗马丽道：“我舅舅根本没有提起外星人，也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，谈的交易只是‘追忆摄影机’已而。”

高达又追问：“那个‘微晶片’上纪录的，就是‘追忆摄影机’的设计蓝图？”

罗马丽郑重其事道：“如果仅仅是设计蓝图，外星人就不会这么紧张，非追回不可了。”

蓝图只是‘微晶片’上的极小一部份，在整个‘微晶片’上，简直微不足道。但就这一小部份，已经值十亿美金。假使把重要的外星人资料，卖给世界上任何一个科技先进国家，恐怕开价五十亿，都有人争着要呢！”

高达接道：“而你舅舅却把它拱手让人？”

罗马丽正色道：“在我舅舅心中，舅母和表妹比全世界的财富更重要！”

高达微微点着头道：“你舅舅倒是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为了这点，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
不过，我们把话拉回来说舅舅的意思，是不是希望我能救出你舅母和表妹，而以‘微晶片’作为代价。事实上，他并不愿意把‘微晶片’交给那批外星人？”

罗马丽道：“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即使交出‘微晶片’，他们也绝不可能守信放人！”，“唔……”高达沉吟一下道：“我的人手是差不多够了，但不知道那秘密基地在何处，怎样去救呢？”

罗马丽笑道：“这个不用耽心，在时限之内，不用你去找他们，他们自然会来找你的。”

高达笑问：“你好像对什么事都有先见之明？”

罗马丽道：“如果不出我所料，在这滑雪俱乐部里，就有他们的人在暗

中监视。所以我跟你见面，不得不特别谨慎小心，否则怎会约在男子三温暖的蒸气间里，这一招他们绝对想不到的。”

高达笑了笑道：“那我到你房间来呢？”

罗玛丽钻进他怀里道：“如果你的行动会被他们盯上，那浪子高达就太令我失望了。”

高达执起她的手吻了吻道：“谢谢你把我估计得这么高，不过，他们是外星人，一看就与众不同，怎么可能住进这里暗中监视我？”

罗玛丽道：“据我舅舅说，大约二十年前，有一支西德青年组成的登山队，无意中闯进了基地，被他们全部捉住。后来那批男女受了‘洗脑’，并且在脑部装进一个极小的电晶体接收器，完全受外星人的遥控。暗中监视你的，大概就是这批人。”

高达又听琼妮在“故事”中，提到那二十几个西德青年男女的遭遇，不禁惊诧道：“今晚在大厅里。那个自称华特医生跟我打招呼的人，会不会就是……”

罗玛丽风情万种地一笑道：“不去管他了，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反正期限还有六十多个小时，让他们去监视吧！”

高达洒然一笑：“那这六十多个小时，我们就泡在这浴池里？”

罗玛丽有一对丰满挺实的高耸双峰，不禁让高达想起了泰国浴。

“泰国浴”举世闻名，它的妙处是女服务生全身赤裸，以双峰和下体为客人按摩洗刷，令人飘飘欲仙，若非亲身体验，实难想像出那种舒畅的感受。

而从事这一行业的女郎，不但要年轻貌美，而且必须身材健美，尤其必要的条件是双峰丰满，体毛特别茂盛，否则就不够资格吃这行饭，这也是“泰国浴”的特色。

罗玛丽表演她出色的功夫，居然不比“泰国浴”的职业女服务生逊色，甚至更热情大胆。

高达经不起她的揉动磨蹭，有些招架不住。

罗玛丽立时感觉出来，仰起脸笑问：“要不要再享受一会儿？”

高达正中下怀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好！”

罗玛丽给他一个充满挑逗的媚眼：“待会儿你就知道我的功夫如何了。”

说完她又妩媚地一笑，径自撑身站起，走出浴池，取了池边的沐浴乳，挤在手上抹向全身。

高达也出了浴池，在池边躺下，好整以暇地等着享受她大显身手。

罗玛丽全身抹好，便过来蹲在高达身边；把沐浴乳挤在他身上，用双手抹匀。

这女郎确实有一套，她虽是骑跨程高达身上，但两手分开撑地，不使下面的人承受丝毫的重量。而她的刷功更见技巧，刷遍高达全身，无一处疏漏。

高达生理上的亢奋，已使他原形毕露，蠢蠢欲动。

罗玛丽却视若无睹，继续施展刷功，刷毕，接着便以双峰进行按摩。

这时她的跪伏姿势略加改变，臀部翘的老高，而使双峰紧贴高达的身体。

两人全身满是沐浴乳轧，滑溜溜的。到处都滑来滑去。

罗玛丽得天独厚的双峰，既丰满又挺实，而且极富弹性。紧紧贴压在

高达胸脯上，一经揉动磨蹭，那感受其令人销魂蚀骨，不禁飘飘欲仙。

当 they 要离开浴洛池时，把身子冲洗干净，二人的心火也止了。

高达离开三〇三号房间时，已将近午夜十二点。

他今晚来时，是搭乘电梯到五楼，出了电梯，迅速从楼梯冲下三楼，确定没有人跟踪，才走到三〇三号房门口捺铃。

现在他是由楼梯奔上五楼，现乘电梯下到底楼。

莫教授他们已另开了几个房间，但这时仍聚在高达的房间内守候消息。

他们明知高达去见罗玛丽，不致会出事，但去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回来，总不免有些为他耽心。

几个“死党”正感到焦灼不安，房门终于响起开门锁的声音。

本来大家是躺的躺，坐的坐，或是来回走动，一个个都在猛吸烟，也没人说话。

一见高达开门走进，所有的人全跳了起来。

费胖子劈头就抱怨：“老大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，我们差一点要登报寻人了！”

高达轻松地笑道：“没这么严重吧？你们真沉不住气也太大惊小怪了。”

阿发看出高达满面春风，洋洋得意，不禁叹了口气道：

“唉！我们在这里干着急，说不定老大还舍不得回来，嫌时间太早呢！”

莫教授上前道：“老大，别吊胃口了，快告诉我们去见那女人的经过吧！”

高达从容不迫地坐下，先点了支烟猛吸两口，才把去见罗玛丽的情形，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。自然，有关两人热情如火的精彩部份，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，不便和盘托出。

他的述说刚告一段落，就听阿发兴奋叫道：“呀！十亿美金，我们连下辈子都不愁吃喝玩乐啦！”

万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张目结舌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。

费胖子则转过头问莫教授：“一个摄影机的设计蓝图能值十亿美金吗？”

莫教授耸耸肩，看看韦松石道：“他是内行，这要问他了。”

韦松石一副专家的神气道：“听老大刚才所说的，可能希伯德博士当年的构想，藉外星人的高科技已经获得突破，甚至完成了‘追忆摄影机’。如果它真能使已经消失的景象，把时空倒回摄录下来，那么这项空前的发明，绝对值这个价钱！”

费胖子喜形于色道：“这么说，罗玛丽说的是确有其事喽？”

时律师把头一点，附和道：“我看假不了，否则她那有那么大的手笔，替我们在苏黎世的饭店订了房间，还预付一星期全部食宿费用，说不定他们已经收了买主一大笔订金呢。”

大家似乎都被十亿美金眩惑住了，话题始终围绕钱打转。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好像每一个人马上就要变成亿万富翁了。

反而是高达皱着眉头，猛吸烟，默默地不知在想什么。

费胖子忽问：“老大，把十亿美金送给你，那姓罗的娘们能作得了主吗？”

高达答非所问，喃喃地自言自语着：“这事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，可

是又说不上来有什么地方不对……”

这时阿发跟万夹起了争执，两人争得面红耳赤。

万夹跳起来叫道：“你别光想着发财，钱谁不爱，可不是好拿的，得把那对母女救出来才行。跟外星人斗，那可是玩命，搞不好就会把命赔上！”

阿发不服道：“笑话！强龙不敌地头蛇，外星人还不到一百个，地球上可有几十亿人。

他们来到地球上，还能喧宾夺主不成？哼！门儿都没有！”

万夹反驳道：“我问你，是我们这几个去救人，还是全地球的几十亿人去救？”

阿发被驳得直翻白眼：“你、你是存心抬杠！”

“你们别吵了行不行！”莫教授喝止了两人，转向高达道：“老费刚才说的不错，这事罗玛丽不一定能作主，最好你能见一见希伯德博士本人。”

高达勉强笑了笑：“这个我已经向罗玛丽提过，可是她说希伯德博士为了安全起见，目前不便见任何人。至于以‘微晶片’交换那对母女，无论用何种方式，又经授权由她全权作主。”

莫教授表示怀疑道：“这只是罗玛丽自己说的，究竟希伯德是不是其同意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啊！”

“对！”费胖子道：“到时候我们冒了生命危险把人救出，他们不交出‘微晶片’呢？”

时律师忽道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老大不妨去告诉姓罗的女人，如果不让你见到希伯德博士，我们就不去救人，看他见不见。”

其他几人一致附和：“对对对，就这么办？”

高达面有难色道：“这……这恐怕不太好，希伯德博士的顾虑，也不能说毫无必要。事实上连罗玛丽都被人在暗中监视，昨天清晨要不是我早到了十几分钟，她也被外星人抓去了，如果换了是希伯德博士亲自出面，他被抓回基地了还有什么戏可唱。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一个个沉思不语。

一时之间，气氛突然沉闷起来。

莫教授忽道：“我刚想到一点，但不知道重不重要，那就是罗玛丽说，她原是想向卫先生求助的，因为人不在去了非洲，接电话的人听她说事情非常紧急，才建议她找老大，并且把地址和电话告诉了她。

她又说，对老大的一切不太了解，为了慎重，必须多方面打听。既然如此，她不可能随便找个人问问，打听起来一定得大费周章，花费不少时间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替卫先生看家的无论是谁，既然接到罗玛丽的求助电话，又自作主张推荐了老大，是不是应该立即打电话照会老大一声？”

高达突然跳起来，冲到莫教授面前，用力在他肩头一抵兴奋道：“老莫，你真不愧是柏林大学的化学博士，书不是白念的。我一直觉得有些不太对劲，就是一时想不出问题出在那里，这下你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啦！”

莫教授反而怔怔地看着他问：“老大，我只不过突然想到这一点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”

高达笑而不答，径自在床边坐下，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报出了号码，要总机为他拨接越洋电话到卫斯理的寓所。

大家都围过来，保持着肃静。

片刻后，电话接通了。

接听电话的是胡说，他是卫家的常客，而且与温宝裕等几人都自备了卫宅的钥匙，可随时自由进出。

胡说一听是高达，就振奋地问：“高大哥，是不是要带我们去‘花’——‘花’？”

高达笑道：“有机会的，卫大哥在吗？”

胡说那边回答：“他带白姐(白家)去日本了。”

高达不由地一怔，诧异道：“去日本？不是听说他去非洲了吗？”

胡说笑道：“去非洲干吗？猎大象和狮子老虎？他们是去日本田县神社，参观‘男性庙’哪。”

“男性庙”称得上是“天下奇庙”，因为它所供奉的“神”

很特别。竟然是男子的性具！

高达游历日本时，曾经“慕名”专程去开过眼界，庙堂内供奉的全是男子性具，而且大大小小好几百个，其中正殿特大号的是“主神”。长度达一丈七八，圆径也有两尺，通体漆成朱红色，呈亢奋勃起状。

据说“男性庙”的“神”很灵验，前来膜拜的以妇女居多，大都是久婚未能生育，或是连生几胎女儿，一心希望生个男孩的。也有婚姻不太如意，来祈求“神”保佑的妇女。

甚至有少数男信徒，是为了“力不从心”，不能满足妻子的要求，求“神”赐给力量，让他能大展雄风。

只看善男信女为“神”丰献的披彩挂金，几乎每月接应不暇，就知庙里的“神”确实有些门道了。

高达对卫斯理带白素去日本开眼界，参观“男性庙”并不感到惊奇。诧异的是罗玛丽怎会说成他们去了非洲？

他立即问道：“小胡，最近有没有一个姓罗的女人，从欧洲打电话找过卫大哥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胡说道：“他们去了一个多星期，这些天我们都在这里替他们看家，连电话铃都几乎没响过。”

高达已获得了答案，罗玛丽根本是在撒谎！

但他们没有向胡说多说的必要，即道：“小胡，麻烦你立刻设法跟卫大哥取得连系，请他尽可能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赶来奥地利，我们住在茵斯布鲁克城外的滑雪俱乐部，有非常紧急要的事。如果他赶不来，也打个电话给我。”

胡说毫无把握道：“他留了个电话号码，我们如果有重要事情，就打给神户的一位田中先生，但四十八小时……”

高达道：“那你现在就打去，我不多说了，回来一定带你去‘花’，再见。”

挂断电话，眼光一扫，只见大家脸上是同样的表情，似在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罗玛丽有问题！”

但她为什么撒这个谎呢？

往好的一方面想，罗玛丽可能是为了增强她的可信性，不得不故意扯上卫斯理，表示先是打算向他求助的。否则，突如其来的找上高达，岂不是太突兀。

如果往坏的方面想，那就不知道这女人搞什么鬼了。

费胖子终于忍不住道：“老大，姓罗的女人究竟在打什么歪主意？”

阿发自作聪明抢着说：“我看哪，八成她就是跟外星人一伙的！”

万夹这可逮住了机会，趁机粮他道：“你真聪明，如果她是外星人一伙的，老大既被抓去，还会放他回来？”

阿发一脸尴尬，走开一旁不吭气了。

莫教授提议道：“老大，我看最好是暂时不动声色，以免打草惊蛇。你现在就去见她，坚持非跟希伯德博士见面不可；否则就不干了，看她怎么说。”

高达未置可否，沉思了片刻，当机立断道：“各位，现在我们要进入备战状况了。费胖子，天一亮你就进城，设法租一架直升机，另外，无论花多大代价，找一家制衣店，要用能防高压电的绝缘布料，为我们每人赶制一套连身的紧身衣，是准备穿在衣服里面的，还要附带同样材料的手套和长袜。

顺便购买几具无线对讲机和防身武器。”

费胖子随身总带着记事簿和笔，迅速把需要的东西一一记下，笑道：“没问题，这些全交给我了。”

高达又转向韦松石和阿发道：“直升机租来，你们两个就守在附近山头，带着我的望远镜和胖子买来的对讲机，暗中监视附近和这里的动静，随时待命准备接应。”

两人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

高达有条不紊，又交代莫教授：“教授，明天一早。你搭飞机去日内瓦，探出希伯德博士以前服务的那家公司虚实，主要是查明，最近他们有没有跟希伯德博士本人，或是他的代表，譬如罗玛丽接触过，以及他们对‘追忆摄影机’所持的态度。”

莫教授充满自信地笑了笑：“没问题。”

高达再向时律师与金乎勤道：“你们明天一整天留在俱乐部，不妨各处走动，随时留意一切行迹可疑的人物，尤其是对我特别注意的人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最好能查明他们住的是那个房间。”

时律师点点头：“老大放心，交给我了。”

万夹见人人都有任务，只有他落空，忙问道：“老大，那我呢？”

高达道：“你是开锁专家，明天我用调虎离山之计，把罗玛丽约出来，你就进入三〇三号房间搜查。”

万夹这才笑道：“没问题，看我的。”

高达分派任务完毕，当即下逐客令道：“好了，我需要好好休息，各位可以自由活动了，不过，最好是早点回各人的房间去睡，养足精神，明天会很忙的。”

大家这才想起，为了在房里守候高达的消息，连晚餐都还没吃。现在时间早已过，只有去餐厅吃宵夜了。

第五节

高达真的很需要好好休息了。

他与罗玛丽接连两次激烈肉搏，战得天昏地暗，确实感到精疲力尽。连宵夜都懒得跟他们一起去吃，脱了衣服鞋袜就倒在床上。

可是偏偏睡不着，只好点了支烟，坐靠在床头沉思起来。

虽然罗玛丽的一切，确有可疑之处。尤其已经证实，她所说的先是打算向卫斯理求助，经人推荐才找上他的事根本是谎言。但整个的事情，又似乎不是捏造。

他已亲身接触过外星人，并且见到希伯德的女儿琼妮，“微晶片”引发的一切，看来不假，是确有其事。

那高达为何有种第六感，总觉得整个事情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呢？

罗玛丽撒谎的动机，最合理的解释，就是她怕突如其来的找上高达，未免太突兀，甚至可能引起怀疑。如果扯上卫斯理，情况可能就不同了。

卫斯理的科幻小说风行全世界，极为畅销，拥有广大读者群。并且在他的著作末页，曾经刊登过一则启事，欢迎任何读者提供超越科学领域，突破现实，以及不可思议的“怪事”，作为他写作的资料，但必须是提供者亲身所经历，道听途说概不欢迎。

为了便于取得直接联络，他并留有电话号码。

当然，这个号码不是他寓所的，只是出版社的一只专用电话。否则，崇拜他的读者，藉故直接打电话找他闲聊或是胡扯乱诌一通，那他岂不是应接不暇，连写作恐怕都没有时间了。

出版社为了慎重，必须先过滤打来的电话，认为有值得一谈的必要，才会要求对方自行决定联络方式，然后通知卫斯理。经过同意，才通知对方，约定时间和地点面谈。

所以说，并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，就可以打电话给卫斯理的，除非从别的管道，获知他寓所的电话号码。

罗玛丽对这一点已经说明，是辗转设法查出卫斯理的电话号码，似可释疑。但她疏忽了一点，如果她真打过电话去，卫斯理和白京都不在家，接听的人听说是非常紧急的事须要求助，灵机一动推荐了高达，事后就必然会打电话通知，绝不可能不闻不问。

尤其卫斯理与白家是去日本，并非她说的去了非洲，是证明她根本没有打过这个电话。

换句话说，她是直接打电报给高达的。

她之所以撒谎，扯上卫斯理，也许正是为了前面所说过的原因，并无其他动机。但是，她又是如何得知高达的地址呢？

鼎鼎大名的“浪子高达”，也算是位知名度极高的风头人物，要查他的地址并非难事。

只须花费有限代价，找家征信社或私家侦探，两小时之内就可查出。

所以说，怎样找到他并不重要，关键是罗玛丽为什么偏偏找上了他？

况且，“浪子高达”的名声，并不见得有好评。

难道真是因为他天不怕地不怕，罗玛丽认定只有他敢冒险闯入秘密基地，从戒备森严的外星人手中，救出被绑的那对母女？

高达想到这里，不禁笑了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她倒真是慧眼识英雄！”

但他随即又陷入沉思，想到莫教授的提议，坚持非亲自见到希伯德博士不可，否则就撒手不管，看罗玛丽怎么表示。

他是个急性子的人，想到就做，哪能等到明天。

匆匆穿上衣服鞋袜，他就溜出了房。

刚走到电梯间前，就见指示灯指出，正有人从上面乘电梯下来。

高达为了避免被人撞见，当机立断，急从一旁的楼梯直奔三楼。

走道上游悄悄的，高达来到三〇三号房门口，正要伸手捺铃，忽听房内隐约传出连声呼叫。

由于房间的隔音设备甚佳，要不是高达的听觉特别灵敏，几乎无法听出。

高达储知有异，急忙侧面把耳朵紧贴房门上，果然听出房内是女人的惨呼声。

他不由地一惊，立即退后几步，突然全力冲去，以肩臂猛向房门一按，门锁及加装的锁链全被控开，可见他这一撞的力量有多大，房门撞开，一眼就见罗玛丽赤裸裸地伏在地毯上，正被一名蒙面壮汉，以膝盖顶压在她后腰上，双臂则被绑住向上、反扭，连戴的假发都被扯掉了。

另一蒙面壮汉被出其不意的撞门声吓到，一个抬头，一个转身，发现高达已破门而入，急忙放开罗玛丽，双双向高达扑来。

蹲着的那个起身较快，也首当其冲，被高达迎面一拳击中，跟路连退几步，跌坐在沙发边。

另一个随即扑来，被高达飞起一脚，踹得跌了开去。

跌坐沙发边的壮汉，霍地拔出手枪，指着高达以德语喝令：“不许动！”

高达只好停止攻击，无奈地耸耸肩。

另一个爬起来，冲上前，欲还以颜色，却被持枪的壮汉喝止，然后站起身向高达冷声道：“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！”

说完，一打手势，两人便小心翼翼地一步步退向房门口，赶紧回身夺门而出。

高达赤手空拳，不便贸然追出，急忙上前扶起罗玛丽问：“有没有受伤？”

罗玛丽仿佛受了莫大委屈，扑进他怀里就哭了起来。

高达忙扶她到床边，拿起床上的黑缎晨褙，递给她道：

“快穿上，到我房间去再说。”

晨褙太单薄，高达又打开壁橱，在衣架上取了件雪地短外套为她披上，拾起假发拥着她匆匆出房。

他们仍从楼梯下去，回到高达的房间，关上了门，扶罗玛丽在床边坐下，才问道：“他们怎么闯进你房里去的？”

罗玛丽惊魂稍定道：“你刚出房没一会儿，门铃就响了，我以为你忘了什么，不料房门一开，他们就闯了进来，逼我交出‘微晶片’。我说不在身上，他们不信，强行脱光我的衣服搜查，还动粗用刑……。”说着说着，她又低泣起来。

高达诧异道：“奇怪，我到你房间去时，特别谨慎小心，先乘电梯上五楼。确定没有被人跟踪，才从楼梯下到三楼的。怎么我一离开你房间，他们就……”

他突然若有所思，急忙向全身衣服各处摸索。

罗玛丽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高达道：“那外星女人放我回来时，我被电击昏了过去，他们一定趁机在我身上暗藏了‘追踪器’！”

罗玛丽点头道：“不错！否则我以代名订了三〇一、三〇三、三〇五三个房间，已经住进来两天，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？一定是不知道我也住进了俱乐部，直到你去了我房间，他们才确定，等你一离开，他们就趁虚而

入。”

高达气得骂道：“他妈的！我说他们怎会轻易放我回来呢，原来是利用我带路！”

罗玛丽也愤声道：“哼！幸好我有先见之明，不敢贸然带你去见我舅舅，否则我们就全军覆没了。”

高达没有搭腔，继续向全身摸索，甚至把衣服一件件脱下，逐件仔细检查，仍然毫无发现。

忽听罗玛丽道：“快看看你鞋跟。”

高达被她一语提醒，急忙去拿了冰箱上的开够器，脱下鞋子，撬开一只鞋跟，并未发现异状。

当他撬开另一只时，果见鞋跟已被挖空一小部份，其中赫然装入一个袖珍型电晶体的“追踪器”！

高达一气之下，把它掏出来，放在茶几上，重重一拳把它击毁，还骂了声：“他妈的！”

罗玛丽趁机道：“你现在相信了吧，他们根本毫无诚意放人。如果你真拿了‘微晶片’去交换，可能连你都回不来了！”

高达在她身旁坐下，笑问：“现在没有‘追踪器’了，你可以带我去见希伯德博士了吧？”

罗玛丽面有难色道：“难道你还不相信我，为什么一定要见我舅舅呢？”

高达笑道：“我对希伯德博士的‘太空之恋’很感兴趣，可惜琼妮只说了一半，所以很想听他亲口说完。”

罗玛丽妩媚地一笑：“这还不容易，你躺上床来，让我说给你听就是了嘛！”

高达心想：“反正深更半夜，又被人暗中监视，事实上不可能现在就去见希伯德博士，不如等天亮后再说。”

于是，他躺上了床。

罗玛丽进房就脱下了披在肩上的雪衣，这时再将黑缎晨褙一脱，全身已是赤裸。

她拉开床脚的薄毛毡，覆盖在两人身上，侧身搂着高达说出了琼妮未曾说完了的“故事”。

希伯德被两名警卫左右挟持着，跟随由两人架扶着的妮莎亚，怀着紧张而充满惊奇的心情，从扶梯进入了“幽浮”。

关于世界各地的“幽浮”报导，只称它为一种速度极高的不明飞行物体。

最详尽的一篇报导，是于一九七六年，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阿兰达机场，曾有不少人在当晚，目睹一具碟形的神秘发光飞行物体出现。

当时目击者看得很清楚，它以惊人的高速掠过天空时，犹如现今风行一时的“飞盘”，又像两只对合起的碟子飞掷而出，所以又被称为“飞碟”，“幽浮”是“UFO”的直接译音。

它曾不止一次出现，时间总是在当地夜幕低垂之后，高速掠过时拖着一条长长的“尾巴”，其实是喷射的一团火焰，由于速度太快，形成目睹者的错觉。

每次它都是沿着地平线升起，一直到达机场附近的上空，然后绕过山

岗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目击者的陈述，已列为美国太空研究发展中心正式纪录，足见它的可信度相当高。

但所有描述，只是它的外型，也可说是目击者惊鸿一瞥的印象而已。

至于电影中所看到的一切完全是凭编剧、导演、及技术人员的想像，所虚构出来的景象。

这时希伯德博士进入“幽浮”所看到的，几乎使他怀疑是置身在科技电影的布景中。因为，眼前的一切，简直就与电影中看到的大同小异。

惊异中，他不得不由衷地佩服，电影工作人员的想像力确实太丰富。

宽敞的圆形舱厅中，有四分之一面的弧形雷达影像显示壁，正中上方一个大荧光幕，相当于七十二吋电视影像管，大荧光幕上的画面，正是他们刚才进入的洞口。

下方是一排约二十个较小荧光幕，如同陈列了一排二十八吋电视机，每个画面都不同，可看出是“幽浮”四周，以各种角度摄取的洞内情景。

希伯德博士恍然大悟，难怪这庞然巨物如同密封，周围不见一个窗口，原来只要坐在显示壁前，即可对外面的情况一目了然，而大荧光幕上的画面，则是二十个小荧光幕中的一个放大，显然可任意选择。

正对着雷达影像显示壁，距离约一丈处，置有长方型控制台，台上全是仪表、电钮及一支支可前后移动的拉杆。

台前置三只旋转椅，前面各有一个如飞机驾驶舱门方向盘，两旁并有控制杆。

想不到整个庞大的“幽浮”，仅由正副三个驾驶员操作，由于这时并未准备飞行，三人坐在旋转椅上，只是注视着面前的显示壁，监看洞内的一切情况。

距离驾驶台数尺，左右又各有一个同样是方平台，满布各式各样仪表及操作电钮，只是此刻无人看管。

“幽浮”内部共分三层，中层即是现在见到的大圆舱，也就是它的“神经中枢”，包括驾驶台、显示壁、各系统的全部仪表和电钮，以控制和操作整个“幽浮”。

下层可能是全部动力和电力的机房，以及它的腹舱，可让小型“交通工具”进入收藏。

从螺旋式的铁梯，希伯德博士被押上了上层。

一道道设计奇特的铁门，均须以“音锁”开启，否则无法进出。

进入一个如同大公司董事长办公室的房间(所有桌椅橱柜都是金属制成，而且加以固定，高速飞行中才不至于东倒西歪)，只见一个身穿银色太空衣的外星人，正端坐在一张弧形大办公桌后。

希伯德博士不由地露出一脸惊诧，因为此人的脸型如同鸡蛋，头顶光秃发亮，下颔盖有一束山羊胡子。他的脸色白而不亮，五官与常人无异但只有一只独眼，竖着长在眉心正中。

任何人见了这张脸，都会大吃一惊，希伯德博士也不例外。所不同的是，他已经听那年轻小伙子形容过，也见过妮莎亚白如石膏的肌肤，而现在他是亲眼见到了外星人的庐山真面目。

不消说，妮莎亚也正是同样的一张“怪脸”！

此人正是秘密基地主持人，也就是妮莎亚的父亲！劈头就以他们星球

的语音，质问了妮莎亚几句，大概是在问她未能按时返回基地的原因。

妮莎亚也以他们的星球语言，说明了“飞行工具”电力耗尽，无法以电讯求援的情况。

基地主持人这才把目光打量着希伯德博士，又问了几句。当妮莎亚说明全部经过后，这对外星人父女似乎起了争执，最后还是父亲妥协了。

想不到他也能说德语，示意两名警卫放开希伯德博士后，起身把手一伸：“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基地。”

希伯德博士上前跟他握了握手：“请原谅我来得很冒昧。”

“请坐。”基地主持人做了个手势，径自先坐下。

妮莎亚等希伯德博士坐下后，即道：“我去治疗腿伤，你跟我父亲谈谈吧！”

希伯德博士点点头，目送两名警卫搀扶着她出去，另两名警卫则仍留下，恭立在一旁。

基地主持人等门自动关上后，才以郑重的语气道：“我们是来自一个很遥远的星球，以我们的语言，称它为‘永恒之星’。以地球人来说，我们是所谓的‘外星人’，就像我们称你们为‘地球人’一样，表示我们并非生存于同一个星球上的‘生物’。

所以，我们来到地球后，始终不与地球人接触。曾经有一支西德青年男女组成的登山队，无意中闯入我们的基地。

为了不让地球人知道有‘外星人’侵入地球，更为了我们的安全顾虑和不受外界干扰，不得不留下了他们。

事实上，当我们提炼了足够的能源后，我们即将离开地球，而他们也必须随我们返回我们的星球。”

希伯德博士似已意识到，这番开场白是故意说给他听的，意味着他的处境，很可能会跟那些人一样。

果然不出所料。基地主持人接着使直截了当道：“因此，你既来到了这里，就必须加入我们！”

所谓的“加入”，也就是强迫希伯德博士留下。

希伯德博士不禁面有难色：“这，这恐怕有些碍难遵命。”

基地主持人断然道：“这个由不得你，须由我来决定！”

希伯德博士愤然起身道：“抱歉，那我这就告辞了。”

基地主持人冷哼一声：“虽然你救助过我女儿，但为了我们基地的安全顾虑，我绝不能容许任何一个地球人活着离开这里！”

希伯德博士惊怒交加：“你打算杀我灭口？”

基地主持人沉声道：“我很不愿意这样做，但不得不如此！”

希伯德博士怒哼一声，转身就向铁门走去。

两名警卫上前欲阻，见基地主持人以手势制止，才各自退回。

但希伯德博士却无法使门开启，不禁回身大吼道：“我绝不会留下的，你们要杀我就动手吧！”

基地主持人冷森森一笑：“你只要能出得去，尽管请便！”

明知希伯德博士出不去，却故意用话激他，顿使他怒从心起，奋不顾身地向端坐不动的基地主持人扑去。不料身体一触及那张弧形大办公桌，便被电击得全身一震，当场昏了过去。

不知经过多少时间，当希伯德博士苏醒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小舱房

里。长方形的空间并不算大，却有四个上下层的铁床，平行地紧靠着舱壁。“幽浮”的空间有限，每一寸地方都必须善加设计利用，绝不能浪费，所以这小小舱房，就得挤上八个人。

这时只有希伯德博士躺在左边下层铁床上，当他撑身坐起时，才发现妮莎亚默默地坐在对面床边。

她仍然是那身打扮，脸上的黑纱面罩也未除下，似乎心事重重，坐在那里低头沉思。以致希伯德博士已醒来，她尚浑然不觉。

直到希伯德博士挪身下床，她才察觉道：“你醒啦？”

希伯德博士星地站起，向她质问：“你们要把我强行留下，是不是你出的主意？”

妮莎亚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，绝对不是……。”

希伯德博士怒形于色道：“哼！我清楚得很，因为我虽然没有见过你的真面目，却已经知道你是外星人，所以你故意把我骗来，然后找个藉口离开，好让你父亲出面强行把我国在这里，永远当做你们的奴隶！”

妮莎亚矢口否认：“不！绝对不是我的意思！你亲眼见到的，我一回来就跟我父亲发生争执。就是为了我说你救过我的命，又帮助我修复‘交通工具’。所以我要报答你，带你回来参观基地，然后再……”

希伯德博士冷冷一哼，愤声道：“你们当时都说的是外星语言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！”

妮莎亚似觉无限委屈，声音有些呜咽：“你完全误会了我的本意，我带你回基地来，不仅是让你参观，而且是想藉我们星球的高度科技，完成你的心愿。”

希伯德博士怔怔地问：“我的心愿？”

妮莎亚抬起头道：“你不是告诉我，正在研究一种‘追忆摄影机’吗？”

希伯德博士惊诧地看着她：“你是说，你们可以助我实现这个理想？”

妮莎亚点点头道：“也许再过几十年，以地球人的智慧，科技突飞猛进，日新月异，一定能研究发展出这种特殊性能的摄影机，但目前恐怕还不容易做到。而我们星球的高度科技，早已远超过你们地球上。如果由我父亲协助你，再利用这里的设备，要想突破技术上的困难，完成你所构想的‘追忆摄影机’，只不过像做个新玩具一样的简单。”

希伯德博士兴奋过度，反而沉默了下来。

一时之间，仿佛是一个困扰他已久的难题，突然间迎刃而解。

他绝对相信，以外星人的高度科技成就，必然能突破他始终无法突破的技术困难；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
但是，想到他所付出的代价，是必须永远留在这秘密基地，甚至有一天将随他们返回另一个星球，便不禁犹豫起来，事实上他也明白，他们绝不可能让他活着离开此地。

对一个科学研究的狂热者来说，没有比实现理想更令人兴奋的事，即使必须付出任何代价，也在所不惜，很多人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就拿一心想发明飞机的那些狂热者来说，他们的“试飞”，不就是以生命为赌注吗？

从高山纵身而下，“飞”不起就活活摔死。为此而丧生的人真不知有多少。

希伯德在别无选择之下，终于当机立断，决心留在秘密基地了。

对他的这个决定，妮莎亚自是欣喜万分，迫不及待地去告诉了她的父亲。

于是，在“地球人”的社会里，希伯德博士突然失踪了。

他的家人从巴尔塞赶来，会同当地警方，以及一批自告奋勇的居民，分头展开了搜寻，在山边密林外，他们寻获了希伯德博士租用的小货车，深入狭谷，也发现拖行担架留下雨道明显的痕迹，一直延伸到四五里之长。

担架已拆开，弃置在谷内。

再向山坡上搜索，又在密林前发现掩护“交通工具”的大批树枝，以及附近被喷射火焰造成的枯树和焦石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收获。

搜索行动连续进行三天，仍然没有发现希伯德博士的踪影，警方只得宣告放弃，将他列为失踪人口纪录，就此结案。

其实，就算搜遍整座黑林山，也不会有所收获，这时希伯德博士早已在阿尔卑斯山的深山中了。

阿尔卑斯山是中欧的最大山脉，包括瑞士、法兰西、奥地利和意大利四国，分为东、西、中三部，其中尤以白朗峰最高，海拔达一万五千七百多公尺，终年积雪，且有巨湖冰河，景色为全欧之冠。

那支由西德青年男女组成的登山队，便是在攀登白蒙布朗峰途中，突告神秘失踪的。

出事后曾有多支搜救队入山，都先后无功而返。后由慕尼黑方面派出军用直升机协助，展开空中搜寻，结果非但没有发现那支失踪登山队，连直升机也一去不回。（后来在山顶上突袭高达，用的就是这架直升机。）希伯德博士从此留在秘密基地，在基地主持人协助下，一心一意研究他的“追忆摄影机”。

由于朝夕相处，他和妮莎亚这两个不同星球的男女，居然日久生情，双双坠入了爱河。

经基地主持人同意，他们在简单隆重的仪式下，在“幽浮”的大圆舱里举行了婚礼。

婚礼中，希伯德博士第一次见到了其他地球人（那支失踪登山队的青年男女）。

那些青年男女的待遇，无法跟希伯德博士相比，他们的工作被指派提炼“铀”矿石，分为两班，日以继夜地在底舱工作，形同做苦工，所获的代价只是每日三粒“太空食物”，以维持生命和体力。

在食物方面，希伯德博士没有享受特别待遇，他必须跟所有人一样，习惯外星人的生活方式。

同时，他也习惯了妮莎亚的那张脸：光头，独眼和白如石膏的肤色。

婚后不久，妮莎亚就怀孕了，足月后产下了他们的爱情结晶——琼妮，一个“正常”的地球人。

直到两年后，希伯德博士的梦想终告实现，完成了他的“追忆摄影机”。

开始时，只能让妮莎亚抱着琼妮，对着镜头作出些动作，然后离开。由希伯德博士亲自操作“追忆摄影机”，以镜头对着空景，把刚才母女两人的动作“追忆”成形象，使画面呈现在眼前，但却是静止的。

这一成就，顿使希伯德博士欣喜若狂，因为它已证实他的理论正确。经过不断的研究、改进，影像由静止而变为活动，“追忆”的时间逐渐加长。

从已经过去的几秒钟，增加到几分、几小时前……。

三年后，“追忆摄影机”的性能，已能凭空“追捕”到几年前的景象，甚至把当日他被押见基地主持人的情景，清晰地摄录下来，用特殊设计的放映机使之重现。

希伯德博士的理想终于实现了。

但他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“归化”外星人，永远不能回到其正属于他的世界。

在一次无意的摄录中，他拍摄到一段景象，使他赫然发现，那二十几个被俘的西德青年男女，曾被特殊电波“洗脑”，并且在脑部动手术，装入一只极小的电晶体，使他们的思想和行动，完全受外星人以电波遥控。

而这些受遥控的青年男女，经常被派出执行交付的任务，绝对唯命是从，圆满完成。

以后的十几年中，经希伯德博士的不断努力改进，“追忆摄影机”的性能愈来愈提高。

他私下摄录了“幽浮”内所有的机密，甚至包括男女外星人之间的做爱镜头。

由于他早已“归化”外星人，而十几年来行动未受限制，才能顺利摄录下许多珍贵镜头。但在摄录的过程中，他始终是在半公开、半秘密的情况下进行。

也就是说，他隐瞒了基地主持人部分实情，没有把“追忆摄影机”已具备如此惊人的性能说出。

不料他的秘密，终于被基地主持人发现，逼他把“追忆摄影机”，及摄录的底片全部销毁。

希伯德博士不能抗命，但他阳奉阴违，私下把设计蓝图及全部拍摄的底片，利用“幽浮”上现成的高度科技设备，录制在一个“微晶片”上，私下藏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基地主持人接到外星人首领的命令，要在最后一批铀矿提炼完成后，全体返回他们的星球。

这是密令，连负责接收电讯的人都无法译出密码，但希伯德却从妮莎亚口中获悉。于是，他突然兴起了“逃亡”的意念。

希伯德博士原计划带同妻女逃亡，但他唯恐妮莎亚反对(这是必然的，她不可能愿意留在地球，被人视为“怪物”)。反而误了大事。无可奈何下，他只有忍痛抛弃她们。

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，他留下一封长信给妮莎亚，偷偷登上停置洞内的一个“交通工具”，趁警卫人员不备，驾驶它冲出了基地……。

第六节

罗玛丽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。

高达却意犹未尽，追问道：“故事说完了？”

罗玛丽笑了笑：“以后的事，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”

高达笑道：“你该不会是守在洞口外，他一逃出基地就遇上了你吧！”

罗玛丽笑斥道：“去你的，我又不替外星人站卫兵！”

高达毫不放松地追问：“那他是怎么找到你的呢？”

罗玛丽迟疑了一下，始道：“我舅舅从未驾驶过那玩意，只是曾经见我舅母驾驶过，结果驾驶技术不太灵光，一头栽进了地中海。幸好他及时逃出机舱，附近海面上正有一艘游艇才获救。

游艇上是一些法国阔佬，准备去摩洛哥豪赌的。他们听了舅舅说是独自驾机失事，信以为真，就把他带到摩洛哥，并且慷慨解囊送了他一笔路费。

舅舅担心基地派人追杀，一路躲躲藏藏，花了半个多月时间，才回到巴塞尔故居。但他离家这十几年的变迁很大，我的外祖父母已先后病故，而我的父母也在一次空难中，双双坠机死亡。

他向邻居打听，才知道唯一留下的亲人只有我。马上打电话到日内瓦我服务的公司，查明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，再以电话跟我取得联系。

舅舅失踪那年，我才五岁不到，不过我一直听说舅舅失踪的事，印象非常深刻，事隔十几年，突然得知他尚活着，而且回到了巴塞尔的讯息。当时我的那份惊喜，简直无法形容。我连假都来不及请，就搭乘飞机赶回巴塞尔跟他见面。

当我听他说出这一切后，几乎不敢相信。尤其听说外星人可能派人追杀，更使我吓呆了，要去报警。但舅舅有所顾虑，极力阻止了我。

后来知道我服务的公司，就是他当年曾担任过工程师的同一家公司，便想到由我出面接洽，看他们对‘追忆摄影机’可有兴趣。那家公司的负责人起初以为我开玩笑，后来见我态度非常认真，才表示如果真有我舅舅所说的那种性能，他们愿意付十亿美金，收买他的发明。

但就在我舅舅准备跟他们面谈时，突然发现有人追踪而至，大概是为了不知‘微晶片’藏在何处，有所顾忌，始终未下毒手。而我舅舅也警觉到，身上很可能藏有‘追踪器’，才会被他们追来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结果在鞋跟里，发现早就被暗藏了一个极小的电晶体‘追踪器’！”

听到这里，高达不禁笑道：“难怪刚才你提醒我检查鞋跟啊！”

“不然我那会突然想到嘛。”罗玛丽笑了笑，继续道：“我舅舅坠落海里时，‘追踪器’浸了水，失去功效。一直等它慢慢干了，才逐渐恢复功能，否则我舅舅早就被追到啦！”

高达对以后的事已大致知道，便问道：“你舅舅目前的安全不会有问题的吗？”

罗玛丽道：“那双旧鞋子丢掉了，他们还怎么追踪？我们连夜逃离巴塞尔，但不敢直接去日内瓦，暂时躲在苏黎世附近一家小旅馆。不料当天晚上，就接到他们的电话，逼我舅舅以‘微晶片’交换我舅母和表妹。

舅舅看的很清楚，即使交出‘微晶片’，他们也绝不会守信放人，甚至连我都不会放过。所以，我们又连夜逃离苏黎世，经过再三商议，最后决定向那位大名鼎鼎的卫斯理先生求助，它就是我最最后找上你的全部经过。”

高达心里暗笑，“你根本没有找过卫斯理居然还在我面前撒谎，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！”

但他并不揭穿，洒然一笑道：“如果真能到手十亿美金，该分你多少佣金？”

罗玛丽依偎在他怀里，伸手轻抚着他胸前浓密的胸毛。

娇声笑道，“不用了，我嫁给你就一辈子吃用不尽啦！”

“哦？”高达笑问：“你打算嫁给我这声名狼藉的浪子？”

罗玛丽把赤裸的娇躯贴紧他身体道：“我自有办法，只要每天把你缠得精疲力尽，你就‘浪’不起来了。”

“那我不是一世英名，毁于一旦了？”高达道：“不干，不干，我不敢要你这‘女暴君’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嘴巴！我可吃不消，甘拜下风。”

罗玛丽娇嗔道：“少来！吃不消的是我，绝不会是你，不要我一定是不喜欢我。”

高达笑道：“你大概没有听过，浪子高达有句名言：绝不跟不喜欢的女人上床！”

罗玛丽抓住话柄道：“既然喜欢我，为什么不愿意娶我？”

高达道：“喜欢跟娶不娶是两码事，否则的话，我要把上过床的女人全娶回来，可以组织一支娘子军当军长了。”

罗玛丽娇哼一声：“我不同！别的女人能为你带来十亿美金吗？”

高达笑问：“那你是非嫁我不可喽？”

罗玛丽斩钉截铁道：“嫁定了！”

高达一时啼笑皆非道：“这……这不是成了强打鸭子上架？”

冷不防罗玛丽向他下体突袭。来个海底捞月，一把抓了个正着。

高达不由地失声痛呼：“啊！手下留情，快放手！”

罗玛丽逼问：“娶不娶我？”

高达急道：“娶娶娶，不过要等十亿美金到了手之后。”

罗玛丽这才放开手，但随即一跨腿，已伏在了他身上，似乎又要施展混身解数了。

高达不禁苦笑道：“玛丽，让我留点力气吧！明天‘浪’不起来没关系。万一有情况，没精神应付可就兹事体大，怪不得我了。”

这句话果然收效，罗玛丽妩媚地嫣然一笑道：“好吧！

今夜就放你一马，饶了你。”

随即翻身下“马”，躺在高达身边，但仍然紧紧搂着他，仿佛怕他睡到半夜爬起来溜了似的。

次日一早，一阵急促的门铃声，惊醒了一对交颈而卧的男女。

高达心知必然是他的“死党”，这么一早来叫门，莫非发生了紧急事故。

他那敢怠慢，急忙翻身起床，取了条大浴巾，围裹在腰间，赶去开门。

门刚开了条缝，万夹就要闯入，却被高达用脚把门抵着，使他的头差点被门夹住。

“什么事？”高达问。

万夹一脸紧张，气急败坏道：“三〇三号房间被人撞开，那娘们不见了……”

高达使个眼色，把嘴向房内撇了撇。

万夹会意地探头向门缝里一张，发现床上毛毡里侧卧着一个人，由于面朝里，看不到面貌。但从发型可以看出，理的是个小平头(罗玛丽未戴假发睡)，使他一时真难分辨是男是女。

他不由地惊说道：“老大，你怎么也搞……”

高达知道万夹想歪了，以为他在搞同性恋的玩意，不禁笑斥道：“去你

的！快回房去睡吧！别太勤快了，一大早就去人家房间！”一万夹来不及追问，高达已关上了房间。

他在门外想了想，终于恍然大悟，床上躺的大概就是罗玛丽，高达才会毫不紧张。

但高达为什么撞开三〇三号房间，强行把罗玛丽带回他自己房间，万夹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房里的罗玛丽已撑身坐起，问道：“这个冒失鬼，一早去我房间干吗？”

高达当然不便直说交待万夹的任务，轻描淡写地掩饰道：“我关照他随时注意三〇三号房的安全，他小子也太勤快了，一早就去。大概发现房门被撞开，一进去看你又不在，所以才大惊小怪跑来告诉我吧！”

罗玛丽叹了口气，忧形于色道：“现在我的身份已经曝光，三楼的三个房间都不能住了，又不能老呆在你房里，怎么办？”

高达趁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立刻带我去见希伯德博士。”

罗玛丽情急道：“为什么你非见他不可，难道不信任我吗？”

高达道：“不是我不信任你，而是我们已被人暗中监视，除非‘微晶片’在你身上，否则见我没有离开过滑雪俱乐部，就没有机会见到希伯德博士，当然不可能把‘最后通牒’带到，更不可能取得‘微晶片’。何况昨夜你又被那两个蒙面人搜过身，而且用刑逼过你……”

罗玛丽接道：“搜过我，搜不出并不表示‘微晶片’不在我手里，它的体积小，要收藏太容易了。用刑逼我，只能说是我宁死不屈，不肯把东西交出，也不能证明它就不在我手里呀！”

高达诧异问：“哦？这么说，‘微晶片’真的是在你手上喽？”

罗玛丽不作正面回答：“我舅舅已经把这件事交给我全权作主，只要你能救出我舅母和表妹，东西我负责交给你就是了。”

高达站在床边，手抚着下巴，佯作思索状道：“唔……我知道了，‘微晶片’一定就在你身上什么地方。也许是藏在肚脐眼里，也可能……”

说到这里故意把话一顿。突然出其不意地掀开毛毡，使罗玛丽本能地反应拉住毛毡叫道：“你要干吗？”

高达笑道，“搜身呀！”

罗玛丽嗔道：“你想看何必找借口，等事成之后，我每天不穿衣服，光着身子让你看个够！”

高达洒脱地耸耸肩，放开了手，坐在床边道：“好吧！我的先办正事，看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想必早有完整的计谋，说来听听吧！”

罗玛丽笑笑，从容不迫地道：“如果不出我所料，在七十二小时的时限之内，他们一定沉不住气，会派人跟你接触，或是给你电话，追问我舅舅的最后决定。

你不妨告诉他仍，东西已经由我转交给你，但必须双方约好时间和地点，要他们把人质带去，同时放人交货……”

不等她说完，高达已忍不住问：“如果他用真放人呢？”

罗玛丽道：“你自然得交出‘微晶片’。”

高达怔怔地望着她道：“那我仍不就没戏唱了？”

罗玛丽笑道：“好戏就在这里，到时候就看你怎么唱啦！”

高达茫然道：“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”

罗玛丽道：“你这么聪明的人会想不到？交给他仍的‘微晶片’，自然

不会是真的呀！”

高达惊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但假的恐怕骗不过他们吧？”

罗玛丽充满信心道：“这个不用担心，‘微晶片’只像一片隐形眼镜，必须用特殊设计的显示机，否则什么也看不出。那种显示机体积很大，绝不可能带着它去跟你见面，怎能辨别你交出的‘微晶片’是真是假。”

高达不禁嗤之以鼻：“照你说的这么简单，凭你自己就足可应付了，何必小题大作找上我，让我来捡这个现成的便宜！”

罗玛丽正色道：“问题是他们绝不可能有诚意，就算交出真的‘微晶片’，他们也不会轻易放人。所以只有你出面，到时候才能随机应变，从他们手中把我舅母和表妹抢救回来。”

“抢救？”高达为之一怔。

罗玛丽点点头道：“我把可能发生各种情况都想到了，首先我必须说明，为什么非你不可。绝不是我当面奉承，关于你的机智和身手，以及过去曾经干过的那些轰轰烈烈的‘大事’，我早已久仰大名了，所以在电报上特别用了‘仰慕者’具名。”

高达洒然一笑道：“谢谢你的赞美！”

罗玛丽报以风情万种的一笑，接下去说：“跟他们接触，绝不可以劳师动众，那样反而会把事情弄砸。所以，必须有个像你这样的人，才能跟他们斗智斗力。因此当你们一行抵达苏黎世后，我只要你一人单独来这里。

如果昨天清晨我们见了面，我原打算当面向你说明一切，等于是以十亿美金的代价，请你完成救人的任务。幸好你早到了十几分钟，使我逃过路进他们手中的命运，这也使我提高警觉，更证实了我的判断，他们根本没有放人的诚意，否则何必使出这种掠人的手段。

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，如果你提出同时交货放人，他们一定会同意。但是，到时候你交出了东西，而他们又不可能放人，那就全得看你的了。”

高达强自一笑道：“看来十亿美金还真不好赚呢？”

“那当然！”罗玛丽道：“如果真是一手交货，一手放人那么简单，就不必杀鸡用牛刀，请出你大名鼎鼎的浪子高达啦！”

高达沉吟了片刻，眉头微皱道：“玛丽，有一点你可能疏忽了，外星人的智慧不低于地球人，甚至更高，我们防他们没有放人的诚意，他们也同样会防我们。如果他们有特殊的方法，当下辨出‘微晶片’的真伪，那不就穿帮了吗？”

罗玛丽笑了笑：“这点我怎么会没想到？所以到时候才要看你的呀！，就算往最坏处想，在没有抓回我舅舅，或夺回‘微晶片’之前，他们还不致于处死我舅母和表妹。因为那样一来，就失去对我舅舅的威胁，反而毫无顾忌了。

噢，对了，我忘记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我舅舅为什么不能轻易露面的原因。因为，他们只要杀了我舅舅，‘微晶片’无论落在任何人手中，也就失去了作用，毫无价值可言了。”

高达笑问：“那我拿了它，没有你舅舅，还不是等于白搭？”

“所以你非娶我不可呀！”罗玛丽吃吃地笑着。

高达故意摇着头叹道：“唉！我斗不过你，算你厉害。”

可是他脑中思索的是怎样能找得到“微晶片”。

罗玛丽两边嘴角向上一扯。刚露出得意的笑意冷不防被高达扑压住了，

双手捧着她的脸就一阵狂吻。

她非但不闪不避，反而十分合作，顺手抽出隔在两个身体之间的薄毛毡，也解开了高达围裹在腰上的大浴巾……

高达睡了几小时醒来精力已经恢复，身边的罗玛丽也醒了，脸上显示着满足的微笑。

当高达的双手移向她眼眶，以大姆指和食指，撑向上眼皮下眼窝，欲使她眼睛张开时，忽听她紧张道：“达令！你高达的双手两指一揉挤，两片隐形眼镜已被挤出，落在他两个大姆指的指头上。

他不禁喜出望外道：“哈！在这里了！”

罗玛丽身体被高达控制着，两手也无法抬起，又急又气道：“哼！浪子高达果然厉害，名不虚传！”

高达笑道：“过奖，过奖，是你自己告诉我，‘微晶片’体积很小，像隐形眼镜一样，我才想到的，难怪昨夜那两个家伙搜不出啊！”

罗玛丽愤然自责道：“言多必有失，只怪我自己话太多，把什么都对你说了！”

高达以双手大姆指托着两片隐形眼镜，笑道：“你别生气，不是本来就决定要交给我的吗？”

罗玛丽气愤道：“那是要由我自动交给你，而不是这种卑鄙手段！”

“都一样嘛！”高达忽问：“哼，怎么两片？”

罗玛丽嗤之以鼻道：“你这么精明，还要问我！？”

高达反应极快，不加思索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一片是真的，一片是假的。”

罗玛丽嗔声道：“假的准备让你拿去应付外星人，真的给你作为代价，看我设想多周到，对你多么真心诚意。你却不凭良心，处处怀疑我，不信任我，还用这种手段算计我！”

高达安抚她道：“别生气，东西由我保管，比藏在你那里安全。如果真能把人救出，而又有人愿出十亿美金收买‘追忆摄影机’蓝图，我就决定娶你。”

罗玛丽转嗔为喜：“真的？”口中说着，心中却想“好现实”。

高达笑道：“你不是打听过我的一切吗？那就应该知道，浪子高达向来是言出必行，说一不二的！”

罗玛丽喜出望外，兴奋得紧紧抱住高达身体，两腿也分开抬起，勾挂在他腰后，便闭自张口，等待着对方的热吻。

高达忙道：“玛丽，这两片东西得失藏好，别弄错了分不出真假就糟啦！”

罗玛丽这才把双臂放开：“让我替你藏进你眼睛里。”

藏在我眼睛里？”高达一怔。

罗玛丽笑道：“它几乎没有度数，开始也许有少许不太舒适，但戴一会儿就会习惯了。

可是要记住，左边是真，右边是假，千万不能记错啊！”

高达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收藏地方，只好让罗玛丽动手，小心翼翼地为他装进眼里。

从未戴过这玩意，贴在眼球上真感到十分难受。

“怎么样？”罗玛丽笑问：“不会很不舒服吧？”

高达只好言不由衷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现在我右眼见到的你，好像雾里

看花，左眼看到的全是方程式……”

罗玛丽笑斥道：“鬼扯！你真能看出录在上面的方程式，我舅舅不必再重新制造显示器了。”

高达诧异道：“显示器要重新制造？”

罗玛丽道：“除非你有本事，能把‘幽浮’上的那具弄到手。不过，设计蓝图全在我舅舅脑子里，只要所需的材料齐备，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。”

高达“唔……”了一声，刚要说什么，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。

他只好从罗玛丽身上翻身下来，伸手拿起话筒，应了声：“喂！”

对方传来个陌生声音，以流利的德语道：“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知道罗玛丽小姐在你房里，也许好梦方酣，不该这么早就打扰你们。不过，如果希伯德博士同意，而我们要的东西已经在你手上，何不提前交换，你对这个建议认为如何？”

高达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已经九点十分，可能他的几个“死党”，一早就分头去办事了，但绝不可能这么快就办好下回来。

而他的抢救行动，必须要他们几人全力配合，否则孤掌难鸣，成功的机会不大。

犹豫之下，他当机立断道：“好，今天晚上七点。”

对方得寸进尺道：“为什么那么晚，早一点不行吗？”

高达断然道：“不行！时限还没到，既然你们要求提前，那就得听我的。”

对方无奈道：“好吧！就今晚七点，我们把那对母女带到山峰上、你带着东西来交换。”

罗玛丽把耳朵凑近，将对方所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她忙在高达耳边轻声说了几句。

高达微微点了下头，向对方道：“六点以后空中缆车就休息了，没法上去，地点改在山脚下天主教公墓。”

对方倒也很干脆，毫不犹豫道：“一言为定，我们准时恭候，不过，只能由你单独一人把东西带来。”

高达胸有成竹，也不问对方去几人，一口同意道：“就这么办！”

电话一挂断，高达就起身道：“我得先去勘查一下公墓的地势和环境，还得租辆车。”

罗玛丽接道：“车不用租，你可以用我的，就停在停车场最左边，是一辆乳白色‘林肯’，钥匙在……噢，我的手提包还在三〇三号房间呢。”

高达忙道：“你躺着，我上楼去拿。”

他匆匆穿上了衣服，便出房而去。

罗玛丽立即光着身子赶到房门前，附耳在门上听了片刻，确定高达没有在门外窃听，才急忙回到床边坐下，执起话筒，连连接下几个号码键。

莫教授和费胖子一早就雇车离开滑雪俱乐部，一个径赴城郊机场，搭机飞往日内瓦，另一个则进城办事。

韦松石、阿发也是一早就登山，勘查各处山头地势，准备找个最适当停置直升机，又能监视附近和山下的位置。

万夹是一起床就等不及，赶到三楼去查看三〇三号的动静，结果发现房门被人撞开，罗玛丽却不知去向。

他当时大吃一惊，急忙下楼去通知高达，不料罗玛丽却好端端地躺在床上，弄得他满头雾水，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不过，有一点他是能确定的，他们这位不甘寂寞的“首领”，遇上漂亮女人绝不会轻易放过！

几个人之中，时律师和金手勤员轻松，在大厅用毕丰盛可口的早餐，就要了咖啡坐在那里闲聊，不时起来各处走动走动，完全是一副来此度假的单身贵族气派。

这种身份的男士颇受欢迎，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艳遇，可惜他们没有遇上。

中午，韦松石和阿发先下山，不久费胖子也从城里匆匆赶回，只有去日内瓦的莫教授尚无消息。

高达避开罗玛丽，召集所有人到费胖子的房间，秘密举行紧急会议。

费胖子首先发言，报告交付的任务已全部完成，只是订制的绝缘衣物，最快要到下午五点去取，直升机则随时可派人去驾走。

韦松石和阿发已选好地点，位置在滑雪起点的主峰右侧，居高临下，可以俯视整个滑雪区域，包括滑雪俱乐部在内，用望远镜更可一目了然。

万夹已搜查过三〇三号房间，毫无所获，只发现壁橱内藏有好几顶不同发型的假发，以及一套男装，其他都是女人穿用的衣物。

时律师和金手勤在大厅耗了一上午，早餐外加三杯热咖啡，害他们“一号”上了好几次。却未发现任何行迹可疑的人物，等于交了白卷。

高达等他们一一报告完毕，才站起来宣布：“情况有了改变，今晚就要采取行动！”

高达把情况的转变，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，接着道：“直升机可能是用不上了，最重要的是那儿套绝缘衣，因为对方的人身上通有高压电，到时候很可能动手，没有绝缘衣我们只有挨打的份了。”

费胖子即道：“那我买回的三把左轮，今晚可以充分利用。”

高达微微点头道：“五点钟以前，你一定要赶去把衣服取回！”

费胖子应道：“没问题，吃过午饭我就去城里守着，催他们加工赶出来。”

高达又道：“上午我已去基地勘查过，那是天主教公墓，在山脚下占地很广。不过，此地的冢墓跟东方的不一样，没有隆起的冢堆，每座冢墓只有六尺见方，墓前竖个石碑，周围种有花草。

整个墓地排列整整齐齐，唯一可藏身的地方，只有利用冢墓四周的花草，所以你们必须等天黑以后先去，各找有利位置藏身，必要时可以接应我。

我决定准七点钟到达，车用罗玛丽的，你们得另外准备两部。现在尚无法预料当时的情况，除非必要，你们尽可能按兵不动，由我单独见机行事。

如果我能把那对母女抢救到手，立刻登车开走，你们就负责全力断后，阻止对方追来。

最重要的，是你们必须顾到自己的安全，千万不可逞强蛮干。”

阿发笑道：“老大，喜欢逞强蛮干的可不是我们，那是你的一贯作风啊！”

高达置之一笑道：“好了，任务分派完毕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老大！”万夹把手一举：“我有个问题，如果到时候对方故意刁难不放人呢？”

高达道：“希伯德博士的女儿我已见过，到时我自然是见兔子不撒鹰，先得见到人，验明正身，才会把东西交出。

说不定他们很守信用，东西到手，当真把人交给我带走，那自然是上上大吉，皆大欢喜，双方免伤和气。

如果情况不妙，他们也要验明‘微晶片’是真的才放人，那你们一见我行动就全上，来个硬抢。”

时律师道：“我看是免不了要用这一招的，因为‘微晶片’根本就是假的嘛！”

高达耸耸肩道：“反正情况无法预料，只好见机行事了，现在大家先去喂饱肚子，然后再来个‘沙盘演练’，把今晚可能发生各种的状况，先演习一下，以免临时措手不及。好了，现在散会。”

第七节

六点钟以后，夜幕低垂。

山脚下的这片天主教公墓，覆上一层皑皑白雪，远远望去，如同银色世界。没有丝毫阴森恐怖之感，显得十分祥和而宁静。

公墓周围筑有矮墙，面临公路这边共有三处入口，相距约一百公尺，正中是一道顶部呈圆形的拱门，门上矗立着一具十字架，左右两个较矮的拱门上则空无一物。

但三处入口，实际上都是有框无门，任何时间都可自由出入，也没有人看管。只是车辆无法驶入，必须停在前面一片空地上，或是公路另一边的停车场。

从公墓开建至今，已有近三百年历史，还没有人天黑以后，来此凭吊死亡亲友的。

七点尚差五分，一辆乳白色“林肯”牌大型房车，从通往滑雪俱乐部的方向风驰电掣而来。

车停在公墓的侧门前。

高达熄了火下车，眼光四下一扫，便走进了拱门。

他今晚是有备而来，仍是一身滑雪装备，只是未带雪橇。外表看不出什么，仅仅改戴了具红外线镜片的风镜而已。

这是他临时想到，交待入城取衣的费胖子，几乎跑遍全城才买到唯一的一具。红外线镜片不须借光亮，可在黑暗中看得眼前一切景物，今晚的情况非常需要它。

而里面不但穿了防高压电绝缘的连身紧身衣，还戴着同样质料的手套，穿上长袜，并且带了把猎刀和“左轮”手枪，以及远射手电筒。

除了去日内瓦尚未回来的莫教授，其他人在天刚黑就分乘两部车出发，把车驶至山边藏起，再翻越矮墙进入公墓。

按照沙盘演练的布署，他们这时早已各就各位了。

静！静得有些神秘、怪异。

凛冽的寒风吹刮着……

高达把竖起的衣领拉紧，手握着手电筒，伫立在预定的位置。

抬起手腕一看，已经是六点五十八分。整个公墓里仍然一片沉寂，毫无动静。

最后两分钟，仿佛两个世纪那样漫长……

突然，隐约听到了直升机的螺旋桨声，正由远而近。

高达暗自一怔，心知对方重施故伎，又来了个从天而降。

这回他已有了心理准备，有恃无恐，随手解开滑雪衣的钮扣，让胸怀松开，以便随时拔出插在腰间的手枪。

循声抬头看去，直升机机腹下及机尾的小红灯闪亮着，正愈来愈近。

高达举起手电筒，朝天空连续明灭三次。向对方表明自己的位置。

直升机缓缓下降。螺旋桨的强大风力，吹得花木上的积雪满天飞舞，构成一个美硕壮观的画面。

高达力持镇定，严阵以待着。

仍然是上次突袭的那架中型直升机、它停落在五十码外，熄了火。

舱门一开，跳下两个人，全身白色装扮，居然也戴着同样的红外线风镜。

两人直朝南处走来，走至相距五明处停住。

其中一人振声道：“你果然很守时！”

高达一听这德国口音，极似昨日跟他在大厅打过招呼的华特医生，心想：果然不出罗玛丽所料！

便直截了当地问：“人带来了吗？”

那人点点头道：“你的东西呢？”

高达从滑雪衣大口袋里，掏出个红色丝绒小首饰盒：

“东西在这里，我还没有见到人。”

那人打个手势，便见直升机上又跳出两人，接着从机舱里送下两个女子。

她们身上穿着带风帽的厚衣，脸上罩着黑布面罩，双手却被反缚，而且拖着长绳，由那两人牵在手上。

高达举起手电筒，照射着她们的头部：“面罩不除下，我怎么知道她们是什么人。”

那人又打个手势，站在机前的人很有默契，立即伸手摘掉一名女子的面罩。果然，正是琼妮。

高达把光线照向另一女子：“还有她呢？”

那人道：“很抱歉。她不愿意让地球人见到真面目。我仍必须尊重她的意思。反正希伯德博士的女儿你见过，现在只要认清是不是她就成了吧！”

事实上高达从未见过妮莎亚，甚至未曾目睹外星人的庐山真面目，就算揭开面罩，他也无法确定是不是，只得同意道：“好吧。”

那人居然并不要求查看高达手上的首饰盒，即道：“你把手上的东西交给我，就可以把人带走了。”

高达反觉意外道：“你不看看小盒里装的是什么？”

那人道：“我们既然很有诚意，守信把人带来交换，相信你们也应该有同样的诚意吧！”

这番话倒使高达感到十分惭愧，真想把真的“微晶片”

交了出去。但他实在不敢相信，外星人真会如此守信。

于是，他不动声色道：“那就把人带过来吧！我们一手交货，一手交人。”

那人说声：“好！”又打了个手势。

机前的两人把两个女子押了过来，而直升机已在发动，巨大的螺旋桨

又开始由慢而快旋转起来。

显然，对方是交换完成，立刻就走人。

这是紧张的一刻，高达推想对方在交换时使诈，毕竟仗着人多势众，又可能携带了高科技的外星武器，占着绝对优势。

当然，对方可能并不知道，他们这边也早有布署，并不是只有孤掌难鸣的高达一人。

高达全神贯注，暗自戒备着。

布署在四周，利用积雪掩护的其他人，这时也纷纷蓄势待发，只要高达一发出预约的暗号，他们便现身一拥而上，全力抢救出那对母女。

当两个女子押近时，那人把手一伸：“请把东西给我吧！”

高达道：“让她们先自己走向出口。”

那人毫不犹豫，即令牵着绳子的两人放手，又向两个女子说了几句外星话，便见她们依言向出口的拱门走去。

高达眼见她们逐渐走近出口，才把手中的小盒递向对方道：“拿去吧！”

那人接过小盒，居然看都不看，只说声：“谢谢！”便转身带着其他三人，迅速奔向直升机。

他们一登上直升机，立即起飞，朝向山头飞去。

这使高达大出意料之外，想不到今晚的交换，竟然如此顺利，几乎使他不敢相信。

就在他暗自庆幸，转身准备追上那两个女子，而藏身在雪地里，或利用花树掩护的几人，正纷纷现身出来时，却发生了绝对意想不到的情况。

一、二十个身穿白色滑雪衣的汉子，不知何时早已掩近矮墙外。由于高达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对方，根本没有发现公墓外的情况。

只见他们一拥而上，围住了那对走近的母女。

高达见状大惊，急向其他人一挥手，一马当先就冲上前枪。

不料这批人是备而来，立即亮出武器射击，用的竟是催泪弹，其中还有人掷出烟幕弹。

顿时，烟雾弥漫，借着强劲的寒风吹向高达他们。

惊乱中，高达大声叫道：“大家散开，快冲出墓地去拦截这批家伙！”

但那批人的行动极迅速，利用催泪弹和烟幕弹阻挡住高达等人，立即挟持那对母女退出墓地。

就在同时，四辆轿车飞驶而至，时间配合的恰到好处。

那批人架了那对母女登车，便加足马力，风驰电掣而去。

高达首先冲出公墓，他那肯甘休，来不及等其他赶到，登上那部“林肯”车就打算独自急起直追。

那知车发动了却开不走，急忙把头伸出车窗一看，四只轮胎早已被人放了气！

阿发奔来，还以为高达在等他们，拉开车门急道：“老大，快追呀！”

高达气得破口大骂：“他妈的！我又不是飞毛腿，追个屁！”

其他人赶来一看，全傻了眼，这时再要去山边去取车，只怕早已追赶不及了。

高达等人急急赶回滑雪俱乐部，说好留下来等他们消息的罗玛丽，却早已不知去向。

突然冒出来，趁机劫持去那对母女的是些什么人呢？

当他们聚在高达房间里，研究那批人的身份时，阿发自作聪明道：“哼！他们一定是外星人一伙的！”

费胖子附和道：“对！阿发这话不错，他们要不是早有安排，那会轻易把人交出。”

这种判断，并不是绝无可能，其他人不禁纷纷破口大骂起来，只有高达沉思不语，连连猛吸着香烟。

时律师忽道：“没什么好气的，反正我们也没亏本，他们到手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嘛。”

高达被他一语提醒，气愤地哼了一声道：“我这里的另一片，不见得就是真的！”

时律师惊诧道：“罗玛丽不是说一真一假吗？”

高达怒形于色道：“哼！问题就出在她身上！”

费胖子走过来道：“怎么会呢？她不是也突告失踪了吗？”

阿发又自作聪明：“一定是外星人干的，趁我们都去了公墓，把她给架走啦！”

高达不以为然道：“不见得，说不定外星人倒很守信，她跟那批人才是一伙的！”

阿发伸手摸着后颈，一脸茫然：“老天，你真把我搞胡涂了，她要有那批人撑腰，又何必向你求助，大老远把我们全找来？”

费胖子点了点头，接道：“我看她是被外星人绑架去了，否则，我们刚才已经顺利把人质换回，她又何必多此一举，要那批人把人抢走呢？”

高达正色道：“所以我说问题出在她身上，如果不出我所料，整个事情就是她一手……”

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

万夹坐在床边，顺手抓起话筒，递给赶过来的高达。

“喂！”

对方又是那自称华特医生的德国口音：“亲爱的朋友，今晚我们的交易很公平，虽然你交出的是一片隐形眼镜，但那对母女仍在我们手里。”

高达一听，不禁大感意外，想不到竟被阿发说中了，守在公墓外的那批人，果然是外星人一伙的。

他们这叫陆空配合作战，由从天而降的直升机放人，把东西骗到了手，再由那批人发动地面突袭，又把那对母女夺了回去。

高达不屑道：“哼！我早料到你们毫无诚意，才不得不留一手！”

华特医生道：“彼此彼此！亲爱的朋友，在谈到正题之前，我个人可不可以向你做个小小的要求？”

高达没好气地道：“说吧！”

华特医生诚恳道：“你带回去的两个人，虽然不是那对母女，毕竟总是地球人，而且曾经是我的登山队友……”

高达暗自一怔，惊诧道：“什么？你说她们不是那对母女？”

华特医生道：“亲爱的朋友，你何必装呢？相信你把她們一带回去就已发觉，而且现在已经死了。”

高达茫然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”

华特医生轻喟一声道：“我要说的是，她们是无辜的，而且做了这件事的牺牲品。所以我向你要求，不要把气出在她们身上，能把尸体送去殡仪馆，

交由他们安葬。”

高达仍然满头雾水，莫名其妙地问：“难道不是你们派人守在公墓外，把她们夺回去的？”

“我们的人夺回去？”华特医生也胡涂了：“亲爱的朋友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高达已觉出事有蹊晓。急问道，“你怎能确定她们现在已经死了？”

华特医生道：“她们的脑部藏有特殊装置，为了防止你带她们回去后。发现只是戴着橡皮面具的两个陌生地球人，用酷刑逼供。不得不以遥控强力电波，在你驾车离开公墓时，就使她们脑部受到严重破坏。即使不死，你也问不出什么了。”

高达终于恍然大悟，对方为何会轻易把人交出了。由此可见，外星人的智慧，绝不在地球人之下，甚至更高。

但那批人既不是外星人派出的，又是什么人呢？

说不定被他料中，一切都是罗玛丽一手安排，她才真正跟那批人是一伙的！

高达不便向对方说明，地球人已起了“内讧”，即道：“你的要求我同意，现在说你的‘正题’吧！”

华特医生谢了一声，郑重道：“希伯德博士的妻女，仍然在我们手里，现在请你立刻通知他，在二十四小时之内，要他亲自把‘微晶片’送到‘武士古堡’，否则我们就处死那对母女！”

高达尚未及回答，对方已将电话挂断。

整个事情的演变，不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，而且变得更复杂和诡异了。

高达搁下话筒，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万夹一旁莫名其妙地问：“老大，什么事这样好笑？”

高达止住了笑，哼声道：“这骚娘们费尽心机，甚至不惜陪我上床，结果抢回去两具尸体，我真想看看她那时的表情！”

时律师站的较远，未能听到对方在电话中说的话，不禁惊诧：“老大，你说那批人抢回去的是两具尸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高达便将华特医生在电话中说的话，大致说了一遍，听得大家顿时面面相觑。

万夹一脸失望道：“老大，这一来，十亿美金泡汤喽？”

高达耸耸肩，轻描淡写道：“好在我们没有什么损失，只不过花点旅费而已，就当出来旅游观光一趟吧！”

阿发着急道：“老大，这事我们撒手不管了？”

高达道：“怎么管？那女人一开始就在玩花样，想利用我去跟外星人打交道，冒险把人救出，好让他们坐享其成。

想不到外星人更高明，让他们费尽心机，抢夺去的却不是那对母女。现在那骚娘们不但空欢喜一场，还得处理那两具尸体呢！”

费胖子哈哈大笑道：“骚娘们还陪老大上床，结果却毫无所获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！”

时律师沉吟了一下，忽道：“老大，我觉得这事恐怕另有文章！”

“哦？”高达笑问：“大律师有什么高见？”

时律师分析道：“先拿今晚的事来说吧！外星人的智慧既然极高，他们

绝不可能笨得想不到今晚的交换会有诈。

既然明知你不可能交出真的‘微晶片’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，还白白牺牲两个人，虽然不是他们外星人，但总算是他们的人。

其次，姓罗的娘们不是向老大透露过吗？即使有了‘微晶片’，如果没有特殊设计的显示器，什么也看不出，等于是废物。不过那娘们又说，显示器的设计蓝图在希伯德博士脑子里，只要所须的材料齐备，一星期就可以制造完成。

所以我觉得，对外星人来说，能不能追回‘微晶片’并不十分重要，重要的是把希伯德博士抓回，至少不能让他活着！”

“对！”高达如同醍醐灌顶：“他们对希伯德博士才是志在必得，所以我交出的东西，他们连看都不看。”

时重池不愧是干律师的，心思慎密，反应灵敏，他从容不迫地接下去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今晚公墓之约就毫无必要。

老大，你不是在鞋跟里，发现他们暗藏了‘追踪器’吗？如果不出我所料，那对假的母女身上，很可能就藏了那玩意！”

高达把头一点道：“错不了，绝对是这么回事，他们料定我把那对假母女带走，一定是急着带去见希伯德博士，利用‘追踪器’，就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。”

费胖子不解地问：“那他们为什么还打电话到这里来找你？”

高达思索了一下道：“他们大概急于赶回去覆命，没有见到那批人抢去那对假母女。

而这里必然仍留有他们的人在暗中监视，发现我没有带那对假母女去交给希伯德博士，反而带你们一起回这里，自然马上打电话报告。

据我看，那个自称华特医生的，在那秘密基地，很可能是地球人的头儿。凡是外星人不能露面的地方，全交由他负责，接到监视的人报告，他也作不了主，必须再向外星人报告得到指示，不能采取行动。

他打电话给我的用意，不外乎是想探听我的口气，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发现那对母女是假的了，以及为什么我们都回这里，没有护送她们去交给希伯德博士。

听出我还不知道那对母女是假的，马上就想到，我们可能是受雇的，只负责把人换回，交给希伯德博士方面的人，就算任务完成，没我们的事了。这是因为罗玛丽那娘们，始终不让我见希伯德博士，所以等于告诉他们，我们这些人只是‘外籍佣兵’而已。

华特医生自然更会想到，现在那批人抢去那对母女，应该已经发现她们是假的，甚至已经死亡。那么希伯德博士，就必然会找我们交涉。所以他要我转话，限希伯德博士在二十四小时之内，亲自把‘微晶片’送到那个什么‘武士古堡’去……”

阿发今晚话特别多：“一定就是昨天关老大的地方！”

高达微微点了下头：“很有可能。不过，我怀疑刚才这个电话，也有可能是在探虚实，看希伯德博士方面有没有通知我们，已经发现那对母女是假的了。如果希伯德博士见到了那对假母女，无论是死是活，她们身上藏有‘追踪器’，就可知道希伯德博士在何处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对他采取了行动呢！”

费胖子紧张道：“那希伯德博士不是很危险了？”

万夹愤声道：“哼！谁教那娘们没安好心，对付不了外星人，让老大和

我们去冒险，等人换回了，他们再夺去。这样不但等于坐享其成，还不用给老大任何交代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希伯德博士就是被外星人杀了也活该！”

阿发帮腔道：“对！老大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反正没什么损失，只不过花点旅费，加上今天添购装备花的钱而已，就当是出来旅游观光一趟。希伯德博士死也好，活也好，跟我们毫不相干，不必去理他了。”

高达强自一笑道：“各位，十亿美金的美梦泡汤了，害你们空欢喜。”

时律师道：“老大，你别这么说，大家能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阿发自我解嘲：“是嘛！凭我们这几块料，那一个像亿万富翁。真有那么多钱，我一定夜夜失眠睡不着，半年下来就去向阎王爷报到啦！”

万夹糗他道：“那你干脆把生死簿扒到手，拿来改一改，我们全都可以长命百岁了。”

阿发反唇相讥道：“何必麻烦，你要长命百岁，等你满月时，我打个金锁片替你挂在脖子上就行啦！”

万夹脸色一变，刚要发作，高达又宣布道：“走，趁餐厅尚未打烊，我请大家去好好吃喝一顿，慰劳慰劳。”这才化解了两个混小子的口角冲突。

大家出了房，一起涌向餐厅，各自点了自己喜欢吃的，又开了几瓶香槟，好像在举行庆功宴。

他们一致通过，不再过问希伯德博士的事，一旦心理负担消除，顿觉轻松无比。

正在大吃大喝，去日内瓦的莫教授赶了回来。

他是先去高达房按铃没人应，其他人也都不在房里，以为大家都外出办事了。打算独自先来餐厅吃一顿，没想到他们全在。

莫教授见他们似在庆祝，忙来到桌前，问道：“大功告成了？”

高达笑着招呼他坐下，不动声色：“吃什么自己点，边吃边聊。”

莫教授向侍者要了份牛排，然后报告他此去日内瓦的经过：“我一到日内瓦，就雇车上街，找到一家快速印刷公司，印了一盒名片，头衔除了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是真的，其他都是有名无实，不过‘柯达照相器材’东方总代理的头衔还真管用，抬高了我的身价。

我到了那家公司，规模还真大。幸好我出示的名片发生作用，使他们以为我是位大主顾，很顺利见到一位高级主管，是业务部经理，名叫马克斯多勒。

他听我问，能不能制造出一种具有‘追忆’功能的摄影机时，马上就笑着说：‘博士，你这种构想非常好，可惜以目前的科技水准，那是绝不可能的！’我就说：‘据说二十年前，贵公司不是就有人在研究这种摄影技术吗？’他听完想了想，突然哈哈大笑说：‘你说的是那个疯子啊！’我一听，知道他一定指的是希伯德博士，故意兴奋地追问下去，他所说的，跟罗玛丽告诉老大的完全相符，希伯德博士确实是辞职两年后，听说突然失踪了。

他忽然问起，我是怎么兴起这个念头，又是从哪里听到有关希伯德博士的事，找上了他们这家公司的。我一直对他察言观色，注意他的反应。当我提到罗玛丽时，他竟毫无表情地摇摇头说：‘我没有听过这位女士。’当时我想，公司上下一两千员工，他身为业务经理，不可能所有人都认识，但罗玛丽既然代表希伯德博士，跟他们公司接过头，谈过‘追忆摄影机’的事，他应该知道。除非是属于公司的高度机密，凭他的职位，还不够资格参与。

于是，我要求能见一见公司的负责人。

他倒很热心，带我去见到他们公司的副总裁雷奥利先生，总裁就是他父亲，因为老雷奥利两年前轻微中风，一直在日内瓦湖畔的别墅休养。实际上公司的一切是由小雷奥利负责。

如果罗玛丽要出售她舅舅的‘伟大发明’，想必会找这位全权负责，能当家作主的小老板。

可是听他的口气，非但不知道罗玛丽是谁，更不清楚这回事，还劝我不要异想天开，弄得我好尴尬。

所以，我此行日内瓦的结论是，那娘们根本是在胡说八道，不知道是什么居心！”

他一口气说完全部经过，大家居然无动于衷，毫无反应。吃的吃，喝的喝，就像听他说了个一点也不觉好笑的笑话。

莫教授眼光一扫，莫名其妙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们大家好像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播放中的悠扬音乐转弱，传出个甜美的女子声音以英语播报：“高达先生电话，请到第三号电话间接听。

高达先生电话……”

高达忙放下手中刀叉，起身离座，匆匆赶去接电话。

酒吧台旁一排四个电话间，玻璃间上有着醒目的阿拉伯数字。高达推门进入第三号电话间，摘下挂着的话筒应了声：“喂！我是高达。”

话筒传来的声音竟是罗玛丽。只听她焦急地叫道：“达令！快来救救我，快来救……”

高达冷声道：“救你？是不是你也被外星人抓去了？”

罗玛丽急迫：“不！不是……”

高达笑问：“那么是不是发现抢去的那对母女，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，希伯德博士要拿你问罪？”

罗玛丽哭声泣泣：“我，我把事情弄砸了，他们要杀我“哦？”高达无动于衷道：“他们要杀的是你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罗玛丽哀求道：“达令，求求你，快来救我，他们是真的要杀我啊！”

高达沉吟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说的‘他们’是什么人？”

罗玛丽道：“电话里说不清，也没有时间了，你快来，我在‘大教堂’附近等你。啊！”

有人追来了……”

高达来不及追问，已听不见罗玛丽的声音。

显然电话是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，话未说完就发现紧急情况，所以她连电话都来不及挂断，丢下话筒就逃开了。

高达挂上话筒，走出电话间，一回到桌前，大家就迫不及待地争问：“谁打来的？”“是不是姓罗的娘们？”“是那个叫华特的医生吗？”

他坐了下来，才轻描淡写道：“是罗玛丽，说有人要杀她，求我去救她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费胖子已愤声开骂：“去他妈的蛋！杀死她活该，别去理她！”

包括刚听了个大概的莫教授在内，全体一致主张到此为止，绝不再涉入希伯德博士的事件。

高达却独排众议道：“不行！这骚娘们耍了我们，我绝不能轻易放过

她！”

费胖子劝阻道：“老大，算了吧，反正她也陪你上过床，而我们又没有多大损失，只不过花点旅费和开销而已。过去只要被你看对眼的女人，花个十万八万，不也是常有的事吗？”

高达道：“那不同，我愿花钱是玩女人，这回却是被她耍了！”

时律师皱眉道：“那你决心去城里见她？”

高达把头一点：“我倒要看看，她还能耍出什么花样！”

莫教授劝道：“老大，老费说的不错，反正我们没什么损失，这事就到此为止算了吧！”

那娘们诡计多端，说不定向你求救是假的，目的是想把你骗去。”

阿发道：“没错！她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，发现抢去那对母女是假的，不敢也没有脸再找老大帮忙，只好用苦肉计。什么有人要杀她。根本没这回事！”

高达似乎心意已决，坚决道：“如果要向她讨回公道，这倒正是个机会。至少我马上可以见到她，不必疲于奔命去各处找她了。”

大家都深知他的个性，既已做了决定，任何人都无法劝阻。

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公推莫教授代表发言，他只好问道：“老大，那我们呢？”

高达想了想道：“你们远远跟着我，必要时可以接应，但绝不可轻举妄动。”

第八节

所谓的“大教堂”，是指城里那一座。比起城郊具有三百年历史，当年由奥地利女王玛利亚泰丽莎，私人出资兴建的“洛喀喀斯戴尔”大教堂，那就成了小巫见大巫。

不过，它却是茵斯布鲁克城的著名基督教徒聚会所。

一到周日，来自全城的教徒便络绎不绝。

现在已是夜晚九点多了。

教堂附近一片静寂，街道上不见一个人影。

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，停在广场上。

驾驶的正是高达，他关了前车灯，但引擎并未熄火，以便一发现情况，随时可以行动。

他没有下车，只是坐在驾驶座位上，戴上红外线风镜，察看附近的情况。

不料等了足足十分钟，非但未见罗玛丽出现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即使罗玛丽真用的是苦肉计，既然目的是要见高达，就不可能不露面。除非是她已被抓走，甚至已被杀。

高达想到这个可能，这才熄火下车，朝教堂右侧五十码处的公用电话亭走去。

才到亭外，就一眼瞥见地上遗落一只平底女鞋，而电话亭的门敞开着，

话筒却未挂上，垂吊在一旁。

高达见状，心知所料不错，罗玛丽必是正在跟他通话时突然发现有人追来，不得不仓惶逃走。

这一来可麻烦了，罗玛丽如同惊弓之鸟，不知逃往何处，上那里去找她呢？

高达正茫然四顾，忽听摩托车声大作，冲破了夜的静寂。急忙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人驾驶重型“哈雷”机车，正朝广场风驰电掣而来。

他戴着红外线风镜，老远就看出驾车的是女子，想必是罗玛丽无疑，立即拾起地上那只女鞋。

由于对方没有诱杀他的理由，他毫不犹豫地奔向广场。

高举双手挥动着。

飞车女郎果然是罗玛丽，她的目标原是那辆黑色轿车，遥见高达挥手迎面奔来，立即改变方向。

车已驶近，她就紧急刹车，急叫道：“快上！”

高达毫不犹豫，跨骑在她座后，双臂刚抱紧她腰部，她已加足马力向前飞驶。

广场位置在市中心区，周围道路四通八达。

罗玛丽对城内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，她专找汽车无法通行的小街窄巷穿梭，似乎在设法摆脱追兵。

事实上高达根本不能确定，是否其有人在追她。

因为，他一跨骑上后座，罗玛丽就加足马力驶离了广场。使高达来不及看后面，甚至不知遥遥尾随的几个“死党”守在车上可曾发现状况。

一阵疾驶，高达已是晕头转向。不过以方向判断，他们已在城内的西区。

终于，来到一座仓库前，罗玛丽把车停住。

她熄了火，向座后的高达招呼：“下车吧！”

高达下了车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罗玛丽无暇回答，跨下车，把车丢开就拖着高达冲至虚掩的大门旁。先探头向里面望了望，随即又拖着他进去。

里面一片漆黑，好在高达戴着红外线风镜，黑暗中只见到处凌乱，巨大的大箱纸盒东倒西歪，显然这里曾经过激烈战斗。

罗玛丽把他拖进一堆大木箱后的空隙间，双双坐了下来，她喘息了片刻，才惊魂甫定道：“我是从这里逃出的，而且，这里不久前才遭到过突袭，现在我们再回来，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了。”

高达道：“所谓最危险的地方，也最安全吧！”

罗玛丽叹道：“唉！达令，我真不该……”

高达接道：“不必向我忏悔了，说吧，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？”

罗玛丽紧挽着他胳膊道：“他们在追杀我！”

“他们？”高达问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罗玛丽愤声道：“就是哈利手下的那批职业杀手！”

高达强自一笑道：“玛丽，别跟我打哑谜了，哈利又是谁？你干脆把整个事情从实招来吧！”

罗玛丽今晚死里逃生，已如同惊弓之鸟，定了定心神，才坦然道：“达令，不瞒你说，希伯德博士确实有个名叫罗玛丽的的外甥女，但当年她随父母

去夏威夷度假，在回程中飞机失事坠海遇难了，我根本不是罗玛丽。”

高达暗自一怔，诧异地问：“那你是什么人？”

冒充的罗玛丽道：“我的本名叫陈香，属于哈利领导的一个庞大国际犯罪集团。”

高达若有所思道：“因为你办事不力，费尽心机，结果抢回去的那对母女是假的，所以你的头儿要处置你是吗？”

陈香点点头，坦然道：“我那天说的希伯德博士后半段故事，其中除了我冒充罗玛丽之外，大部份都是真实的。不过，他逃出那秘密基地，驾驶的‘交通工具’坠海获救以后，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因为那艘游艇的主人正是哈利，而我当时也正在船上。”

高达“哦？”了一声，没有打岔，听她继续说下去。

陈香便说出了全部经过。“哈利的全名是哈利李姆斯，不过大家都叫他‘大脚哈利’。

他是个庞大国际犯罪组织的首脑人物，凡是有利可图的勾当，那个组织几乎无所不为，包括贩毒、走私、贩卖人口、转运军火。只要付出相当代价，他们甚至派出职业杀手，执行暗杀国际上的知名重要政治人物”

那次哈利亲自带了一批男女手下，到西奈半岛谈成一大笔军火生意，回来时命游艇直驶摩洛哥，准备豪赌庆祝一番，途中救起了希伯德博士。

他大概受惊过度，获救后一直发高烧，呈半昏迷状态，而且嘴里不断胡言乱语，还连连呼叫着‘妮莎亚’和‘琼妮’这两个名字。

游艇上有医护人员及设备，因为他们这批亡命之徒，随时可能跟别人发生枪战受伤。当希伯德博士被抬进医护舱，脱光全身的湿衣时，发现他的阴囊下方有道缝好的伤痕已经发炎。医生仔细检查一下，摸出阴囊内除了两个睾丸还多出个圆状异物，大小犹如小孩玩的玻璃弹珠。

如果一个男人的阴囊里，比正常人多出一个睾丸，在医学上也不是绝无可能的，但是，从缝合的伤痕看出，那圆状异物不是睾丸，而是装进去的。

哈利听到医生的报告，当时就想到，那一定是个极重要的东西，藏在阴囊内绝对不易被人搜到。（说到这里，她忍俊不禁笑出声来）谁会想到，有人把重要的东西藏进自己阴囊里呢？”

高达接道：“你们那位哈利老兄就想到了！”

“他是听了医生的报告，才会想到的。”陈香接下去说：

“哈利马上命医生动手术，开刀取出那圆状异物，发现是个金属小圆球，可以旋转开来成为两半，如同是个小圆盒，而里面只是个透明的小片，看上去就像隐形眼镜。

当然，那绝不可能是隐形眼镜，否则希伯德博士绝不会把它藏得那么隐密。但它究竟是什么呢？却没有人能想像得出，只有医生猜测它可能是‘微晶片’。

希伯德博士麻醉药性消失后，又经过好几个小时才清醒，一醒就惊觉藏在阴囊内的小圆球被取出。他当时好像发疯似的，要跟医生拼命，两三个人合力才把他制住。

哈利软硬兼施，威退利诱，用尽一切手段，希伯德博士都不肯说出‘微晶片’的秘密。

正感到无计可施的时候，突然遭到不明来历的直升机空中攻击，幸好游艇上的火力极强，双方激战了十几分钟，直升机终被击退。但在离去时，

机上用高音率扩大器向游艇喊话，我们都听不道说的什么，只有希伯德博士听了非常激动，号啕大哭。

等他情绪逐渐冷静下来后，要求单独和哈利密谈。大概是‘微晶片’在哈利手里，他不得不说出一切，并且提出条件，只要能从外星人手中，救出妮莎亚和琼妮，他就负责制造出一具显示器，否则‘微晶片’形同废物，毫无用处。

哈利对科技的知识有限，立即召集手下几个得力干将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。经过一番讨论，一致认为‘追忆摄影机’，真有希伯德博士所说那种神奇性能，确实是震惊全世界的大发明，如果待价而沽，绝对可值一二十亿美金，甚至更多。何况，‘微晶片’上录制的资料，可揭开外太空之谜，更是无价之宝。

既然希伯德博士已经表明态度，除非能救出那对母女，他是宁死不屈，绝不受任何威逼利诱。所以会议的结论，就是如何去救人。

外星人拥有威力强大的武器，而且为了那对母女的安全，必须投鼠忌器，不能劳师动众，以免弄巧成拙。把整个事情弄砸。于是大家想到，既不能力敌，就得以智取，找出一个智勇双全的人，单独跟外星人周旋。哈利的手下，职业杀手倒是不少，但都是有勇无谋的，像样的一个人还真选不出来……”

高达冷冷一笑道：“于是就找上了我？”

陈香道：“达令，我在电报上具名‘仰慕者’，确实是久闻大名了。前两年我奉命去东方，结识了一位鼎鼎大名的模特儿，那一星期我们天天在一起，处的非常好，几乎无话不谈，曾经谈到了你……”

高达立即想到那是白美玉，问道：“是她把我的地址给了你？”

陈香点点头道：“会议中，我提出了你，想不到在场的人竟有一半以上曾经听过有关你的传说，哈利就要我登岸后即跟那模特儿联络，打听出你的地址。同时，拟好整个计划，因为只有我有东方血统，由我冒充希伯德博士的外甥女罗玛丽，整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部份，就是一旦救出那对母女，必须把你摆脱。因为，如果你知道一切真相，绝不可能善罢甘休。所以今晚在公墓外，我们埋伏了一批人，趁机把那对母女抢走。而我早已离开滑雪俱乐部，这样一来，也许你们会把这笔帐记在外星人的头上。”

高达不屑地冷哼一声：“那你当初不会别把‘微晶片’的事告诉我？”

陈香无奈道：“要使你这件事发生兴趣，那是不得已的啊！据那位模特儿说，如果要让你心甘情愿去冒险做任何事，必须是你为之真正动心的美女，或者让你认为满意的金钱代价，甚至绝对能引起你好奇的特别事物。所以，我只好三样全用上了。”

高达仍然不提白美玉的名字，笑问：“这些都是她告诉你的？”

陈香道：“当时我们只是闲聊，她说一生中，在床上真正能令她满足的只有你，而且还夸奖你的功夫……”

高达不由地骂道：“他妈的！这臭娘们，居然在我背后胡说八道，破坏我的形象！”

陈香笑道：“当时我也认为她夸大其词，直到我亲自领教过，才知道浪子高达果然名不虚传啊！”

高达强自一笑道：“好啦！别把话扯远了，继续说你的故事吧。”

陈香接下去道：“以后的一切，你都知道了。这个仓库是属于哈利的，

平时作为掩护，木箱纸盒几乎全是空的，只有少数装了些不值钱的破铜烂铁。实际上，这里是个秘密军火转运站，从瑞士来的军火都藏在这里，然后运交各地的买主。

希伯德博士一直被软禁在这里，等着我们把那对母女救出。不过他也很精明，跟哈利约法三章，一旦人救出，必须先带来见他，然后让她们自行离去，不得派人跟踪。等她们到了个绝对安全的地方隐居下来，来电话通知他后，他才动手制造显示器。

没想到今晚抢回的，却是一对假的母女，她们脸上都戴着橡皮面具，而且半路上人就死了。

既然那对假母女是从你们手上抢走，你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而你只见过我，别的人从未露面，自然是要找我算帐。

哈利一见事败，又担心因为我替他们惹来麻烦，一气之下就决心杀我。正要下手时，不料遭到一批身份不明的人突袭。

“慢着！”高达阻止了她，问道：“那对假母女是不是带到了这里来？”

陈香点点头道：“人一抢到，自然立刻带来，但没想到她们在车上就死了。

高达道，“那就没错了，一定是她们身上藏有‘追踪器’，才把突袭的那批人引了来。”

陈香又点了点头：“事后我也想到，绝对是这么回事，否则他们不可能轻易把那对假母女交给你，也不可能追踪到这里来，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希伯德博士，即使不能把他抓回去，也要把他解决。

不过，幸好他们来突袭，我才能趁着一片惊乱逃走，否则早就遭了哈利的毒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不禁犹有余悸，钻进高达怀里低泣起来。

高达无限安抚这只惊弓之鸟，追问道：“突袭的结果呢？”

陈香招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我当时只顾逃命，那不管他们。过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我偷偷绕回附近，发现仓库外毫无动静，壮着胆子溜进来一看，到处一片凌乱，非但没有任何人留下。连那对假母女的尸体也不见了。

我到地下室和各处看了一遍。希伯德博士也不在了，就匆匆离开这里。那知刚走没多远，发现哈利的手下，驾车在一路慢慢巡视，一定是奉命追杀我的。幸好我及时避开，绕到大教堂附近，找到个公用电话亭，急忙打电话向你求救，话还没说完，他们的车已驶近了广场……”

高达问道：“现在要我怎么救你？”

陈香幽幽地道：“哈利的大本营在欧洲，到处都分布有他的人，我今夜就算能侥幸逃进城，也逃不出他的魔掌。所以……所以希望你救人救到底，带我去东方。”

“哦？”高达不置可否地笑问：“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陈香仰着脸，一副乞求之情：“达令，我不会有太多的要求，也不会为你添任何麻烦的。只要你能带我去东方，我愿意做你的佣人，替你看家，烧饭洗衣……”

浪子高达一向放浪不羁，即使处在最危险的劣境中，照样谈笑自若。这时故意笑问：“包不包括上床？”

陈香风情万种地一笑，媚态毕露：“只要你吩咐一声，我随时上床侍候。”

高达摇摇头：“不行，这个代价太小了。”

陈香急道，“达令，那你说好了，我情愿为你做任何事“好！”高达道：“立刻带我去找大脚哈利 tp7“带你去找他？”陈香顿时大吃一惊。

高达冷冷一哼，愤声道：“你既是奉命行事，我可以不怪你。但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非找他算帐不可！”

陈香沮然道：“达令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们只有七八个人，斗不过他们的……”

高达道：“你那位做模特儿的好友，有没有告诉你，浪子高达除了金钱和女人。还喜欢什么？”

陈香茫然问：“什么？”

高达沉声道：“专找硬角色斗！”

陈香为难道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高达把她从怀里推开道：“如果你不带我去找大脚哈利，我自己会去找他。你也就不必指望我救你了，我们各走各的吧！”

陈香情急道：“达令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我……我是不希望你去冒险……”

“哈！”高达豪迈地笑道：“这回真让你说对了，我要不喜欢冒险，就根本不会来啦！”

陈香犹豫之下，终于无可奈何，同意带高达去找大脚哈利了。

东区，“银色之城”的精华地带。

茵斯布鲁克的夜生活是多姿多彩的，除了几处大型的豪华夜总会。大部份的低消费娱乐，像小酒馆，有空女郎招待的酒吧，专演成人电影的小戏院。脱衣舞表演等等，都集中在东区这条大街上，一眼望去，醒目耀眼的霓虹灯招牌比比皆是。

仍然由陈香驾车，载着高达来到街边停下，指着街对面，“就是那家‘红靴酒吧’。”

高达跨下座后，从口袋中取出那只女鞋，递给她道：

你快骑车赶回广场去，要他们尽快赶来接应，你自己要小心！”

陈香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达令，你也要小心啊！”

高达目送她驾车驶远。才穿过宽阔的大马路，向对面的“红靴酒吧”走去。

这家酒吧门面不算大，招牌上方亮着霓虹灯，是一只红色的女靴，一明一灭地闪着，四周的五颜六色小灯，好像在追逐地打着转。

门旁大玻璃框里，很艺术地贴着十来张照片，都是上空女郎在搔首弄姿。展示她们诱人的胴体，以广招徕。

一个蓄有兜腮大胡子的中年胖子，身上穿的既臃肿又邋遢，站在门前不断招呼过往的行人。

高达一走近，他就操着当地口音笑脸相迎，“请进来喝两杯，消费低廉，高级享受，包君满意！”

对这种拉客的角色，高达连看都不屑看一眼，昂然走了进去。

里面装有暖气，一进来就觉出跟外面的寒风刺骨，有着天壤之别。

这酒吧是前窄后宽，如同一个“凸”字形。整个空间还算宽敞，容纳一百位酒客绝不成问题，可惜今夜生意不太好，仅有二三十人，散散落落在各处，连那唯一的“洋琴鬼”，坐在钢琴前也弹的不太起劲。

但是，酒吧里倒是春色无边。

只见十几个上空女郎，上身完全赤裸，下面只穿一条紧窄几乎透明的

迷你三角裤，周旋在酒客之间，毫无顾忌地打情骂俏着。

此地的上空酒吧跟香港一样，酒容只许观赏，不得动手。

上空女郎展露形同赤裸的胴体，任凭远观近赏，但绝不可毛手毛脚，这是常跑这种地方的“行家”，几乎人人都知道的“规矩”。

不过，那也不尽然，只要酒客出手大方，私下塞给女郎们一些小费，自会享受到额外服务，不但动手动脚不会遭到拒绝，还会投怀送抱，甚至奉上热情大胆的香吻。

这种“规矩”只是警方订的标准，其实等于官样文章，只要吧女和酒客之间互有默契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不要闹进警局，酒吧老板是从不过问的。

高达眼光一扫，若无其事地走向吧台。

一名上空女郎迎了上前，操着生硬的英语，“先生，请那边坐，让我陪你喝一杯吧！”

高达一向出手大方，尤其是在这种地方，洒然一笑，掏出一张百元的美钞塞在她手上，“拿去自己买杯酒喝。”

上空女郎简直有点受宠若惊，这样的豪客实在很难遇上，她怔怔地尚未回过神来，高达已经自走到了吧台前。

酒保是个壮汉，比高达至少高出半个头，脸上毫无表情地用当地语言招呼：“请问喝什么酒？”

高达却用英语道：“那要看大脚哈利请我喝什么了。”

酒保一怔，改用英语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高达重复一句：“我说要看大脚哈利请我喝什么酒。”

酒保毫无表情的脸上，露出了惊讶：“你……”

高达直截了当：“告诉大脚哈利，我要见他！”

他的话一出口，就见整个酒吧里的人有了强烈反应。

弹琴的弹错了音，酒保怔住了，上空女郎和酒客全转过头来看着高达，有几个胆小怕事的酒客，急忙结了帐匆匆离去。

高达见酒保光发愣不说话，追问道：“我说要见大脚哈利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
酒保这才回过神来，摇着头道：“抱歉，这里没有这个人。”

高达若无其事地笑：“没关系，他跟我约好的，我可以等。替我来杯‘威士忌’，加倍，不要冰块。”

酒保一脸不动声色，转身去倒酒时，暗向坐在附近卡座里的两名酒客使了个眼色。

高达刚坐上高高可转动的圆凳上，就见走来两名上空女郎，在他两旁一左一右倚身靠着吧台，右边那个嫣然一笑道：“请我们喝一杯吧！”

吧女没有固定底薪，全靠小费，及劝客人买酒抽成，这点高达很懂。

“尽量喝吧！”高达干脆慷他人之慨，向端酒给他的酒保笑道：“今夜大脚哈利请客，记在他帐上。”

吧女大概不知道大脚哈利是何许人，反正只要有人替她们买酒，管他是谁。

不料她们作个手势要酒，酒保却未加理会，使两个吧女不禁感到莫名其妙。

高达存心找碴，向那酒保大声道：“没听见吗？替两位小姐倒酒！”

卡座的两人已起身定来，上前把两名吧女推开，站在了她们刚才的位置。一左一右，将高达夹在当中。

高达不屑地瞥了他们一眼，冷声道：“你们脱光也没有什么看头，要喝自己付帐！”

左边一人怒哼一声，却被右边那人以眼色制止，遂问：

“朋友，你要见大脚哈利？”

高达转头看看他脚，笑道：“你老兄的脚不够大，大概不是哈利吧！”

右边那人举起握紧的拳头道：“我的脚虽不够大，这个却够！”

“哦？”高达眼皮刚一翻，那人已狠狠一拳朝他腹部击来。

但高达的行动比他更快，一挺腰已从高凳上滑下，使他一拳击空。

高达再一转身，一把抓住那人后领，接着向前一推一送，他便身不由己地冲扑向左边那人。

左边那人闪避不及，被撞得跌了开去。

这一动手，高头大马的酒保急忙从吧台旁绕出，大喝道：“把门关上！”

来之前陈香已告诉过高达，大脚哈利的手下经常在酒吧里待命，等于是他们的连络站。

其实陈香毫无把握，哈利会不会在这里，尤其今晚仓库遭到了突袭。但她在茵斯布鲁克城里，只知道那仓库和这“红靴酒吧”两个地方，所以把高达带了来。

不过，她相信来这里只要表明找大脚哈利，即使他不在，也会立即有人通知他。

高达故意找碴，并且一再提到大脚哈利，目的就是要这里的人去向他通风报信。如果人在这里，自然会出面，绝不可能任他在此胡闹。

这时尚留在酒吧未走的人，大概都是他们自己人，一听酒保大喝关门，便有人出外叫进那拉客的邋遢中年人，迅速关起了门，连霓虹灯也关掉，表示已提早打烊。

上空女郎们一看情形不对，心知可能要大打出手，吓得纷纷避进里面房间，以免遭到池鱼之殃。

酒保仗着体型唬人，绕出吧台冲到高达面前，不由分说就是迎面一拳。

高达闪身避开，双手一撑吧台，翻身跳了进去。

一名壮汉正好扑来，扑了个空，上半身扑在了吧台上。

高达顺手从架上取下瓶酒，举起看了看：“一九六三年的，便宜货！”

突然一回身，举瓶砸在那壮汉头上，顿时头破血流。

高达笑向酒保道：“这一瓶算我的，别记在大脚哈利的帐上。”

酒保气得狂喝一声，冲至吧台前，又是狠狠一拳猛挥而出。

但高达向后一退，酒保的拳头已够不到。

由于他体型高大又重，不能做高达一样翻跳进吧台里去，只得绕向一旁进出口。

吧台的设计大同小异，一端总留有个缺口，上面一块可掀起的木板与台面一般平，掀起即可进出。

酒保刚才绕出时未将木板放下，正要冲进去，被高达赶来将木板一放，差点把他的手压住。

高达用力按住木板，笑道：“老兄，你辛苦了一晚上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！吧台交给我了。”

酒保双手抓住木板边，想把它掀起，但高达却压在上面不让他得逞。

两人正僵持着，另一名壮汉也跳进吧台，朝向高达疾扑而。

高达一放手，顺势托起木板下面猛一掀，酒保来不及抽手，右手被夹在木板与台面之间，痛得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：“哇！”

壮汉刚扑近，被高达飞起一脚，踹得连退几步。

两脚还没站稳，高达已冲到面前，一记重拳击中鼻梁，使他又一个踉跄路倒退，背后被吧台一顶，滑坐地上昏了过去。

其他人原本以为，凭酒保他们四五个人，对付高达一人已绰绰有余。所以都站在一旁看热闹，根本不必动手。

那知估计错误，这东方人矫健，四五个人非但对付不了他，反而个个吃了大亏。

他们这才惊怒交加，纷纷向高达冲来，有两个已亮出了随身携带的锋利弹簧刀。

高达利用吧台为屏障，架上一瓶瓶的酒为武器，顺手抓起，见人冲近就掷出。

酒保看在眼里，顾不得右手被夹伤，心痛地大叫：“那些酒很名贵，不要掷，不要……”

高达充耳不闻，连连掷出。

正在一片惊乱中，刚才那批吧女逃进去的门突然开了，冲出两个西装革履的家伙，拔枪对着高达喝令：“不许动！”

高达一见他们的打扮，及拔枪的动作，就看出是典型的职业枪手。

他身上也带着枪，但不愿在这里发生枪战，以免枪声惊动警方，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略一迟疑，他放下了手上刚举起的酒瓶。

一名壮汉趁机冲进，跳进吧台内，搜出了高达插在腰间的那支左轮手枪，以及一把猎刀。

两名枪手制住了高达，分向两旁一站，随即从那道门里又走出个矮胖的秃头中年人。

高达被搜身的壮汉，以枪顶在背后，使他不敢轻举妄动。

只见矮胖中年人走向吧台间，朝他打量两眼，以英语沉声问道：“你要见我？”

高达不知大脚哈利的长相，陈香也忘了告诉他，不禁反问对方：“你就是大脚哈利？”

矮胖中年人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冷声道：“哼！敢跑到这里来闹事，还指名道姓要见大脚哈利，你的胆子真不小！”

大概你就是那叫高达的东方人吧？”

高达昂然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！”

矮胖中年人架式十足，从上衣口袋取出支名牌雪茄，咬去头部，往嘴上一衔，一名枪手忙掏出打火机为他点着。

他连吸了几口，才大刺刺地问道：“你要见我有什么事？”

听这口气，显然他已承认是大脚哈利了。

高达即道：“想跟你谈一笔十亿美金的买卖！”

矮胖中年人笑问，“是希伯德博士的发明吗？”

高达道：“不错！”

矮胖中年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希伯德博士在我手上，东西也在我手里，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好跟我谈的？”

高达有恃无恐道：“如果没有跟你谈的本钱，我今夜就不会来这里！”

“哦？”矮胖中年人诧异道：“人和东西都在我手上，你还有什么谈判的本钱？”

高达直截了当道：“那对母女！”

矮胖中年人冷哼一声，不屑道：“我还以为鼎鼎大名的浪子高达，能有多大本事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非但换回一对假的母女，还中了计，被他们利用暗藏的追踪器，找到我们藏希伯德博士的地方，要不是我们戒备森严，全力掩护他撤出，人就被他们抢走啦！”

高达笑了笑道：“幸好那对母女是假的，否则我就没戏可唱了。”

矮胖中年人不解道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高达道：“人和东西都在你们手里，但没有救出那对母女，希伯德博士就绝不会替你们制造显示器，‘微晶片’就等于废物。如果今晚你们用假的‘微晶片’，换回了一对真的母女，恐怕早已远走高飞，不会留在这里了。那样一来，我才真的是白忙啦！”

矮胖中年人沉吟一下，问道：“现在你打算怎样跟我谈？”

高达笑道：“很简单，我要所获利益的一半！”

“哼！你的胃口倒不小！”矮胖中年人道：“但你凭什么要求这么大的代价？”

高达从容不迫道：“如果救不出那对母女，希伯德博士宁死也不会受你们利用，那么你们到手的东西，也就毫无价值可言了。而要想救出她们，只有我能办到，你说我该不该分一半？”

矮胖中年人未置可否：“你有把握能救出她们？”

高达道：“没有把握，我就不会来了！”

矮胖中年人似乎不太相信。试探道：“你能不能说说，准备怎样救？”

高达正色道：“潜入那秘密基地！”

矮胖中年人惊诧地：“你真能办到？”

高达自负地笑笑：“浪子高达没有办不到的事！不过，为了要了解基地的一切详情，我必须见一见希伯德博士本人。”

矮胖中年人面有难色：“这个……”

高达不屑道：“大概你的脚还不够大，不能当家作主吧？”

矮胖中年人不由地一怔，正在这时，那道门又被控开，冲出的竟是阿发和万夹。

两个枪手来不及回身应变，已被他们以枪柄击昏，双双倒在了地上。

高达趁机向旁一闪，以免身后的壮汉手枪走火。同时一把抓住他手腕，外带狠狠一拳。

壮汉被击得仰面栽倒，手上的枪已被高达夺下。

当其他几人跟着陈香冲入时，高达已用枪制住了那吓得不知所措的矮胖中年人。

不等高达开口问，陈香已指着矮胖中年人叫道：“他不是大脚哈利！”

第九节

陈香带着阿发等人赶来，一见前面已关门打烊，情知有异，急忙绕至后门潜入。

由于只有两把枪，就由阿发和万夹自告奋勇打前阵。

酒吧内双方正在谈判，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高达一人身上，才被阿发和万夹攻了个措手不及，轻易击昏了两名职业枪手。否则极可能引起一场枪战。

现在整个情势转变了，完全由高达他们控制。

高达唯恐那些受惊的上空女郎逃出报警。急命阿发去后面休息的房间将她们全部都押来，然后才向陈香问道：

“他不是大脚哈利，是什么人？”

陈香指着矮胖中年人道：“他叫光头罗夫，是这里的负责人。”

高达不禁愤声：“他妈的！你又不能当家作主，干嘛装模作样，跟我胡扯了半天？”

罗夫这时像只斗败的公鸡，垂头丧气道：“你要见他，我自然要知道是为什么事啊！”

高达命令道：“现在你已经知道了，带路吧！”

罗夫为难地：“这，这我可不敢作主，必须先打电话请示，如果他同意……”

高达道：“那就快去打电话！”

罗夫应了一声，忙走向吧台的一端，抓起话筒。背着身子拨动号码盘，似乎怕被他们看见他拨出的号码。

电话拨通了，罗夫用手捂住话筒，轻声说了好几分钟，才挂断电话走过来道：“老板同意跟你见面，但命我只能带你和陈香小姐两人去。”

陈香紧张道：“不！不！我不去……”

高达答道：“跟我在一起，有什么好怕的，我保证他们不敢碰你一根汗毛！”

陈香这才勉强点点头：“好嘛，我跟你去就是啦！”

万夹急问：“那我们呢？”

高达道：“你们留在这里等我，有酒有色，全部免费，大家好好享受吧！”

说完，暗向时律师使了个眼色，又看了看地上两名被击昏的枪手。

时律师会意地微微点了下头。

高达便收起枪，向罗夫道：“老兄，我们走吧！”

罗夫应了一声，便领着高达和陈香，由那道通里面的门出。

他们出了后门，只见街边停置着两部轿车，其中一部是陈香刚才带那几个人赶来的。

罗夫上了另一部，由他驾驶，高达和陈香则双双坐在后座。

陈香紧紧依偎着高达，车一开动，她就以华语轻声道：“这个光头罗夫，是大脚哈利手下四员大将之一，在此地是个地头蛇，黑社会中很有势力。达令，他故意要我把我带去，我真怕他没安好心啊！”

高达安抚她道：“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抓住他们的弱点，他们不得不听我的。”

陈香娇嗔道：“万一你要向我报复，出卖我呢？”

高达笑道：“他们杀了你，那谁替我看家、烧饭洗衣、陪我上床？”

陈香听了感到十分温馨，情不自禁地伸手将高达的头颈扳下，仰脸送上个火辣辣的热吻。

高达也不管前面开车的，是不是会从后视镜中窥视，索性把手从陈香的滑雪衣伸进去，在她那丰满挺实的双峰上活动起来。

夜色朦胧，车在平整的马路上飞驰……

陈香的生命掌握在高达手中，为了巴结这位“浪子”，她必须投其所好，施尽浑身解数，使他感觉身边少不了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的女人，才会全力保护她的生命。

热吻中，她解开了滑雪衣，执起高达的手，引导伸入她身上穿的厚羊毛运动衣里面，直接抚向未戴胸罩的双峰，以免“隔靴搔痒”，在运动衣外摸不过瘾。

高达也毫不客气，在她那对极富弹性的肉球上恣情活动着。

外面虽是寒风凛冽，车内有暖气，丝毫不觉寒意。

尤其摸在这女人温暖的肌肤上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陈香忽然把热吻中的嘴移开些，轻声问道：“达令，你坚持要去见大脚哈利，究竟为什么？”

高达卖起关于来：“不必问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陈香担心道：“达令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真要找他算帐，一定会吃亏的啊！”

高达似已胸有成竹，有恃无恐地笑道：“这个你放心，就算我要出卖你，我也绝不会出卖自己的。”

陈香仍不放心道：“可是，是你要见大脚哈利，光头罗夫为什么要把我也带去呢？”

高达耸耸肩，故意道：“谁知道呢，也许大脚哈利需要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为他看家、烧饭洗衣、陪他上床吧！”

陈香惊道：“达令，你不能把我交给他，他一定会杀我的。”

高达笑了笑：“因为希伯德博士的这件事，你一开始就参与，知道的太多，所以要杀你灭口？那我知道的也不出你少，也非杀不可喽？”

陈香怔怔地道：“这……”

高达道：“我看你大概是被吓昏了头，今晚大脚哈利要杀你的最大原因，是因为你出面找我来的。既然事机败露我势必找你算帐，然后找上他。而现在你跟我已经在一起，而且找上了他，杀你不是多此一举吗？”

陈香忧心忡忡道：“你不知道大脚哈利这个人，他不任喜怒无常，而且心狠手辣。有一次，我亲眼看到，他的一个近身保镖，为他点雪茄时不小心烧到了他的手指，他拔枪就射死了那保镖。他现在已经知道，一定是我带你找上‘红靴酒吧’的，绝不会轻易饶了我，说不定当你面就开枪打死我故意来个杀鸡儆猴，让你看看他的厉害。”

高达笑道：“那就要看我舍不得让你死了。”

陈香立即以行动表现，又送上了热吻。

车正向市郊飞驰……

高达正在享受这女人的香唇妙舌，及丰乳弹跳，纤腰扭摆的滋味。突党一阵颠簸，向车窗外一瞄，才发现已驶离平坦的大道，折向一条通往山坡的崎岖小径。

他忙轻轻推起陈香，问道：“知道是去哪里吗？”

陈香撑起身，向车窗外看了看，茫然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……对了，听大脚哈利说，最近他们在东郊买下个古堡，尚未装修，将来准备把它改成私人俱乐部，也当作此地的根据地，可能去的就是那个地方。”

“你没去过？”高达问。

陈香又挨了摇头：“没有，我前几天才来。”

这时车已驶上山坡。速度愈来愈慢，终于来到了一座断垣残壁的小古堡前。

三百多年前，奥地利女王玛利亚泰丽莎当政，共生了十三个女儿和三个男孩，所以她的后代人数不少，皇亲国戚更多。而当时的贵族。盛行建堡为家，这也就是欧洲到处可见古堡遗迹的原因。

这座古堡建造在半山，没有护城河，但挖有一道很深的壕沟，布满尖锐的乱石，形成一道障碍。

光头罗天踩了刹车，连按三声喇叭，并且将前车灯连续明灭三次，似在打出暗号。

片刻后，古堡的大门敞开，缓缓放下吊桥。

罗夫开车驶入后，吊桥随即吊起，大门也关上了。

通过广场，车一停，就见十几名壮汉出现，一字排开，完全是京戏里“窦尔墩摆队迎天霸”的架势。

罗夫先下了车，向迎上前的一名壮汉轻声交代着。

陈香紧便着高达，紧张道：“达令，我好害怕……”

高达安抚地拍拍她，两人一下车，壮汉就上前操着生硬的英语道：“对不起，请把身上的枪暂时交予我代为保管。”“好吧！”高达耸耸肩，只好把枪取出交给对方。

于是，他们跟随着罗夫，在十几名壮汉虎视眈眈下进入堡内。

古堡虽已年久失修，到处破旧不堪，满目疮痍。但有自备发电机，不必像三百多年前，用古老的方法照明。

进入一间宽敞大厅，只见大部份家具都罩着布套，积满灰尘，失去了当年的富丽堂皇。

一组大型沙发的布套已揭去，只见三个西装毕挺的中年人并坐长沙发上，后面站着七八个保镖型的人物。

陈香轻碰了高达一下，低声道：“坐在当中的就是大脚哈利。”

高达放眼看去，见那人手上夹着雪茄，院着二郎腿，大刺刺地居中而坐，一副盛气凌人，不可一世的神气。

“他的脚好像并不特别大嘛！”高达故作轻松。

但陈香已心惊肉跳，全身不住发抖，紧紧依偎着高达，哪还有心情说笑。

罗夫快步走上前，绕至长沙发后，再弯腰低头，恭恭敬敬在大脚哈利耳旁轻声说了几句。

哈利微微点了点头，把手一挥，示意罗夫退开，然后以英语向陈香喝问：“是你带他去‘红靴酒吧’的吗？”

陈香不敢搭腔，高达已振声：“不错！如果她不带路，我们之间的交易就谈不成了。”

哈利做个手势：“随便坐！”

高达径自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。

陈香不敢远离高达，顾不得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侧身坐在沙发的扶手上。

哈利吸了两口雪茄，开门见山道：“听光头罗夫说，你愿意冒险深入外星人基地，把那对母女救出来？”

高达笑道：“我们东方人有两句话：‘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’。那就要看所获代价，值不值得我去冒险了。”

哈利问：“你认为多大代价才值得？”

高达直截了当道：“你我双方，一人一半！”

“你的胃口太大了吧？”哈利冷笑道：“我们劳师动众，费了多大的劲，你只不过去救出两个人！”

高达耸耸肩，两手一摊道：“你们不妨自己去救救看，能救得出就一块钱也不必分给我了。”

哈利沉吟一下，问道：“你有把握？”

高达又耸耸肩：“这很难说，反正冒险的是我，不成功则成仁，对你们毫无损失。”

哈利跟身旁的两人密商了几句，终于决定道：“好，你的条件我接受，什么时候去救人？”

高达道：“今晚他们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要我通知希伯德博士，限他二十四小时之内，亲自把‘微晶片’送到他们指定的地方，否则就处死那对母女。”

坐在哈利左边的那人忍不住道：“不行！希伯德博士一去，绝对回不来了。”

右边那人附和道：“不错，他们要希伯德博士去，一定是要杀他，那样‘微晶片’就毫无用处了。”

高达道：“所以必须由我代替他去。”

哈利猛吸了两口雪茄道：“但他们是要希伯德博士去啊。”

高达诡异地笑了笑：“他们会弄出一对假母女来，我们不能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吗？”

哈利怔了怔，说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高达接道：“由我化装成希伯德博士！”

哈利若有所思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打算扮成希伯德博士，混进基地去救人？”

高达微微点了下头，陈香急道：“达令，这太危险了，他们已决心要杀希伯德博士，那你去不成了替死鬼……”

“你少开口！”哈利喝止了陈香，转向高达道：“这主意不错，如果你需要人手协助，我可以全力支援。”

高达答道：“那倒不需要，但我必须立刻见一见希伯德博士。”

哈利面有难色道：“这……这有必要？”

高达瞥了站在长沙发后的罗夫一眼，正色道：“我已经向这位光头老兄说过了，现在不妨再说一遍，我必须了解那秘密基地内的全部情况，这只有希伯德博士能详细说明，所以我非见他不可，否则无法采取行动。”

哈利想了想，忽问：“你该不是想杀他吧？”

其实陈香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以为高达不顾一切要见哈利，目的就是为杀希伯德博士。

因为这样一来，就彻底粉碎了哈利的发财梦，作为最好的报复。

她虽想到有这个可能，却不敢贸然说出。

高达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兄，拿很快就到手的好几亿美金斗气，我可犯不着。何况，我要真杀了希伯德博士，能逃得出这古堡吗？不错，浪子高达一向喜欢玩命，但可不是日本的自杀式的‘神风队’，特地跑来送死的啊！”

哈利沉吟了片刻，终于当机立断，转过头去向沙发后的罗夫吩咐：“带他去见希伯德博士。”

罗夫恭应一声，做个手势：“请！”

高达暗喜，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。

陈香急道：“达令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……”

高达把她的腰一搂，向哈利笑问：“我离不开女人的，能让她陪着我吗？”

哈利微微点了下头，陈香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！

古堡内大小房间有七八十个，这是二楼长走道正中的一间，走道两端和房门口，都派有两名壮汉把守，可见戒备非常森严。

罗夫领着高达和陈香，后面尚有四名壮汉跟着，来到了房门口。由罗夫吩咐守在门外的壮汉，从腰间掏出钥匙把锁着的房门打开。

进房一看，只见烧着柴火的壁炉前摇椅上，坐了个面容憔悴的东方中年人，腿上覆着毛毡，两眼无神地凝视火光微微地前后摇动着摇椅，仿佛正陷入沉思，又像是极端无聊和无奈，有人开门进来竟浑然不觉。

想必他就是希伯德博士吧！

房内除了他，尚有两名年轻护士，坐在一旁陪着，无聊地玩着“蜜月桥牌”。

她们一见罗夫带了人进来，忙起身相迎。

罗夫挥挥手，示意她们退开，然后走到希伯德博士身旁，轻拍他一下肩头道：“博士，有人来跟你商议救人的事，让我来替你们介绍。”

希伯德博士只瞥了他一眼，又把眼光转向壁炉中的火光，似对他们的“人”已失去信心。

罗夫有些尴尬，忙向搂着陈香走近的高达道：“这位就是……”

高达接道：“对不起，请你和你的人都出房去，让我自己跟他谈好吗？”

罗夫却摇摇头道：“不行。我必须守在房里，但可以不打扰你们谈话。”

高达无奈，只好任由他们留在房内，上前用华语问道：

“希伯德博士，你能说华语吗？”

希伯德博士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不屑道：“人救不出来，你们说什么话都没有用！”

高达碰了个钉子，不以为件地笑笑，示意陈香走开，径自搬来把椅子坐下道：“我见过你女儿琼妮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谈谈？”

希伯德博士霍地转过身，激动地问：“你见过她？真的？”

她还好吗？”

高达点点头道：“目前还很好，但二十四小时以后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”

希伯德博士一惊，急问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高达坦然道：“因为他们限你二十四小时之内，亲自把‘微晶片’送到‘武士古堡’，否则就处死她们母女。”

希伯德惊怒交加道：“既然你们救不出她们，还来跟我谈什么。告诉你，

除非安然无恙救出她们母女，否则我宁死也不会受你们利用！’，高达续道：“你错了，我跟劫持你来的那批人不是一伙的。”

“哦？”希伯德博士诧异地问：“那你是什么人？”

高达道：“我只是想帮助你，使你们能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。希伯德博士已怒道：“哼！你不必假仁假义，我已经看清了你们的真面目。我真悔不当初，不该逃出来，其实比起外星人，地球上的人才真正可怕！”

高达郑重地问：“如果我毫无条件助你离开这里，再设法去救出她们母女呢？”

希伯德博士似乎不敢相信问道：“你，你真能办到？如果你能救出她们，我愿意……”

高达笑道：“你不必对我做任何承诺，假使你想她们母女能获救，一切必须听我的。不过。我得先声明，我只是尽力而为，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，但我也不能保证绝对能成功。”

希伯德博士连连点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一定听你的就是了。”

罗夫冷眼旁观，一切看在眼里，可惜不借华语。连站得近的陈香，也听不清他们在轻声说些什么。

足足谈了半个小时，才见高达站起来，跟希伯德博士握握手，走过来向罗夫笑道：“好了，我所要知道的一切，他全都告诉了我，别打扰他的安静，我们走吧？”

罗夫大喜，忙陪着高达和陈香出房，命守门的壮汉把门仍然锁上。

回到大厅。等得已经坐立不安的哈利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高达洒然一笑：“他把基地的一切都告诉了我，待会儿我列出一张单子，明天一早，你们去把我需要的东西买全，下午就可以开始行动了。”

哈利信以为真，敞声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快去拿酒来，我们今夜要痛痛快快地喝几杯，预祝成功！”

两位保留立即去取酒了。

罗夫忙问道：“高达先生，你那几位留在酒吧的朋友，要不要把他们接来？”

高达不动声色道：“不用了，这事只能由我单独一个人去，就让他们留在酒吧轻松轻松吧！”

两名保留又取来几瓶酒及酒杯，放在长茶几上。

罗夫上前开了瓶，将酒杯一一斟满，端起两杯，一杯先递给哈利，再把另一杯递给高达。

沙发上的两个中年人，各自起身端了一杯在手。

罗夫似对陈香已另眼相待，又端起两杯，把一杯递给她笑道：“事成之后，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了。”

陈香乐在心头，接过酒杯谢了一声，不敢多说话。

当人手一杯时，哈利举杯道：“来！祝我们这次马到成功！”

就在这时。突见楼上把守房门的一名壮汉，气急败坏地闯进来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希伯德博士突然腹痛如绞，痛得倒在地上打滚。”

哈利大吃一惊，急向罗夫道：“快上去看看！”

罗夫刚一转身，高达又趁机突然发难。

只见他一把推倒陈香，人又冲向一名保留，出手如电地迎面就是一记

拳。保留措手不及，被击得仰面栽倒，腰间的枪却已被高达夺去。

高达的行动快如旋风闪电。哈利还未看清发生了什么事，已被勒住脖子，枪口抵在了他腰后。

这一手擒贼擒王，高达经常玩，而且屡试不爽。他一得手，制住了哈利，立即振声喝令：“要命的，就叫你的人把枪全丢下！”

保镖已有几个拔枪在手，但投鼠忌器，不敢贸然轻举妄动。

哈利不禁惊怒交加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高达已勒住他退向一处死角，以防遭人从背后偷袭，冷声道：“先叫他们把枪丢下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哈利不愧是个狠角色，有恃无恐道：“这里至少有好几十人，你能逃得出去吗？”

高达哈哈大笑道：“如果我要逃，又何必自投罗网送上门来！”

哈利怒问道：“那你究道想干嘛？”

高达道：“没别的，只是要跟你老兄公平交易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哈利一时未能听懂。

高达从容不迫道：“希伯德博士和‘微晶片’都在你们手里，而我一无所有，却得去玩命，这种交易实在有欠公平。

所以，我也要有个保障，以免事成之后你们不认帐。”

哈利怒哼一声道：“我大脚哈利说的话，向来说一不二。

既然答应了你的条件，绝不会反悔。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”高达不屑道：“你们的说一不二。我已经领教过了。”

哈利只好问道：“那你要什么保障？”

高达直截了当道：“很简单，‘微晶片’由你们保管，希伯德博士交给我带走。”

哈利断然拒绝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高达怒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哈利道：“你把人带跑了，‘微晶片’还有个屁用！”

高达反驳道：“东西在你手上，我把人带跑又有什么用？”

尚未上楼察看的罗夫忙打圆场道：“高达先生，如果你把那对母女救了出来，到时候她们在你手上，还怕什么高达冷声道：“哼！我就怕你们重施放伎，来今晚公墓的那一手！”

罗夫顿时哑口无言了。

高达威胁道：“大脚哈利，如果你不愿意把希伯德博士交给我带走，那我就带你走也一样！”

一名站得较近的保镖，出其不意地从高达背后扑来。

不料高达眼急手快，转身“砰”地一枪，射中那保镖胸膛，惨叫一声：“啊！”便倒地不起。

哈利无可奈何，只得吩咐道：“罗夫，去把人先带下来。”

罗夫应了一声，忙带着守门的壮汉夺门而出。

高达即向吓呆了，仍倒在地上的陈香道：“达令，起来帮我缴了他们的械吧！”

一声“达令”，听得陈香心花怒放，勇气百倍，立即站起身来，走去缴保镖们的枪械。

保镖们见哈利受制，不敢抗拒，只得任由陈香将他们的枪缴下，一把

把丢向高达的脚边。

高达那一声枪响，已惊动守在各处的人，纷纷赶来一看厅内的情况，全都傻呆了。

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视同仁，以示公平，一个个全走进来被缴了械。

陈香缴械任务完成，双手各执一把枪，退至高达身边，笑道：“达令，我现在真的相信了，浪子高达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高达也笑道：“那夜在床上你不是就相信了吗，难道是假的？”

陈香脸上微微一红，这时她不敢打情骂俏，以免分散高达的注意力，忙把话岔开：“达令，你真的要把希伯德博士带走？”

高达应了一声：“嗯！”

陈香怂恿道：“光带走人没有用，干脆逼大脚哈利把‘微晶片’交出一齐带走。”

高达断然拒绝道：“不成！那样一来，他们就会情急拼命，全力阻止我们离开这里了。”

陈香情急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想不通，错过今夜这个机会，再想要他们交出‘微晶片’，那就比登天更难了。你不做，让我来做！”

话一说完，她就当真把枪口对准哈利胸膛。

高达不待她开口，已喝阻道：“我不许你这样做！”

陈香惊讶道：“难道你不想耍十亿美金？”

高达正色道：“想要，但不是这种方式。首先我们必须救出希伯德博士。不能让他陷在这批人手里。如果不逼大脚哈利交出‘微晶片’，他多少还认为自己有东西在手，不怕我们不就范，否则我们很难活着离开这个古堡。”

陈香冷哼一声道：“我不信！你究竟逼不逼他交出‘微晶片’？”

高达断然道：“不！”

陈香突然一转身，把另一支枪口对准了高达：“我要你逼他交出！否则……”

高达大感意外，惊怒交加道：“否则怎样！”

陈香冷声道：“你刚才说过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为了十亿美金，那就怪不得我了！”

高达不屑道：“哼！想不到你是这样贪心，又翻脸无情的女人！”

陈香道：“如果你知道我的身世，就不会这样想了。我十一岁就从孤儿院逃出，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，在外流浪了两年，非但三餐不继，每天晚上到垃圾筒找人家丢弃的东西吃，还担心被抓回孤儿院。不论春夏秋冬，或是刮风下雨，都是蹲在阴暗的墙角过夜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夜，在墙角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被人按住手脚，还有一个捂住我的嘴。七八个小流氓，把我全身衣服扯光施予轮暴，直到我昏了过去，他们才一哄而散。

当我醒来时，才知被路人发现，带回了家。我还以为那老光棍是个好心人，收留了我，谁知他是个人面兽心的老色鬼，过了几天就原形毕露，把我在熟睡中强暴了。半夜我逃走，又被他抓回，痛殴了一顿，第二天硬是把我卖给了私娼馆。

我被他们看得死死的，毫无逃走的机会，足足被蹂躏了近三年，最后趁警方一次大扫荡，我才又趁机脱逃成功，从此到处流浪，为了生活，我跳过脱衣舞，当过酒吧的上空女郎。也偶尔出卖肉体，直到前几年，在酒吧里

被大脚哈利看中，从此成了犯罪组织的一份子。

这些年来，我除了生活上获得改善之外，其他跟以前几乎没有两样。所以我发誓，有机会一定要拼命弄钱，补偿自己的过去。现在有这样现成的机会，你能怪我不贪心吗？

达令，你不要怪我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。一旦有了那么多钱，我仍然愿意为你看家、为你烧饭洗衣、为你……”

高达喝阻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！如果休想活着离开这里，一切就得听我的！”

陈香已财迷心窍，两眼露出杀机道：“达令，难道你要逼我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楼上的几个保镖突然闯入，其中两个枪法奇准的，分向高达和陈香举枪就射。

高达急叫一声：“当心！”同时向旁一退，用被他勒住脖子的哈利做挡箭牌。

只听哈利和陈香同时发出惊呼惨叫，由于高达及时退后，三发子弹只有一发射中哈利肩部，伤势不重，而陈香却被攻了个措手不及，两发子弹均击中了她的胸膛，顿时倒了下去。

高达惊怒交加，立即开枪还击，又是两声惨叫，两名保镖应声而倒。

接着冲进来的三人，一见哈利受制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高达枪又抵在哈利腰上，喝令道：“要他们把枪丢下！”

哈利不敢抗命，急令三人格枪丢下。

后面的罗夫和另一名保留，也架扶着希伯德博士，硬着头皮走了进来。

这时倒在血泊中的陈香，挣扎着撑起上半身，伸手向高达招手道：“达令，带……带我走……不要把我丢下。我……”

我愿意为你……为你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口中涌出了一股鲜红的血，倒伏下去不动了。

希伯德博士腹痛是装的，他是照高达的指示，等他们出房后，十分钟后就开始“发作”。一看大厅内的场面，心知高达已得手，控制了全局。

他哪敢怠慢，腹痛也不必装了，急忙挣脱罗夫和那保镖，冲上前去拾起一把枪，问道：“我们可以走了？”

高达用枪口向哈利一顶，冷声道：“大脚哈利，请你陪送我们出去吧！”

哈利铁青着脸道：“我们的约定怎样？”

高达笑道：“东西在你手上，还担心什么？但我警告你，在我把人救出来之前，你们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把事情弄砸了，大家都没戏可唱。”

哈利道：“好！我等你的消息，别忘了，东西还在我手上！”

高达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现在请送客吧！”

哈利无可奈何，只好命手下退开，让出一条路来，由高达用枪押着他在前，希伯德博士紧随在后，小心翼翼地向外走去。

外面尚有不少人，但投鼠忌器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古堡大门开了，吊桥正缓缓放下，突见黑暗中几条人影涌现，都不敢贸然闯入。

高达已坐在车上，通令哈利开车，希伯德博士却坐在后座，从后窗监视跟随而来的一大群人。

车一驶过吊桥，几条人影立即一拥而上，竟是高达的那几个“死党”。

高达不禁笑骂：“他妈的！你们是不是被那些上空女郎迷住了，怎么到

现在才来？”

费胖子忙道：“没办法，那两个家伙捱的不轻，好半天才把他们弄醒……”

时律师也上前急问：“见到大脚哈利没有？”

“就是这位老兄！”高达向仍然坐在驾驶座位的哈利一指，遂问：“你们的车呢？”

时律师道：“停在前面……老大，这是怎么回事，那骚娘们呢？”

高达道：“回去再说吧！阿发、万夹，你们两个上车来，其他人快回你们的车上去。”

等阿发和万夹进入后座，其他人奔向山坡下，高达才向哈利笑道：“老兄，你也可以下车了。对了，拜托你一件事，替我好好料理陈香的后事。一切费用算我的，事成之后照扣。”

哈利点了下头，一言不发地开门下车。

高达立即挪身到驾驶座位，加足马力，风驰电掣而去夜又深，一行人回到了滑雪俱乐部。

当高达说出全部经过后，个个都听得瞠目结舌。

老成持重的莫教授不禁叹道：“唉，老大，你也太性急了，应该等我们都赶到了再发动呀。”

高达笑道：“教授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出奇制胜吗？”

莫教授倚老卖老道：“胜败是兵家常事，命只有一条，玩掉了就没了的玩啦！”

高达置之一笑，感叹道：“陈香却以为她有九条命呢！”

阿发愤声道：“哼！这种女人死不足惜，有人追杀她时，她会想到向老大求救。为了想发横财，居然说翻脸就翻脸，连老大她都敢……”

高达阻止道：“好啦，人都死了，何必再‘鞭尸’呢。”随即转向坐在一旁默默沉思的希伯德博士：“博士，你知道‘武士古堡’吗？”

希伯德博士点了点头道：“就是你在车上告诉我，那天被他们抓去关的地方。”

高达又问：“不是他们的秘密基地？”

希伯德博士道：“不是。秘密基地在白朗峰的深山中，而‘武士古堡’在布里纳附近，是一个废弃的古堡，不过是临时被他们利用而已。”

高达道：“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开车赶去了。”

希伯德博士道：“高先生，你在古堡见我时，说的那个营救计划，当时我没有听仔细，能不能请你再说一遍？”

“好的。”高达道：“他们的时限是二十四小时，也就是到明天晚上七点半钟。这次他们要博士亲自把‘微晶片’送去，按我判断，‘微晶片’倒在其次，主要的是人。如果不能把博士强行带回去，就绝不会让她们活着。”

但是，他们为了取信于博士，势必要把她们母女也带去，到时候退休就范。所以我们的人必须一最先赶去，在古堡里埋伏‘由我陪博士留在这里，一方面等他们可能有电话来催，反正我们在时限前赶到就行了。”

他们有人住在这里监视，明天只要博士一公然露面，立即会向那个叫华特的报告。这一来，他们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博士身上，无暇顾到其他人的行动，我们的人就可以趁机先去‘武士古堡’布署了。”

博士和我在时限前赶去，自然要求先验明正身，以免他们又像今晚一

样，弄两个假的鱼目混珠，到时候大家见机行事，只要博士确定是她们母女，那就立即采取行动。

只要我们大家稳扎稳打，全力以赴，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！”

希伯德博士优形于色道：“高先生，你的计划确实很周详，但也实在非常危险。而且，‘微晶片’在大脚哈利手里，除非跟他们合作，我已经一无所有，没有什么可报答你们的了。”

高达答道：“博士，你真以为我会跟那种人合作吗？”

希伯德博士诧异道：“我只能制造显示器，没有‘微晶片’，等于是有录影机而没有录影带。高先生不愿跟他们合作，就无法完成‘追忆摄影机’，也不能将那许多珍贵的外星人资料待价而沽。那你们不惜冒了生命的危险，替我去救她们母女，究竟为的是什么呢？”

高达道：“由于博士，而使我能亲身经历，并且真正接触到了外星人。如果我把这些提供给我的好友卫斯理先生，在他的科技小说中，把我也写进去，这就足够作为我的冒险代价了。至于为什么，我想我是被博士的那段‘外星之恋’真情所感动，衷心希望你们能团聚在一起吧！”

希伯德博士深受感动，泪光闪动道：“高先生，不瞒你说，这些日子来，我真的很后悔，不该为了名利，想一举成名，抛弃了她们母女。如今我倒有个愿望，如果外星人肯同意，我愿意用自己去交换琼妮。这样的话，琼妮可以过正常的地球人生活，而我也可以回去跟妮莎亚长相厮守了。”

高达不以为然道：“博士，如果明天我们能成功，你不是也同样可以完成这个心愿吗？”

希伯德博士叹道：“妮莎亚毕竟是个外星人，她无法适应地球人的生活，也无法避免被视为异类的干扰。而我的女儿琼妮……高先生，你曾经见过她，觉得她怎样，有没有什么不正常？”

高达笑了笑：“她不但正常，而且是个很美、很可爱的东方少女。”

希伯德博士思展出欣慰的笑意，忽问：“高先生，如果我把她托付给你，你愿意接受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高达迟疑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如果明天能顺利救出她们，而博士为了她母亲必须隐居起来，我很愿意尽力帮助她过正常人的生活。”

希伯德博士伸出手道：“高先生，我先谢谢你。”

高达跟他握了握手，遂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明天一早就要开始行动，大家可以早些回房去休息了。博士就睡这里，这样比较安全，大脚哈利那批人真比外星人更可怕。”

于是，希伯德博士跟高达睡在一间，其他人都各自回房去了。

高达很想单独跟希伯德博士聊聊，多了解一些外星人的事，以满足他的好奇。但累了一整天，加上在公墓、红靴酒吧，以及古堡的大打出手，使他感到非常疲乏，连澡都懒得洗，就跟希伯德博士互道晚安，各自脱衣上床了。

为了怕夜里发生事故，高达把枪放在枕边，以防万一。

好在两床之间，只隔着一只小床头柜，一有动静，以高达的机警，绝对来得及应变。

高达上床不久，便已沉沉地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得既沉又熟，一直睡到次日上午八点多才醒，不料侧转身睁眼一看，希伯德博士竟未睡在床上。

高达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霍地挺身而起，一眼就发现床头柜上用咖啡杯压着一张纸条。

急忙抽出拿起一看，上面草草写着：“高先生，不知用什么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和谢意，由于我的自私，一心想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人物，不惜抛弃跟我相处多年，并为我生下个可爱女儿的妮莎亚。

虽然她是外星人，只要彼此真诚相爱，那又有什么分别。东方的古代小说中，不是常有人狐相恋，人鬼相爱的故事吗？

自从遇上大脚哈利那批人，使我深深地体会出，地球人实在比外星人可怕，也使我深深后悔，不该抛弃我最亲近的人——妮莎亚和琼妮。

现在我已决定回到她们那里去，也许再过若干年，‘微晶片’上录制的内容，可以揭开外星人之秘，但绝不是目前，或十年八年之内能做到的。

‘武士古堡’是一个代号，并不在布里纳附近，当我告诉你时，我心里已经决定了要做什么，所以你们不必想去那里找我。

最后，再一次向你致最深的谢意，并祝福你。同时向你抱歉，带走了你的护照，现款及旅行支票。希伯德敬留。”

高达一看完，立即抓起电话，直拨莫教授和时律师合住的房间，把熟悉睡的莫教授从梦中惊醒：“快起来，快叫大家到我房里来！”

对方来不及问，他已挂断电话，匆匆穿上了衣服。

不到两分钟，所有人已到齐，一个个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。

高达把纸条递给莫教授，一面气急败坏道：“大家快去收拾行李，立刻去机场。”

时律师问道：“希伯德博士呢？”

高达自责道：“该死，我怎么睡得这样死，连人走了都不知道！”

其他几人惊讶道：“他走了？”

莫教授已匆匆看完纸条，顺手递给费胖子，问道：“老大，我们去哪里找他？”

高达道：“他说‘武士古堡’不在布里纳附近，自然无法找。但他拿去我的护照、现金和旅行支票，一定是为了租用直升机。我们只有乘飞机赶往日内瓦，再租直升机去白朗峰搜寻。”

莫教授正色道：“老大，我看就成全了他的心愿吧！”

高达诧异道：“你是说不要找他了？”

莫教授道：“他留的纸条上，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既没有绝对把握，能救出那对母女，又何必让他永远生活在悔恨和痛苦中？况且，就算能救出她们，希伯德博士真能带着个外星人的妻子隐居起来，不受人干扰？再说，大脚哈利也不会甘休，那不是又要掀起一场争夺战？所以，我建议这事到此为止。人各有志，就让他照他自己的决定去做吧！”

高达沉吟了一下，眼光向大家一扫，问道：“你们的意思呢？”

几人齐声道：“我们同意教授的意见。”

莫教授忙道：“我只是表示个人的看法，还是以老大的意见为意见！”

高达尚未作决定，电话铃突然响了。

大家都为之一怔，高达急忙过去抓起话筒：“喂！”

对方传来熟悉而令他惊喜的声音：“高达吗？我是卫斯理。”

高达兴奋地问道：“卫大哥，你在那里？”

话筒传来卫斯理的声音：“我在日本神户，胡说打电话来，说你有紧急

的事找我，要我赶到你那里去，究竟什么事这样急？”

高达强自一笑道：“我想请贤伉丽吃牛排，顺便提供一些私人问题请教一下，这里的事已经结束，我回来后见面再谈吧！”

卫斯理连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挂断了电话。

高达最后的决定是让希伯德博士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同时宣布放假三天各人自由行动，三天后在这里集合再回程！

又是一阵欢呼声，高兴的表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（完）

